

# 婦夫

附帳中說法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通過並給與審查證第七六〇號

# 夫 婦

附帳中說法

張常人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 價 每冊大洋六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人 陳 一 夫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一九八號

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

初 版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 夫 婦

## 附帳中說法

近來外面討論「夫婦」之道的文章很多，可見這問題已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了。本來健全的社會是由許多健全的家庭組織成的，而家庭的健全與否，又全繫在組織家庭的主人「夫婦」身上，由此可見得「夫婦」之道是每一個家庭主人所應當深切瞭解的。本書編者把他和友人們討論「夫婦」之道的文章搜集起來，輯成本書，舉凡「夫婦」生活上所應知的知識和道理，搜羅得很完備，是每個家庭所必備的知識寶庫。後附「帳中說法」四十篇，用夫婦對白的體裁寫出，極幽默動人。

## 序

這裏面，是從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九月間我在晨報主編的「婦女與家庭」欄中所刊載的「夫婦之道」蒐集出來的。大都是友好的作品。

當時，目擊一般婦女刊物因專事刊載嚴正的文字，即使有很善美的意見，不易獲得普遍的讀者，因此，我便計劃着在這每日發刊的不易多得的地位中，除了以十分之三的地位來刊載論文之外，其他的，便分做「小姐學堂」、「夫婦之道」、「主婦茶話」、「帳中說法」、「看圖識字講故事」、「明倫堂」等幾個門類來登載各種軟性的文章，希望從輕鬆的文字中，給讀者——尤其是女性的讀者以一些比較嚴肅的意義。這計劃因得到許多朋友的臂助，一時曾引起讀者甚大的好感。各地報紙竟有逐日轉載的，只是後來因為當局對整個編輯計劃有所更變，發刊後九個月就停刊了。

這種性質的文章，直到目下，還不多見。假如一般讀者——特別是婦女們，對一切討論婦女問題的讀物覺得生硬隔膜，枯燥無味時，請隨時翻閱這本書，也許這裏面，每一篇都會給你一些新的啓示，或在你臉上引起一抹微笑。

——編者

一九三四，十一，十八。

# 夫 婦 附帳中說法

夫婦之道	一
裝飾	三
讀書	七
理想中的妻子	九
蜜月旅行論	一二
精神安慰與物質享樂	一五
性的調節	一七
丈夫與情人	一九
愛底創傷	二二

從結婚到生子	二四
和合的要訣	二七
相敬如賓	三〇
以德服人	三二
願共甘苦	三五
桎梏與坟墓	三七
婚後苦悶的解除	三九
春天的煩悶	四二
曾子和耶蘇的話	四四
夫有外遇	四七
干涉	五〇
哀莫大於心死	五三

談「離別」	五六
論「相罵」	五九
相思成病	六二
彈性夫妻	六五
面子及其他	六八
妻的訓話	七〇
柴米夫妻	七三
香煙風波	七七
懷疑	八一
星期日上午	八四
妻的生日	八八
逐客令與速客令	九二



分床制	九五
身子不好	九九
節制生育	一〇三
閨嘆	一〇六
丈夫氣概	一〇九
別離的前夜	一一三
賭	一一六
家庭創造三日記	一一九
賬務	一二二
糟糠之妻	一二六
反目之後	一二九
氣	一三三

兒女糾紛	一三七
差怪了她	一四〇
上帝，你知道！	一四四
失業的風雨	一四六
婚姻的復活	一四九
福祿壽三星	一五三
靈肉分野	一五六
原諒你的丈夫吧！	一五九
或人的悲哀	一六二
第三封信	一六六
離婚一月後	一六九
牛性子	一七二

青草.....一七五

### 帳中說法

小家庭.....一七七

節儉.....一八〇

交際.....一八三

洋房鑽戒.....一八六

約法三章.....一八八

面子攸關.....一九一

獎券.....一九四

送禮.....一九七

不中擡舉.....一九九

嗣續問題	二〇二
強骨頭	二〇五
願生個孩子	二〇八
求子	二一一
籌備生產	二一五
都市生活	二一八
怕老婆	二二一
不認錯，不體恤你！	二二四
注在命裏	二二七
狐狸精	二三〇
菩薩保佑	二三三
大學畢業	二三七

## 夫婦之道

夫妻者，一男一女，互爲生存之結合也。二男一女既不可，二女一男亦不可；且須以永爲生存之結合爲原則，若內心別有所抱，或含有一絲一毫之勉強的意味，靈魂上朝秦暮楚，肉體前晨張夕王，則比之「軋姘頭」且不如，那談得上「夫婦之道」？

夫妻二方，對於人生之態度與目的，須大致相同，猶須以身分人格爲重，然後方能同心相印，毫無間隔。否則，關係決難持久。所以結婚之前，雙方對於思想和目的，能明白了解，結婚之後，才能甘苦同嘗，患難相憐，才能因患難而愛情更摯，才能在生存的路上永遠健實地前進，要是起始結合之際，只是受了性的要求，物質的驅使，在性愛的時候固然可以保持他們的熱愛，而一到金盡情變之際，那就隨之離散。最可憐的，便是兩人既難同情，而在某種條件下又不便離異，——比如，老王和他的妻子常常相打，她被打得哀哀嬌啼，備

受痛苦，可是一遇到丈夫「蒙難」的時候，她又不免流幾點眼淚，心中覺得十分不忍。妻子狠毒的，丈夫也是備受痛苦，就是妻子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爲，他也是不忍離散，雙方隱蔽之苦痛，兩性鬥爭之慘劇，演來變去，不知釀成了人間多少悽慘的恨事。

現代婚姻的最大缺點，在男的方面專以容貌爲重；女的方面專以虛榮爲歸；其他條件，一概不顧。所以今日之婚變，莫不由此而釀成。青年男女偶然邂逅，使相見恨晚，三言兩語，便成夫妻。什麼品性、學問、性情、態度，皆不計及。情熱既過，惡感隨生，結果，便是一幕悲劇。故余曰：

- 一、性愛愈易者，離散愈易。
  - 二、以虛榮相結合者，虛榮卽爲分裂之原因。
  - 三、以容貌或金錢爲結合之原因者，亦必以相貌或金錢爲分裂之原因。
- 然則夫婦之道何在？曰：在於性情。蓋性情者，愛情之主體也；互相同情者，愛情之條件也。若患難不同情而相背，性質不相合而常變，根本上卽無愛情之存在，夫婦間有何維繫？

## 裝飾

裝飾之於姑娘們，正像花草之於園林。安排得好的，確可以增加美麗；但安排得不好，却反而造成了醜態。

高貴的價錢的飾物於美麗是無關的，小姐們只要想一想，假如用一支極大的鑽石的花朵簪在鬢邊，一定不如用一枝小小的鮮花插在鬢邊來得美麗。裝飾的第一個原則是「勻稱與適宜。」

常常看見小姐們用高貴的價錢製成的衣飾，有時反不如「荆釵布裙」來得動人。西方有句諺語，正可以引用來解釋這個理由：「複雜與刺激的色彩乃是美麗的仇敵。」

講到色彩，自然是裝飾的主要部分，小姐們都可以知道，如果一件蘋果綠的旗袍配上玫瑰紅的花邊，那是多麼蠢呢？但是一件杏黃色的旗袍配上了淺綠色的花邊，那就覺

得素雅非常了。——於此，可見色彩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式樣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小姐們一向所注意的式樣，好像只是在「配身」這一點上，這實在是不完全的。小姐們必須知道，衣服的式樣還可以增加或減少身材上的某一部分的美麗與醜惡呢。譬如身材過分長的人就應該把「下擺」那一部分稍為放得寬一些；又如身材胖的人適宜穿西式的衣裳……

關於服裝的色彩的配製問題，最主要的一個原則是要使淺色的部分多於深色的部分。（自然也有例外）

至於「鑲邊」在單色的衣裳上無論怎樣複雜的花邊總不及單純的細的線條來得美麗。

衣料的選擇，除了質的優美以外，色彩當然是主要的條件。小姐不能忽視！

一、時令與色彩的關係，自然夏季應該用淺色的，冬季應該用深色的；春季應該用淺色的底而深色的花紋；秋季應該用深色的底而淺色的花紋的……



二、自己的膚色及身材與服裝的色彩的關係。膚色黑的，不適於過分淺色的衣裳；膚色黃的，不適於紅色或紫色的衣裳。又如：身材胖的，不適於色彩複雜的或小花紋的衣裳；身材瘦的，不適於直條的或大花紋的衣裳……

三、環境與色彩的關係。如在校中，不適於過分炫爛的衣裳；在早晨，不適於深色的衣裳……

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在這裏，可以說是「舉不勝舉。」

「黃金」在小姐們的裝飾中已經不是主要的東西了，實際上，因為這個色彩實在是很少有 *Attraction*，尤其是大塊的黃金——如粗的手鐲或戒指之類——委實祇覺得鄙陋與俚俗而無所謂美麗。

一向在婦女界中，裝飾的動人與否，總是以價值高下與質量的多少為標準。說得滑稽一些，簡直就像一個死屍入殮時，人家拚命的給她堆砌上許多不相稱的飾物一樣。小姐們試想假如十個手指上帶上了十個戒指，即使其價值甚高，美觀嗎？

過去，裝飾也常常有一時的風尚：記得曾經有一個夏天，流行着胸際的金鎖片，一時婦女們便羣相仿效，風靡一時。其實，就事實來說，根本上並不美麗，簡直無模仿的必要。所以，與其模仿，不如創造。——因為每個人都各自有着她適當的裝飾，像面孔一樣，是不能勉強大家造成一個模型的。

現在的小姐們，對於裝飾的觀念，也漸漸知道改變過來了；由複雜變為單純，從濃艷變為澹雅，從堆砌變為點綴，這自然是進步的現象。

但「創造」的時代畢竟還沒有到來，至今，小姐們的裝飾，還是喜歡仿效別人；看見人都穿長旗袍，不管自己是身材甚長而也穿起長旗袍來了。（身材過長的絕不宜穿長旗袍）看見別人穿高跟鞋，不管自己的身材甚胖而也着起高跟鞋來了。（身材過胖的絕不宜着高跟鞋）自然，這樣的裝飾，其結果自是「徒勞」甚而「反見醜惡」。

## 讀書

這裏所要講的書，不想說是 Algebra, Chemistry, physics, Geometry 之類的學校的課本；而要說的是「小說」之類的課餘讀物。

第一，因為鑒於紅樓夢的在一般家庭中的勢力之雄偉，首先勸告小姐們不去讀它，但假如已經讀了呢，那麼只有勸告小姐們不要以林黛玉式小姐爲小姐的典型。

第二，許多談情說愛的小說中的美麗的故事，小姐們必須要知道這僅是「小說」而不是「事實」。萬萬不可着了迷。因爲一個小說迷，常常會待受了小說的欺騙與誘惑，而失去她自己的判斷的智慧，這實在是一種危機。

第三，要請小姐們不要專看同性愛的讀物；否則，自己的智慧將被囚於一個鐵牢之中。

第四，小姐們必需要好好的選擇你的讀物。譬如一個處境不良的人萬萬不可讀哀情小說；又如有害的含有性的刺激的一切讀物，小姐們也萬萬不可讀。

第五，臨睡時勿讀小說，否則將使你失去眼睛的美麗；還容易使你得到惡夢。

第六，教你們一個測驗愛人的方法吧！你可以寫一封信去問你的愛人借一些書，看他給你些什麼書，你就可以據此以推測你的愛人的思想與嗜好的一般了。——這當然是對你很有幫助的呀。

## 理想中的妻子

在現代，在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婦女之中，至少當可以找出十個或十個以上不同的典型。只以衣着一項而論，有穿着二角小洋一雙線襪，已很滿足的，有穿着十幾元一雙絲襪，還覺得未穿二十餘元一雙的，心裏老大的不舒服，在這穿低價線襪與高價絲襪的兩種極端典型婦女之間，參差不等，正不知可以分成若干種的節儉與奢侈的階段。再以嗜好一方面而論，有料理家務之餘，埋頭在書堆裏，拚命的想把書本裏的一個一個字，都消納到頭腦裏；有的把一切家務，一古腦兒丟在傭婦手裏，一天到晚的搽脂抹粉，趕電影院，跳舞場，極無聊時，便東拖西拉，湊成一桌，摸上八圈兒。在這二種極端典型的婦女之間，也不知有多少好學或好嬉，程度各不相同的「模特兒」。

有這許多各種程度各不相同的典型婦女之中，一個男子，想追求一個對手，而要找

一個某一種典型的婦女，做追求的標準，的確不是容易的一回事。

有很多人都愛寫一篇「我理想中的妻」等一類的文章。在這時代裏，甚麼都要談一個摩登，當然的，「理想中的妻」是一個十足的摩登女子了。「摩登」女子必不可少條件，在裝飾方面，須燙髮、畫眉、塗口紅、染蔻丹、懂得曲線美、愛穿高跟鞋，在學問方面，須會得寫悽惻纏綿的情書，須會得說宛轉流利的英語。在習慣方面，須長於口才而善於辯論。在交際方面，須懂得音樂，會唱外國情歌，會跳舞。但是在同一時期裏，我們又可以拜讀許多已與摩登女子結婚，而報告婚後的一切生活，一切宛轉呼號，痛苦過於甜蜜的生活。

化妝品公司、首飾店、新裝公司、菜館、汽車公司等等的賬單，積了厚厚的一疊，正苦無法解決，忽然一條又滑又膩的粉臂，突然地勾住了頸脖，一陣四七一一的香味，隨着粉臂，送進鼻管。「親愛的，天氣暖和了，我需要一套春裝，鳳凰公司已替我設計了一套再摩登不過的式樣，下星期王太太過生日，大約已可做就了，我愛的，你也需要做一套春衣麼？」

這種生活，十位摩登婦女的丈夫之中，十足不扣，不會有九位半不是這樣的。但是，過

於樸實的婦女，往往又不是此輩爲了「摩登」妻子喊痛苦的丈夫們理想中的妻子。因爲我們可以瞧到報上時常登載着「厭棄精緻」的訟案。兩種極端典型的婦女，都會使丈夫生活十分痛苦。那麼，究竟怎樣一個典型的婦女，才是男子們理想中的妻子呢？說是不入於朱，不入於墨，取其中庸吧，那就很難確定一個適當的典型啦。

在這一時代裏，甚麼都是動盪的。「理想中的妻子」的標準，也老是在這二個極點之間動盪着。

## 「蜜月旅行」論

在結婚典禮舉行之後，新郎新婦倆到名山勝景的地方旅行去，叫做蜜月旅行。在歐美各國，那已經成了習慣；在我國，則上中流的家庭，也漸有普及的傾向。

就是在歐美，非難這種制度的人也不少，何況是古來就沒有這種制度的我國？非難的理由，無分東西洋，大抵以爲：「在新婚燕爾的時候，男女雙方因爲戀愛成功，好像獲得了珍寶一樣地感到亢奮。如果讓他們倆手牽手地旅行，那麼很容易發生神經奮發過度的事。其結果不但有惹起有神經衰弱的可能而且很容易陷於房事過度，有害新夫婦健康。」這種僅僅着眼於新婚旅行的壞的方面，而抹殺其好處，可說是片面之詞。

因爲夫婦間最重要的事爲意志之疎通和性情之融和，如果這兩點不能辦到，那便失掉了夫婦的意義，終於破裂。但是這兩點怎樣才能達到呢？「在現存中國的家庭制度



的環境下，這是萬萬辦不到的。」

那就是說，中國現在還是大家庭制度佔優勢的時候。什麼「五世同堂」，「八代同居」雖然已不可多觀，然而一屋之內，連老頭兒奴僕一共十餘人的，實在比比皆是。新夫婦在那麼許多人的虎視眈眈下，羞人答答，那裏有互相溫存的機會？白天裏不用說了，就是夜闌更深的時候，也怕人家竊聽。結果欲謀意志之疏通與情性之融和，不是很難嗎。

進一步來說，蜜月是人生一世一度最可貴的黃金時代。如果白白放過，豈不可惜？尤其是其在女人那方面講，應該特別寶貴牠。因為無論富的或窮的女人，遲早（通常從半年至年半不等）總會養孩子，那時起便要預備做母親，差不多要和丈夫「脫離關係」。如果在短短的蜜月裏不能緊緊地擒着那時的心，那時的危險不言可知。補救的方法就擺在這裏，那就是蜜月旅行的採用。在這個方法下，可以利用短短的蜜月時期，使兩人的性情更加融洽，以奠立永遠的愛之基石。

至於過度興奮和房事過度那是把人變天，這兩件事，就是在「家居蜜月」也是會

犯的，不但如此，「蜜月旅行」中有名山勝景，花香鳥語來調劑新夫婦的生活，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結果使他們不會僅僅以「肉慾」的追求為滿足。這簡直是預防新婚夫婦種種不幸的唯一方法。

根據上述理由，我下這樣的結論：「蜜月旅行不是學習西歐皮毛的一回事，牠是『夫婦學』上一種鐵則，人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絕對遵守牠。」

## 精神安慰與物質享樂

精神與物質是兩個對立的名詞，美國心理學派的經濟學者克拉克氏（J. B. Clark）說，精神的痛苦是等於物質的享樂（Pleasure = Pain），他是信仰享樂主義（Hedonism）的，故以工作（即生產）為痛苦，以消費為快樂，且謂痛苦與快樂恆相等。這是站在經濟的立場，從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很主觀地解釋人們的苦樂均衡。實際上精神的痛苦是否真與物質的享樂完全相等，我們當不敢盡信；不過，快樂可以從痛苦中得來，那就是無問題了。

夫婦兩性間的生活，我們不能以克氏這個等重的公式來說明。因為精神安慰和物質享樂雖彼此有關連而不是兩件質量相等的東西，照理，必然是前者較後者為重。我們可以拿一般的事實來證明，例如多妻制的腐敗家庭當是三妻四妾，她們所過的物質生

活無論是如何華貴嬌奢，但能最受丈夫寵愛的只有一人，其餘得不着精神安慰的，即使富有萬金，窮奢極欲，其生活必仍有缺憾，爲的是物質享樂不能療愈那顆失了熱愛的滿佈着創痕的赤心！夫婦間需要深心的精神上的安慰，猶魚之與水，沒有牠是痛苦的，悲慘的！就以一夫一妻的新家庭而論，只要兩性間精神上能深切地互相慰藉，作算家境清貧，不能過着奢華的物質生活，然而安分守己，也自覺心滿意足了。精神的痛苦是沒法拿物質的享樂來補償的，從愛之焦點上觀察，我們證實精神的安慰是勝過物質的享樂，而且物質的需求及滿足是有限的，精神的安慰才是無限。

因此，奉勸幸福的青年夫婦們，望迅將愉快的精神生活堅固地建設起來吧，千萬莫醉心於物質享樂，摧毀了性愛的長成！愛之健康的，精神生活是聖潔的，美滿的，有生機的；缺乏精神安慰而只迷於物質享樂的生活是暗淡的，悲苦的，失掉了靈魂的！

## 性的調節

司括潑夫人說：「結婚的愛，最要緊是性的調節。」但我這裏所謂性的調節，却包含兩種：第一是品性 (personality)，第二是性慾 (Sexual desire)。現在先說品性方面的調節。

人之個性不同有如其面。就單以女性來說，未必大多數的女子都具有相同的品格，何況男女間的品性又是那樣的複雜呢？所以夫婦的品性必要有適度的調節才能享受家庭的幸福。譬如丈夫是一個強暴的男子，既然結了婚，便應當體諒自己的妻，要陶養成像妻那樣柔和的性情；又如妻從前是有貪逸惡勞的性情，則婚後也應該學習些丈夫勤勞謹守的美德。務使彼此的品性諧和才有永久深摯熱烈的愛情。無論如何，人的品性總有相當改造或調節的可能，這正如音樂詩歌之可以陶冶人們的性情一樣，千萬別相信

「純粹本能派」學者的理論，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十分錯誤的。

其次是性慾的調節，這不獨對於夫婦的健康有關，且能增進美滿的愛情。例如男子的性慾通常是比較女子易於衝動的，有時丈夫最要忍耐點來遷就妻，而妻也不要時常處於被動的地位，只做了丈夫的洩慾器，妻的性慾丈夫應當滿足她，同樣，丈夫性慾妻也應當滿足他；不過最要緊是雙方能同意，雙方都有性的迫切要求，這樣才能得着最高的快感！因此，性慾必須調節，這不是縱慾，也不是勉強禁慾。

倘然夫婦間的品性和性慾都有了適度的調節，則他們的愛是永遠甜熱的，他們的家庭是永遠快樂的！

## 丈夫與情人

記得我在學校裏面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姓胡的同學，時常對我說將來嫁了丈夫之後，必再愛一個情人；或是先愛一個情人，然後再嫁一個丈夫。在初時，我認爲這是一種異論，心中覺得十分驚奇。後來我因爲好奇的心理所催迫，遂向她追問理由。她即時很爽快地說：

「在現代的社會裏面，可以給我們女子去謀生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們不得不找尋一個可靠的男人做我們底丈夫，籍以維持此一生的生活。但是，可靠的男人，大多數是有理智而且忠於事務的人，這等有理智而且忠於事務的人對於閒坐在家庭裏面的妻子只會使之生活安定和有秩序，像他們之對於事務一樣。這樣安定而有秩序的家庭生活，當然是一種有規律的呆板的生活，這種生活，對於我們的做妻子的人，一點快樂都沒有，

一點趣味都沒有的。因此，做妻子的我們，必在這種呆板的生活以外，再尋求一種有樂趣的流動式的生活，而最能够完成這種生活的方式，莫若找情人了。我相信，情人是會在無論那一方面來使我們快樂的，而且，情人亦可以時時更換，時時流動的啊！」

聽了這種說話之後，我不但不覺得驚異，反是覺得害怕起來。因為這是一種畸形的戀愛觀，是一種蕩婦式的思想，是帶有危險性的。我覺得這種思想只能在她底腦裏發生，絕對是不能夠在這個社會裏存在，或是實行起來的。但是她說她決意實行起來，以爲同學們的先導，因爲同學裏面已有十幾人和她抱同樣戀愛觀了。當時這位胡女士還有一點高論，她說：「男人在結婚之後，可以嫖妓找愛人，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來對付你們，實在是太吃虧了。」而且她還要我跟她一樣幹起來。但是，我却對她說：「或許你可以這樣做，可是恐怕你底丈夫和情人會因爲你而對立起來，爭鬥起來。你應注意到，在他們對立和爭鬥之下，於你是有極大的不利的。」她聽我這樣說後，很傲視地笑了一聲，便跑開去了。

後來，在學校未卒業的時候，胡女士便出嫁了。她底這個丈夫，就和她自己所說的一



樣，是一個有理智而忠於事務的男人。那時候，所有同學，都在爲她歡喜。但是，在我底心裏，却很爲她擔憂。到了我畢業的那一年，便在同學間得到了一種消息，說胡女士因有了「姘頭」，被她丈夫所發覺，現在已經離婚了，離婚以後，她嫌惡她底「姘頭」，不能維持她底生活，亦決離了。哈哈！這是一種怎樣不幸的消息呢！我當時聽見了這消息，幾乎要流出眼淚來。

現在，我相信，必定有很多誤解自由的小姐們，少婦們，不謀自立的小姊妹們，抱着和胡女士一樣的戀愛觀的。我很希望她們應該以胡女士爲鑒，痛切除去這種觀念，免致後來悔之不及。在現在這樣的社會裏面，我們正正經經生活着，尙且不可能，何況這種畸形生活呢？如果大家解放，應該從正路努力才對呀！

## 愛底創傷

家庭不幸底事故，常由於兩性間偶然不經心底意見衝突而起，故極其細微的家庭瑣事，要是鬧起意見來，也有造成愛底重大創傷的可能。這好像航行在大海裏的輪船因不慎而旁觸暗礁，船身輕微地裂開一線破痕，這時雖不至於會馬上全船覆滅，但若不從速修理補救，在驚濤巨浪底激蕩中，自然也沒法再支持前進幾許航程的。家庭也是如此，愛底創傷若不馬上設法療治，勢必弄到不可收入，如同船底一線破痕，不速圖補救而終致沉沒一般。

許多青年夫婦，好爲意氣之爭，稍些不滿意底事情，便愛小題大做。夫想克服妻底雌威，而妻也想鎮壓夫底雄氣。殊不知基於兩性平等結合底原則，誰也不應該克服誰，誰也不可以鎮壓誰的。倘然硬要克服鎮壓的話，必至引起家庭糾紛，夫婦底愛情必由此而破

壞！這裏舉個例來說吧：譬如妻是討厭丈夫吸香煙的，丈夫能聽從妻底訓話而此後戒吸，這固然是最好，但丈夫萬一不能戒絕，做妻的除再三誦言勸告外，也只好稍爲容忍了。因爲吸香煙即使有害腦子，也不過是一件很平凡的事，無論如何不能認爲是罪惡的；對於這些細故，惟有彼此大量寬容而已，若是厲言惡色，因細故吵鬧而傷及愛情，那就太不值得了。

況且，人們誰個能終身無過呢？過而能改，斯爲至善。一個人有他的壞處，也有他的好處的。故凡事小不忍足以誤大謀，夫婦間即使有時會意見不合，但仍當顧念前情，言歸於好，愛是偉大的，是具有永久底歷史性的，夫婦間應當把對方過去一切底缺點完全忘掉，把待遇自己底好處時刻記在心中。這樣，家庭便不會有愛底創傷了。

## 從結婚到生子

「結婚是戀愛的故幕。」許多人都這樣唱，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糟，戀愛是不是在這時已經推進了坟墓？這個就完全由丈夫或妻子自己去決定。

當男人開始去追求女人的時候，往往是低聲下氣的，處處要博得她的歡心，像贈送禮物，陪她到公園或電影場去，更會注意到她的一切：如天氣發了風，使會怕她冷，使勸她多穿幾件衣服，那種溫柔體貼，實在是值得人嘆服的。可是在結婚以後，丈夫時常誤解這一點，妻子叫買東西，囑咐了好幾次，也會忘記的。去公園或電影場，不是邀朋友一同去，就是獨兒去，把妻子孤單地丟在家裏。這種行為和見解是錯誤的。

在丈夫的想頭，以為妻子終究是妻子，還會怕她逃走嗎？這些繁文縟節，儘可忽略。其實這於夫婦愛的成分上，是將要起分化的作用，妻子感覺到丈夫沒有婚前那麼溫存，馬

上產生了怨恨，這樣下去，便會使愛的壁壘波動了裂痕。

同時，在妻子方面，也應當注意到這一點，初戀期的女子，她很能知道怎樣愛着她的情人，尤其是那盈盈嬌羞的情景。所以在婚後，不要因為已經結了婚，在丈夫面前太過於放浪。否則會起丈夫的不快。像更換內衣以及其他穢狎的行爲，最好不要當着丈夫的面前做，因為這個是有損女性的尊嚴，雖然丈夫是愛着你。

如果你已經有了小孩子，那麼，妻子更要知道怎樣慰藉丈夫，有小孩子，於丈夫的負擔上當增加了重量。不要維護着孩子而責備丈夫，甚至辱罵，常常看見夫妻倆爲着孩子而爭執起來，這是失算的。

這時候，妻子應當和平常一個樣，孩子的一切，最好和丈夫商量，玩弄或摩撫孩子，逗着孩子笑，在你丈夫面前，以引起丈夫愛孩子的興趣，因為男人們對孩子的好感，沒有母親那麼深刻而且堅強。

做父親的，也要知道妻子有了小孩，工作上的負擔，亦有相當的增加。不宜看見妻子

多照顧小孩，便疑心她的愛是減少了。更不要當妻子的面打罵小孩，這給她的印像是不佳的，就是在兒童教育的原則上，也不允許這樣做。

沒事的時候，常躺在家裏翻翻書報，不要和妻子太接近，也不要太隔膜。妻子所做東西，不論吃的穿的玩的，應當讚美。臉嘴宜和顏悅色，妻子看見丈夫回來，很熱烈的招待，而他却冷淡的，或無精打采地回答，這無異是向妻子澆一勺冷水。就是你失了業，也不要在家裏挨聲嘆氣。

## 和合的要訣

說起夫婦和合，首先應該討論一下「什麼是夫婦愛？」夫婦愛可以分二種看法：肉體的與精神的。當然愛的原動力還是在於前者，可是假使要構成真正夫婦愛，二者是不可缺一的。

夫婦究竟怎樣可以獲得和合呢？就可以從這二方面來講：肉體上說來健美的體格，愉快的動作，整潔的姿容，這些對於男女兩方都是必要的。至姿容這一點，女的方面當然是特別偏重一些！雖然說「女爲悅己者容」這一類話是反潮流的，並且含有些侮辱和降低女性的人格の意味，然而基於肉體愛的意義講來，要保持夫婦間愛情的增長和永久，這一點似乎不應忽略。

精神上說來，溫順和誠實，當然是雙方必要的條件，如果要得到真正感情的和洽，丈

夫應該信賴他的妻子，而妻子更應信賴她的丈夫，大家要努力驅除家庭中的惡魔——疑心和妒忌，而坦白的露出自己赤裸裸的本心，做妻子的還要能和丈夫共苦樂，遇憂患時安慰他，得意時鼓勵他，總之要使丈夫覺到家庭最安樂最幸福的地方，一天工作的疲勞和煩惱，都能在家庭中洗滌乾淨。

最後再揭示幾條夫婦和合的信條，以供參考：

- (一) 自己所好的事情，假使不和對方的情意投合，絕對不要去做。
- (二) 具有良好的態度，笑顏常開，抑鬱和憤怒的顏色，應該視為禁物。
- (三) 夫婦間平時應保持相當禮貌，雖然「舉案齊眉」太嫌做作，然而太不客氣往往是大家嫌厭的基礎和爭吵的種子。
- (四) 假使有性病時，應從速療治。
- (五) 有害和不自然的性行為，應絕對避免。
- (六) 沒有充足理由，不可拒絕對方的生理上的要求。



總之，要走入「愛的堂奧」，還賴雙方互相努力，而於性愛生活的開始時亦有數點應注意。大凡新婚時，女子方面一定有性的恐怖和身神疲勞的現象，這時男子應該體恤和同情她，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要絕對捨棄，否則在性愛生活開始時即起憎惡之念，以後就很難得良果；反之在開始時即互相愛好，以後和合的基礎便穩固的築成了。

## 相敬如賓

常看見不少青年男女，他們在婚前或是在彼此追求着的時候，感情總是非常融洽的，甜情蜜意，真是一日不見，便如隔三秋。

不久他們結婚了，火一般熱烈的狂情就漸漸凍冷下來，往往爲着很小的事情就愛鬧意見，因鬧意見而互相口角，再因口角而彼此厭惡決絕，這樣，好像結婚就是進了戀愛的墳墓。其實，戀愛的真義並非如此，結婚絕對不是戀愛的墳墓！

原來夫婦間甜美的性生活是建築在和諧及諒解的基礎上的；故人們常說，「夫婦之道，相敬如賓！」所謂「相敬如賓」，其實就是「謙讓」。因爲要謙讓才能避免一切的衝突，及保持兩性間永久的愛情。許多家庭中不幸的變故都是由於彼此固執成見，不肯讓步而起，若是做丈夫的能時時刻刻抱着「謙讓」的態度對待他的妻子，而妻子也能

同樣地敬重自己的丈夫，永遠不固執，不鬧意見，凡事能容忍的當容忍，能諒解的便諒解，大家謙讓爲懷，相親相愛，我相信夫婦二是即使到了兒孫繞膝，鬢髮斑白時，他們的愛情還是和新婚一樣地甜蜜的！

## 以德服人

這也許是人類的一種天性，人類私有制度成立以後，兩性間的佔有慾使漸次發達起來。男子想佔有女子，在古代野蠻民族的奴隸制度下是無難實現的，因為那時女子常做男子的俘擄，男子把女子當作戰爭的勝利物，那真是最不平等最不合人道的怪現象。現今這個殘酷的時代是早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了，然而人類天性的遺留，兩性間的佔有慾還是很強烈，不獨男子想佔有女子，女子亦同樣想佔有男子。因此，男性要克服女性，女性亦要克服男性，彼此均欲先發制人，於是摩登夫婦的家庭中也常須運用戀愛的政治手腕，使家庭好像是政治舞台一樣。

語云：「惡夫（或妻）雖治，惡馬難騎，」愚笨的女人不會駕御丈夫，正如呆蠢的丈夫不會駕御女人，同樣地感到困難，亦同樣地覺得可笑。許多做妻的不明瞭丈夫底心理，

無論什麼事情，總是硬碰硬的愛用漫罵與痛哭的手段來對付丈夫，結果，非惟丈夫沒有絲毫覺悟，甚且變本加厲，愈增加兩性間的憎厭，由是感情決裂，家庭解體，勢必弄到不可收拾。這種漫罵與痛哭的手段是絕對失敗的，因為最多的是臉皮厚心腸硬的男子，不怕女人罵，也不怕女人哭，除非是「以德服人」，教對方起感化作用，那才是根本的辦法。

現在讓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吧：譬如如丈夫有外遇，好賭博，或有其他更不良的惡習，每天午前就出門，晚上夜半才回家。聰明的女子便不應那樣笨，只知在丈夫面前漫罵或痛哭了；當初必須婉言勸慰，看看自己有什麼方法能夠轉變丈夫底迷亂的心境，要諒解，要親熱，要格外溫柔體貼，才能使丈夫感動，言聽計從。丈夫既是每晚夜半才回家，自己就不妨用點手段，要忍耐不要動怒，反而特別逢迎，每晚都親自等候着開門，打發僕人先睡。這樣，假如丈夫要問：「你爲什麼還不睡？爲什麼不叫僕人替你守門？」那時自己便得乘機和顏悅色地答道：「現在夜深寒冷，僕人賺你幾塊錢是不高興吃這苦頭的，所以寧可讓她先睡，自己定要等你回來了才覺得安心呢。」人是最富情感底動物，做丈夫

的聽了這番話，恐怕必會深深地感動，此後當不敢晚間出外，有忍心累自己的愛妻等門了。

這純然是「以德服人」的手段，是最奧妙最容易獲得勝利的，夫婦間底性生活，亦賴此以調劑、維護、而愈聖潔。

## 願共甘苦

語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青年夫婦能刻苦自勵以求上進，這確實是一種令人敬仰的大好美德。因爲生於今日的社會，男女的地位該是十分平等的，女子絕對不是男子的寄生蟲，生產合作乃家庭組合底當急要務。但目前中國社會裏的家庭組合，女子受經濟束縛尙未能達到與男子生產合作的平等地位。這並不是我們女子沒有共同生產的能力，其實現在獻身社會爲各業供職的女子已大不乏人，不過以整個的社會來觀察，許多家庭仍沉惑於殘酷底封建思想中，女子大多數沒有覺悟抬頭，到如今還不會湧入女權運動底澎湃着的狂流裏。當然，我不敢故意侮辱我們底自己女性的，無奈女性們自己實在不爭氣，不起來努力抗爭，女子只做了男子底附屬品，倒成了個無可諱辯底事實！

然而，更有些不長進的婚後墮落了的女子，她們非惟不知生產合作，以促進家庭幸福底實現，抑且貪迷於物質底享樂，能共歡醉，而不能分嘗艱苦。做丈夫的好像一匹賤牛，終年拚命爲妻子鑽營，也祇不過是單方面供給其物質生活之享樂，找不着對方精神上底絲毫安慰。甚或丈夫偶然失業了，妻不加以諒解，不加以婉言撫慰，反因一時自己過不慣清貧底生活，便不惜玩弄青春，借故謂「不能繼續同居，」籍口請求離異。像這樣離合都僅以金錢物質爲轉移重心的婚姻，誠無怪男子們要說：「床頭金盡，壯士無顏」了。

家庭組合原是摯誠的愛底結晶，在神聖底熱烈戀愛之下，除了基本的簡樸生活條件以外，本不應受任何外界奢華物質所牽誘。夫婦之間，妻雖因體力理智或別種特殊關係，沒有作業，但至少要有願共甘苦的精神，才是「柴米夫妻」，才能把家庭奠基於鞏固不毀的鐵般堅實的社會組織上。正所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夫婦貴能互助合作，分擔憂樂，共辱共榮，相戀以義，相愛以誠呀！



## 梔 梔 與 墳 墓

在未結婚前，總是期望着將來結婚後，生活會得怎樣的快樂，等到已經結婚之後，就要埋怨着婚姻不過是一個人生的梔梔，愛情的墳墓，覺得牠是不但不能夠給與生活的愉快，反而添增了人們的煩惱。這是現在社會上一般已婚者的普遍心理。

其實，婚姻真是「人生的梔梔」「愛情的墳墓」嗎？不是的，這是因為他們誤解了婚姻不明瞭婚姻的意義的原故。要知道，婚姻賜予吾們的是偉大的「愛」，乃是精神之愛，肉慾之愛一旦滿足了，就會覺得厭倦；唯有精神之愛，是永久的，不滅的。

所謂精神之愛，第一就是互助，夫婦間不論在經濟上、勞力上，大家都應該有相互扶助，不要以為一個家庭中，「夫」是負擔了經濟上的責任，其餘一切的家常雜務，都應該由「妻」來操作；「妻」平日在家裏，也應該時時體念到丈夫在外面終日勤勞，而應予

以精神上之安慰。

第二是要諒解，家庭裏爭吵的事，大都是爲夫婦間不能諒解而起。本來，夫婦間相處的時間，比較長久些，所以意見不合的事，也在所難免；不過祇要有一方能够讓步，意氣就不至於衝突了。這種的讓步，並不是屈服，不過是容忍，一個人有了諒解，才能够容忍，所以家庭要和睦，夫婦間唯有相互的諒解。

第三是要尊嚴，譬如在久別後重逢，兩人的情感，一定溫柔得像棉花似的，彼此的心理，都有一種莫名的快樂，這就是因爲夫婦間彼此仍舊維持着尊嚴的緣故。夫婦間彼此失却了尊嚴，才有「勃谿」的發生，假使他們平日能够彼此相敬以禮，各人的心理上既抱着一個「敬」字，行爲上自然也不致於「不敬」。有人說：「夫婦間能有十分之一對待陌生人的禮貌，就能保持着三四十年愉快的生活了。」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願已婚者三思之！

## 婚後苦悶的解除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是在結過婚的人一種所謂經驗之說。顯然地發這議論的人，是感覺在結婚之後，受着許多苦痛而發的牢騷。

爲什麼當一對戀人實行結婚之後，就將以前的熱烈情愛消失？爲什麼要感覺痛苦？我想不外後面的幾個原因：

一、是經濟問題，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我們知道：當一對正在戀愛的男女，因爲是各人分別生活，所以在經濟方面大家還不十分感覺困迫；婚後，女的如果向來是分利慣的，當然不去生產，依靠男人，就是平時有生產的能力，向爲社會服務着的，很多是不再工作，而過着寄生生活了。在這個虛榮盛行的時代，因結婚而往往使雙方的生活向着奢侈的途徑上跑。無疑地，在經濟方面要感覺更加困難。在一個家庭整日的鬧着窮的情況下，當然

是要影響到愛情方面了。

二、是禮貌方面，當結了婚的兩性，在禮貌和修飾方面當然比熱戀的時候疏懈許多。因此，雙方都覺得對方是沒有求婚前那麼美滿了。

三、是小孩問題，小孩在半夜三更哭起來，也並不算什麼一會事，可是常常拿這對夫婦由半夜裏吵醒，實在是煩擾的事。而且孩子長大時，更往往會因訓育主張的不同，而發生夫婦間的衝突。

這是三個主要原因。那末，要解決這苦難有沒有方法呢？「有的！」

如果要解決第一項，就須在結婚時以儉樸為原則，婚後要各人都去努力服務，共同負擔家庭經濟。

如果要解決第二項，就要拿出雙方在戀愛時的精神來注意禮貌與修飾，使得雙方都感覺稱心。

如果要解決第三項，那只有找一個靠得住的娘姨，再和衷共濟地教育子女。

假定這三項解決了，結婚比戀愛時的生活要更有趣味，因此我敢說：結婚是戀愛的理想的快樂的實現。

## 春天的煩悶

夫婦們既組了家庭，不拘是把丈夫學ABC讀得如何地滾瓜爛熟的丈夫，或是把主婦學研究得如何透澈的妻子，被春天的誘人或是潮濕而沉悶的空氣壓迫得過身都不得勁兒的時候，因了脹悶、頭痛、疲倦、暴躁的衝動，會影響到愛情的黏着力上去。這雖是一種微細的動機，可是同家庭幸福前途的關係却很大。

這種微細的動機，在初發動的時候，用下述的方法，或許是很容易消滅掉，而阻其發展。

夫婦們，到了春天，應該在公餘假日，丟了柴米油鹽等瑣屑惱人的生活，手攙着手兒，到離市較遠的海邊去玩上一天，或是上附近的山上去，看看大自然的美景。在海濱，有空曠的天空，有雄偉的帆影，有活潑的海鳥，有激湍的波浪。在山裏，有幽靜的山峯，有清澈的

流泉，有嫩綠的樹枝，有曼妙的鳥語。這一切滿含着生意的春景，準會把你被沉悶而潮濕的空氣壓迫出來的煩悶，驅除得一乾二淨。

在海濱，或在山中暢遊了一番而回到家庭之後，大家會感到一個人在世界上，真是渺乎其小。以如此渺小的我，生活在如此偉大的天地間，確有需要對手方合作的必要，而更能互諒互助，而增進愛情的密度。

有一位朋友從歐洲回來，他說，歐洲人到了春天，夫婦們最愛捉對兒出去遊玩。在山林，風景清幽的所在，時常可以見到偷偷摸摸地野合的夫婦。這種不很雅緻的行動，果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但是用春季旅行的方法，以抵抗家居的煩悶，而增進夫婦的感情，倒是值得提倡的。

## 曾子和耶穌的話

從前曾子告訴門人說：「夫婦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忠恕二字，却大可玩味。我們通常持躬處世，待人接物，固然離不了忠恕。在夫婦間，這二字或許更有絕對奉行的必要。

忠字的意義，是盡自己的心力，還有一個意思，便是孟子所說：「教人以善爲之忠。」夫婦既是一種永久相愛的結合，便應各自抱定盡其在我的態度，誠懇地盡心地服務，將一個家庭間和善愉快的空氣，永遠維持下去，同時還要時刻地將良善的事情和對方商討，互相勉勵，革除錯誤。

夫婦的關係，既是密切得很，夫婦的生活，既是相互地倚靠着。在形式上，他們是不同的兩個體；在精神上，是團結一致的；替對方盡力，便是對自己盡力；照顧對方，無異照顧自己；在兩方都有職業的小家庭裏，更是息息地痛癢攸關，一方的受困於病魔，會使他方神



魂不安得無心工作。全靠平時，就要互助體貼，各人存個不推諉的心理，盡忠於家務，不單是自己的家庭，會日臻榮盛，更可擴大此心理，去盡瘁於社會事業。

恕字的意義，是推己及人，便是自己所不喜悅的事情，不要對人做。就是耶教金句：「對待他人，就像你所希冀他們對待你那樣。」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好先行考慮一下：這件事是不是太魯莽了，或是不當，假使對方以同樣的事對我做，是否為我願意承受，時常地這樣反省，會使你在行為上免去許多不幸的輕率，因為越是對待平時不拘形跡的人，越容易做出越軌的行為，要避免此種輕率，惟有推己及人的一法。

寬宥是人類的一種美德，恕其既往和容忍弱點在夫婦間也應得遵守的，有些夫婦，竭力想去改變他或她的配偶的個性來適合自己，更有些青年男女，在結婚後稍為發現了一些對方不同之點，便覺得他們的結婚是冒昧的，家庭中口角與悲慘氣象日增，甚至釀成離異的惡果。如果彼此了解恕的意義，便可平靜無事，意志自由，家庭間和諧和平安的價值，比讀同樣的書，抱同一的見解，更為重要。

男子和女子本來是要互相輔助的，男性與女性，分開來祇是一半。夫婦間，知「忠」便能互相幫助；知「恕」便能互相體諒；夫不會爲了些小事任意指摘，還得給她些助力；妻也不會專門去監督或需求她丈夫，使能專心於事業。否則夫婦失和，即使能言歸於好，在他們美滿的姻緣中，終究是一條永不能磨滅的痕跡。

## 夫有外遇

丈夫有了外遇，這是家庭間一個大問題。本來一個家庭間空氣的愉快，全靠夫婦倆愛情的有黏着力。黏着力愈益強固，家庭生活愈愉快。家庭生活不十分愉快的，必定是夫婦倆愛情的黏着力已逐漸衰退。若是到了夫有外遇或納妾的地步，那夫婦倆的愛情，必已有了大裂痕，不論夫婦倆是否曾經反過日。

丈夫有了外遇，做妻子的所處的地位，自然是十分難堪的，但是世界上總決計沒有夫婦愛情一些沒有劣痕的丈夫，會突然地有外遇的。所以做主婦的，丈夫有了外遇之後，除了未曾受過教育的主婦不顧理智，到丈夫的外遇處大打出手之外，凡是稍有智識的主婦，第一步工作，應當是反躬自問，究竟是怎麼一個原因，使丈夫不能滿意，究竟是屬於貌的方面，或是性的方面，或是學問方面，或是人格方面，或是習性方面，或是其他原因，而

使丈夫不快。既做了夫婦，當然可從已往的一切，找出自己的某一方面，是丈夫眼中的缺點。既找出了自己使丈夫不滿的所在，那麼，趕快努力自謀補救，以冀恢復夫婦間原有的愛情。若是有非人力所可補救的缺點，那麼，不妨截長補短，在某一方面，加倍努力，使丈夫覺得某一方面，雖不滿意，但在另一方面，確有過人之處，而會逐漸地復歸家庭於愉快。例如某主婦，以面貌不揚，而致夫有外遇，那麼，可以在節儉持家一方面努力，而使丈夫感到如此刻苦耐勞的妻子，非他人所可望其項背，而重新親愛如初。

最危險的手段，便是一知丈夫有了外遇，立即抓破面皮，與丈夫反目。我們知道丈夫之有外遇，必因有不滿於妻子的所在，但是丈夫在外面偷偷摸摸，往往不敢給妻子知道，就怕招致煩擾。若主婦揭穿了丈夫的祕密，而抓破了面皮，那麼，自己所不滿於丈夫的所在，在丈夫目中，徒然加深了不滿的程度，更難恢復已經破裂的愛情，而且丈夫們知道妻子已知道了那一回事，怕着妻子的煩擾，把殘餘的一部份愛情，索性全部去奉獻給外遇，倒可以博得一些愉快的兩性生活。於是乎主婦把殘餘的青春，掃數在孤枕單衾，曉星殘

夢裏消磨掉。

當然，知道丈夫對於自己有不滿意之處，而未育外遇時，先事預防，趕快自己竭力矯正自己的短處，使丈夫的不滿意，逐漸消滅，這是最好的辦法。若是沒有事前預防，或已不及矯正，而丈夫已有了外遇，那麼，只裝沒有知道丈夫有外遇那一回子事，而加緊努力於忠於丈夫的行動，我想除了沒有人性的丈夫，當不難把丈夫的心挽回，而重度十分愉快的家庭生活。假使丈夫是不可理喻，用了許多方法，還是無效，那麼，直捷痛快，還是脫離了掛名夫婦的關係，另找光明的前途。但這是最後的一着，而且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對於離婚後的出路，也不十分穩妥，所以，主婦們在希望沒有告絕之前，還是不要抓破面皮的好。

## 干涉

「上牀夫妻，下牀君子」這是中國舊家庭中的一種格言，意思是在沒有第三者在旁的時候，夫婦不妨盡情的戲謔，但是有第三者在旁的時候，便該放出安詳持重的態度來。這年頭兒，雖尙未有提倡夫婦生活的極度公開，但是「上牀夫妻，下牀君子」的格言，顯然的，因夫婦愛情的表示，已不很被視爲神祕得不能給人窺見的一回事的反抗運動，而到了被打倒的程度了。

但是因爲有第三者在旁時，夫婦之間，大家已不再表示漠不相關的態度，於是爲了互相太關切的緣故，大家便會得不留意地當着第三者的面，而干涉到對手方的一舉一動。

譬如丈夫有丈夫的意志，當丈夫與人交際時，丈夫意志的流露，自然不能完全與妻

子的意志相脗合，這是無法強同的；這正如妻子自有妻子的意志，丈夫也不能使妻子的意志完全與自己脗合一樣。但自從夫婦間不再虛偽地表示着漠不相關的態度之後，丈夫便往往愛當了第三者的面，干涉妻子的意志的表示，而妻子也往往愛當了第三者，干涉丈夫的意志。他或她以為如此才能十足地表示着夫婦關係的密切，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這種互相干涉意志的表示，便是與對手方以一個不愉快的刺激。

丈夫同妻子的嗜好，自然也不能一樣的。若是丈夫，或是妻子，與夫妻以外的人行高尚或不很高尚的娛樂，而對手方便不能忍耐地當着第三者的面，橫加干涉，顯然的，這使對手方感到極度的難堪，精神上得到極度的痛苦。遇到這種場合，最好是自己先考慮一下，對手方的這種娛樂，是不是高尚。若是在現社會裏一般人所認為高尚的，那麼，雖然這種娛樂，不是自己所嗜好的，也不可對於妻子，表示反對。若或種娛樂，社會所公認為是不高尚的，而對手方却有這種嗜好，那麼，最好是待到沒有第三者在旁時，加以規勸。這方法，因為對手方感於你的不當着第三者的時候，出而干涉的一片苦心，是很容易感動而

力除不高尙的嗜好的。

近代研究兒童教育的，都主張用勸誘替代呵斥、鞭撻。我以為夫婦之間，也該如此。兒童偶有過失，略加解釋、勸誘，便會不再犯同樣的過失，若是不加解釋、勸誘，而就呵斥、鞭撻，那小孩子便會不知羞恥，預備挨罵、挨打而犯過。有些兒童，因受了罵、挨了打，因懼怕而嫉恨，而養成仇視父母的心理。夫婦的生活，也是如此。對手方偶有錯誤，宛委規勸，很容易使對手方認識自己的錯誤。若是當了第三者的面，而干涉對手方的言語行動，對手方的理智，往往會給感情所吞噬，不論干涉的動機如何，便會鬧到夫妻反目的程度。

夫婦當着第三者的面，自然地流露着愛情的濃厚，是無可反對的，但同時，須顧到對於對手方，該有相當的禮貌。



## 哀莫大於心死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的是一個很平凡的男子，他在愛河裏飄泊過，愛底毒箭射穿了他的胸膛，失戀後，他再和另一位女子結婚，然而他們倆的家庭始終還是給悲哀底序幕蒙罩着！據說，他是個神經質的男子，曾受過一度不幸的愛的洗禮，便從此永遠都彈着失戀的悲調，雖然，他自暴自棄地目前已隨便找了一個黃臉婆抱在懷裏，但「曾經滄海難爲水，」這種婚姻他認爲是毫無有意義的，青春之火再不會在他心坎裏燃燒，緋色的甜情美夢也都成爲畫餅，灰色的死的憧憬不時幻影在眼前！

試想，像這樣的失掉了性靈的冷酷男子，他的妻該會如何地受罪啊？自然，他的妻是很不幸的，正不知幾生修得到才嫁給了他。他們之間沒有愛，沒有熱情，同床異夢，不能互相慰藉。當初，妻總想設法用手段把丈夫的心意牽轉過來，但任憑她是怎樣的溫存體貼，

怎樣的柔和撫慰，祇因為摸不着的頭腦，婆心一片，終是枉然。結果，妻也心灰意冷了，只得嗟怨自己的命運，雖然丈夫待她還不算很壞，只是暮氣沉沉地，冷淡，沒有熱情。

這在新婚的女子看來，定然是會感到驚奇的：丈夫過着很規則的生活，又沒有外遇，為何婚後不會嘗過密月的滋味？聰明的女子也不會理解這個問題；因為她不曉得她所佔有的只是丈夫的汗臭的肉體，丈夫的聖潔的靈魂是早已給另一個女性掠奪了。沒有性靈的人祇是一具活屍罷了，而且遺留下的殘餘的愛的，好容易就會變為苦悶、消極、憎厭、無聊。

這罪惡無疑地是由男子單方面構成的，我們都怪他不應以婚事當作兒戲，而硬把家庭築在冰山之上，冷冰冰地，沒有愛，也沒有熱情。做女的可謂最無辜，亦最可憐。

人到底是歷史的產物。我們不能拖着時代的齒輪使之暫時不動，也不能推着它使之趕快越過相當階段的；已往的事讓它過去，未來的事讓它新生，人生的意義是如此，生命的推移也是如此。所以，因失戀而自暴自棄地消極的話，那是值不得的；若是因片面的

單戀而犧牲了寶貴的青春，毀棄了終身底家庭幸福，則更屬愚謬！哀莫大於心死，失落了靈魂的走屍是沒有結婚底資格的，因為免得害己害人，自己的無聊生活不想延續長久，而別人的幸福也應顧及，照我想，這種死心的執迷不悟的始終是失掉了性靈的消極男子，就讓他削髮修行；否則，還是乾脆地自殺了好！這樣，好教他的靈魂及早解放、超渡，不至活活地留在人間吃苦！

## 談「離別」

「離別」在從前，是引爲一件「黯然魂銷」的事，說這含有一種幽遠淒清的詩意。但而今交通便利，什麼都劇變的時代，好像也算不得一回事，其意味也變做平淡；似乎在人們心上激不起你從前河山間隔時候那般淒切的情緒了。不過，別離始終是件苦事，無論什麼人達到了，總不免於惆悵，尤其是夫妻之間，離別要投下淒愁的暗影。

可是，我要談的却正是事情的反面，是要談一談離別在夫妻之間有時也是必要的情形，有時夫妻間短暫的別離可以在夫婦中間創出一個「新的顫慄」帶來更新的氣息。

夫婦兩人廝守在一塊久了，是要厭倦而覺得乏味。這在結過婚的誰都會感覺得到。每天是同樣兩張臉，每天是同樣的聲音笑貌，甚至於對方的思想情緒都可以猜想得到，

這樣的生活對於夫婦兩個都要覺得沉重窒息。要打破這種局面的唯一辦法，好像祇有雙方情感的一時破裂——相罵，無謂的相罵，使得空氣稍為輕鬆一點，但等到空氣可凝緊時，生活是又要壓在夫婦的肩頭上了。

那末又怎樣使這沉悶的生活轉變一下呢？我以為是利用夫婦兩人間的小小的離別這法子，來使生活從沉悶變成懷念、等待，以至於渴望。這樣，感情不但恢復，而且有種新鮮的意味攪雜在那中間。我可斷定，夫婦兩人間的恩愛，經了這一度小小的離別，一定會濃厚甜蜜的支持一時，如此循環下去，夫婦生活或許不會像一般那樣乏味，而會變得生動有趣。

因為別離這東西，是可以消除惡感，單留下彼方的好處在隔離的這一方的心中。別離確是「捐棄前嫌」的一帖良藥。又別離利用距離的遙遠，使一個人的神情飛越，緬想懷念，致枯寂的情緒又復蘇過來，渴欲將對方擁在懷中來一掩燎燒心中的或種慾念。至於等到小別重逢，燈下傾談，那時候像酒醉一樣暈慵酥軟的情味，這是祇可以付之描想，

一任各人去體味的了。

所以夫婦間有時小小的別離，猶如月光下遠處的山影，有一種朦朧、沉醉景象。又如深夜裏遠處的一種鈴聲，有一種清越幽遠的意味。

別離的日子最好是一二星期，過少則情味淡薄，過多則轉為怨尤，要影響於一般。倘夫婦間對於這個倘能善為處理，調劑有方，那倒如生活有道了。

## 論「相罵」

人類一天有情感，世界上便一天不會沒有「相罵」之類的事情，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最難融洽的東西。人相處既久，積不相能，是終究要爆發一下的，更不必再因為情感以外的怎麼利害關係，那更是反臉的原因。就一般常情而論，相罵最多的，要算是「夫妻淘裏」罷，然而夫妻間的相罵正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

我曾經做過許多和悅的小家庭的客人，但就當着我客人的面，那些小家庭總免不了要有小小的相罵的事，或者是因為一句無關緊要的話，或者是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主意，更或者是因為一種尋常的好惡，好像在在都可以成為相罵的原因。所以，我時常要驚訝，怎麼為那麼一些小事故就要怒臉相向，使我客人坐立不安；誰知我驚訝未定，他們的怒火却又不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這種家庭間的晴天風雲，仔細觀察起來確是饒有興味。

的。這等於小孩子吵鬧一般，正雙方鬧得要哭，却不知那一方先突然開顏笑了。

還有，夫妻間的相罵，時常愛在夜裏爆發。就我個人經驗講來，不知多少深夜好夢爲這種相罵吵醒過。常常，當萬籟靜寂的深夜，左面或右面的鄰家的一對夫妻，不知爲什麼「大事」突然鬧將起來。先是兩方先後輕輕的嘖咕，於是雙方同時高聲的對抗，接着是話聲以外的什麼聲響，然後時常是女子的啜泣，或是像裂帛一般的哭罵。這樣轟然鬧了一陣之後，不知誰先軟下來，突然聲音又小了下來，終至於寂然無聞。然而就在這寂然中間，我又似乎隱約聽得一種細細的笑聲，於是吵醒了的我也不禁啞然失笑，覺得夫妻間正是好玩。

在這裏，我趁便記起一件「好久以前」的事來。當我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對姓顏的中年夫婦和我家同住。這一對一個高大一個矮小的夫婦是最親密也沒有，有時親密得反叫別人看了不好意思，所可惜他們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不到一禮拜，他們總要藉端大吵一回。不是男的拿了刀，就是女的搶了剪刀，狠命的向對方衝去，不管秋



了頭，或者觸了喉管，那種狼勁每叫我看了嚇得逃走。可是不到二三個鐘頭，你們誰也防不到，他們又會帶着未愈的創傷好得像蜜一樣的甜了。第二天別人問起他們前一日爲什麼要那樣兇惡的相罵，他們倆反好像那已是「好久以前」的事，往往淡然置之，或者會對你輕微一笑。愛鬧這種把戲的這對怪夫婦，我真是到今天也不會忘記掉。或許是在他們那種相打相愛的強烈的對照中，他們是感到一種無上的趣味的罷。

實在，我也是頗贊成夫妻間有相罵的事。所謂相反相成，正是好事。有許多人想努力來消除這種夫妻間的缺陷，其實大可不必。

夫妻間的相罵正似喝酒一般，有點苦味。喝酒以微醉爲最佳，相罵也以在不真不假之間爲最有趣味。在這似真似假之間，相罵在發洩情感之外，確有盎然的趣味在着。

## 相思成病

「相思成病」這一句話，讀來是多麼香豔，但也包含着不少悽苦的意思。相思已是苦事，再加上病的寂寞的滋味，其苦况自不待言了。

我以為相思最苦的，不是戀愛中的相思，却是新婚後的相思。戀愛中的相思，還偏於精神一方面，可以有所寄托，唯有新婚後的相思，是集中在肉的溫存一方面，可以解脫的方法很少。解脫的方法既少，新婚的溫馨又縈繞在心中，新婚初別的人，那得不因終朝懷想而至於懨懨成病？

普通一般人的婚姻大抵都是家庭方面結了婚，並不經過什麼「蜜月」就要在婚後一兩個星期內爲了職業關係不得不辭別新娘，奔赴異鄉以求生計。重過一種孤單淒苦的生活。對初初新婚的一對夫婦這樣的離別是一種慘酷的事。兩個人的精神上不可

避免地要受到深刻的刺激。所謂遇到「人生的嚴肅」，可以說是指這種而言吧。

更因為新婚的一對知道別離就在眼前，就在明朝，性慾上不得不來力求放縱一下，以謀補救來日方長的隔離。這樣子的縱慾，於身體方面實大有害處，於別後的相思中格外顯露，亦所以致病的一種原因。

上面的現象，初看好似無足輕重，人人都嘗遍過來的，但實際上確是個嚴重的問題。新婚是人生最大的樂事，人生的祕奧與樂趣，都在那時候顯示給新婚的一對。他們好像初初張眼的嬰孩，見到人生是花，燦爛光華，他們因為初嘗味那人生的甜蜜，所以變得貪戀，浸潤而至於沉醉不自覺。他們的天地以為就是兩位一體的緊緊擁抱，又誰知春宵幾時，含淚朝別，以後則異地相思，追懷成病。兩人原來一股活潑新鮮的朝氣，盡給這愁苦的別離消磨去了。所以新婚初別的人每多沉思而憂鬱，他們的性情思想為此也要逐漸變化，由簡單而趨於複雜，這於他們以後一生的生活是有着重大的影響。這種打擊對於有些人要受不住，易使他們變得厭世悲觀。

這種不自然的離別，其性質是強迫，其意義是顯出新婚的人的渺小無力。他一定會覺悟到：倘如憑着一己的勞力所獲的錢，來舉行這終身的大事，倘如憑着一己的能力，最初就能够擔負小家庭的生活費用，那新婚就不會陷於家庭職業雙重壓力之下而強迫離別了。然而到那時覺悟已經晚遲。所得到的歡樂怕要償付不了所負的痛苦。在這樣悔痛追戀的情懷中，新婚初別的人，即使幸而不生病，也免不了要變成頹喪無生氣。

新婚初別的痛苦，追根溯由，還是由於經濟方面的阻礙所致。所以要結婚的人，想在新婚以後免除這種痛苦，須對於這點先有所把握，有個解決才好。

## 彈性夫妻

彈性二字原爲物理學上的科學名詞，據虎克定律（Hooke's Law）說：「在完全彈性限度以內，無論何種彈性變形，不拘其爲扭轉、爲曲撓、爲伸長，皆與所加之力爲正比。」其意謂凡物皆有一種完全彈性（Perfect elasticity），且必有一定的限度（Limit），若不逾此限，各種物質對於牽引是可以完全復原的，但此限度，則因物質的種類而有不同。明乎此，我便可以引用這個物理的彈性定律，以解釋夫婦間底性愛問題。或許有人會說我這些理論是太新奇、太機械化了，但我想，夫婦之道，確須富有此種彈性，這是個物理的比喻，很值得讀者留意的。

彈性夫妻的要義是在於兩性間底愛的調協，故其彈性限度，如物理的彈性一樣，必要在相當限度以內，才能獲得。夫妻的彈性就是以不決裂或不傷害感情爲限。人類畢竟

是富有個性的動物，夫婦間的個性或能找着大體相同之各點，但不能說是絕對的相同；所以個性的些微衝突，彼此意見有多少出入，那是很平常的事。我們只能以寬容及諒解的心情，使之受制於不決裂或不傷害感情的可復原的彈性限度內，絕不能故意爭持，致令不幸的事體無形擴大。因為情感的決裂常是由些微個性底衝突而起，等到事體擴大，超出彈性限度，失却了彈性底調節作用時，此時確已陷於不可收拾的困境，夫妻間之愛底結合是根本解體了！由些少意見衝突而爭吵，由爭吵而感情破壞，由感情破壞而決裂，由決裂而至於最後宣判離婚，這種悲慘事態的幻變推移，我們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

我有一個生活在舊式家庭的深交女友，她現已年將半百了，但和她丈夫的感情極好，老夫老妻，仍相親相愛，如度着新婚底蜜月一般。她在人們面前常誇讚自己的命運，她說，她們倆結婚了三十餘年，從不會吵鬧過半句，替兩個兒子娶親，如今孫兒也長到三四歲大了。人們都很羨慕她的，而她也承認自己確是有處理家庭及應付丈夫的大好本領。她說，凡因細故爭執而致丈夫生氣時，自己千萬不可生氣，要讓步，要容忍，要有涵養；等到

丈夫的怒氣完全平息了，自己便不妨神氣點指摘他，或向他婉言勸解，以明事理；換言之，丈夫生氣時，自己不能跟着生氣，自己生氣時，丈夫也該寬容，能相安慰，才算是深明夫婦之道。她的話我認爲是最有道理的，正和本文所說的彈性夫妻，理論適相吻合。世上只有彈性夫妻才能享受永久的家庭幸福，也只有這種彈性才足以維繫着永久的夫婦間的愛情！

## 「面子」及其他

被人家當面罵一句：「你是不要臉的東西！」這種奇恥大辱當有甚於被人家痛打一拳，或重踢一脚，因為「面子」差不多就是人們底第二生命，誠如西洋人所說的：「Save Your Face」，意思是叫人家好生顧全自己的面子。世上少有甘心願做丟臉事的人，除非他是不想保存名譽，犧牲了自己的人格。夫婦過着性底生活，對於面子尤為重視，故凡與體面有關的事情，夫婦均須共負維護之責。現在我僅就妻的一方面來立論，但同時亦足以反映到夫的一方面，因為面子是靠雙方顧全的，夫的面子要爭持，自然妻的臉兒不能丟掉的。

譬如夫偕妻赴戚友家宴會，賓客滿堂，夫必喜歡其妻打扮得漂亮一點：倘明乎此，則妻自己化粧時，很可以拿夫作鏡子，衣飾雖非華麗，也務求樸實端莊，衣履光潔，否則面子



攸關，夫必不悅！

若夫常聚衆賭博，或每天邀友至家狂飲，這都是不良的嗜好，妻應靜中婉言勸導，說賭博與狂飲均對精神及身體有害，表示一番熱誠在愛護他，這樣，他就會從此痛改，深悟前非。惟千萬不要當着衆人的面前來漫罵，怕他因羞成怒，因怒生恨，反於事無濟。凡事總要替他留着幾分情面，他才高興接受你底勸言。

夫底過失，及其有不願意使別人知道底事情，妻當絕對嚴守秘密，切不可微向他人宣洩，爲了彼此的面子關係。

夫或偶然不幸失業，妻便要極力節省家中底一切用度，設法暫時勉強維持生活，另作佳圖；切勿任意揮霍，毫沒打算，隨便向戚友借錢，使夫丟臉。

上述各端祇是些最平凡最淺顯的爲妻所當注意底事，由此推論，一切事情都是如此。面子是人們生命之所寄託，不獨夫婦底共同生活要彼此顧全着牠，就是人間底虛僞和罪惡亦將憑牠來掩飾，規範啊！

## 妻的訓話

近來我常常受妻的訓話。

油鹽醬醋柴米之外，如我的晏起，吃酒都成爲訓話的材料。訓話的開始總是輕描淡寫地一句，又由這一句引起他一句，後來又由這一句引起另一問題，「牽絲拔藤」說個不了。最後的結果，大半是哭，但也有時是笑的，看我的如何對付而定。

有一次偶然談起我那過去的情人可可，我無意中贊美了幾句，妻不作聲；停了一回，似乎又有訓話了。但因爲我贊美了可可幾句來作題材，在妻認爲「不君子」的，於是只有借題發揮了，於是輕描淡寫地來了：

「我看你近來又學會吸紙煙了！」

在我，照例是不做聲，洗耳恭聽，於是，又來了：

「我真不信，把這樣辣辛辛的煙霧吸進去有什麼意思？這無論如何抵不過點心的好吃，而你偏不吃點心要吸煙，說你也不聽，而且……」

以上是轉到另一問題去了，也就是正文。

「而且，可可也吸煙，女人吸煙，我總不贊成，說起你又以為是在誹謗她，不過她有時做的事，確也……」

這樣一頓，又轉到另一問題：

「你近來心機也太重了，吸煙罷了，還要想另外的事，也不正經地做文章，開口是女人，閉口是女人，心裏也整天想着女人……」

「想誰？」我說：「想你！」

「誰要你想！」妻是一臉的道學氣：「我可不是同你開玩笑，我在替你發愁！」

「這不勞費心！你在愁可可。」

「誰愁可可？可可可干我什麼？」

「可和你關係大咧！」

「得啦！不同你說，你這人現在變了，勸你也不聽，說你也不聽，我真沒法。」

於是哭了。

訓話畢。

我默然，在冥想着契可夫所描寫的「可愛的女人。」

## 柴米夫妻

老李從一清早就上公園，呆呆地對着池子出神。

「從前得意時，空袋出去，滿袋回來。老婆滿臉堆着笑，把不需求的吻，熱烈地送到唇邊來。」

「妻在得意忘形時，往往會得譽我爲是她小姐時代理想中的丈夫。」

「結婚之後五年中，她雖然浪費了不少金錢，但是甜蜜的愛情，確是值得回憶的。」

「營業失敗之後，經濟逐漸拮据了，好在略有積蓄，生活尙不感怎麼的窘迫。夫妻的感情，雖然比較的淡薄了些，但從銀行裏支出一筆存款時，妻還是把塗滿了胭脂的唇送過來。」

「存款支完了，妻的吻，雖然急切的需求着，是不很容易得到的了。」

「但是高跟鞋、新大衣、汽車、大菜……東羅西掘，還是不能滿足她的慾望。

「她已有一年多不露笑容，就是偶然一笑，也是不很自然的。

「這一年多，她沒有說過一次我是她小姐時代的理想丈夫。

「房租、米賬、伙食開支、傭婦工資……新裝公司、汽車行、戲院、菜館、百貨商店，唔，好大的支出。

「她近來的性情也變了，不再柔順得像小羊了。她也會發怒、哭。

「在這麼一個家庭中生活着，真是受罪，熱烈的吻，唔，發怒、哭，唔，理想中的丈夫，唔，她好久不露笑容了。」

他獨自個這麼循環地回憶着。從甜蜜的生活，回憶到窘迫的遭遇。

他從清早出神到日午，從日午出神到鴉歸，一對對的情侶，從他的眼前掠過，他一些不感到興趣。他也不覺得肚子裏饑餓。

他差不多每天都是這麼挨過着從清晨到日落的一個時間，而希望回家時得到妻

的安慰與熱烈的吻。

但這些都是不會成爲事實的妄想。他每天回家時所見到的，往往是不愛看的冰冷的臉。

「唔，舒服哪，整天的躲在外面，倒教我來對付債主，活受罪。」某一天老李回家時，更是出乎意外的聽到了這麼一句話。

「怎一家？」老李沒精打彩地問。

「怎一家？倒說得風涼。時裝公司、汽車行、菜館、米舖子、房租……我的臉給你丟盡了。老婆都養不起，我的臉給你丟盡了。」

「唔，時裝公司、汽車行……我現在失業了，難道你不能節儉一點麼？」

「飯也不要吃，屋也不要住，那才節儉。」

「怎麼啦？你這幾天，老是這麼副嘴臉，究竟是怎麼來着？」老李也忍不住的發怒了。

「怎麼來着？我問你究竟還養得起老婆麼？」

「養得起便怎麼？養不起便怎麼？」老李鐵青着臉追問着。

「養得起的，給我些保證，養不起，大家年紀還輕，切莫大家就誤了。」她冷冷地說。

「……」老李覺得有些不自主，頹然地倒在沙發裏。



## 香烟風波

吃過飯，照例，吞雲吐霧，吸一枝香烟。

「香烟有什麼滋味，一刻不停的吸。從前一天吸二三枝，現在非十枝不過你的癮了。多吸也傷身體。」妻下勸告令。

「香烟，其味無窮。不足癮，做事沒精神，說話不高興，連吃飯拉屎也難過。」我笑着說。  
「好，香烟是你的性命。我從現在起不同你說話，除非你香烟不吸。看你香烟需要呢，還是不需要？」妻說着轉身上樓去了。

這倒是一個利害的條件。香烟雖然不可不吸，然而妻的嬌聲軟語，溫柔的慰藉，却更少不得。那末祇好屈服於妻的條件之下了。腦海裏思想一轉，却又笑妻也決不會持久她的要挾。她自己一天不來同我說話，恐怕也不是好挨的事。於是處之泰然，依舊抽烟看報。

妻樓上下來了，穿了出門的衣服，拿了錢袋，

「到碗那兒去，是不是？」我問。

「……」妻沒有回答，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出去了。

我還是看報，妻不回答我也就罷了；她未必能支持一天或二天。

體育消息闖入我眼簾：「廣東×××小姐低欄十四秒八破全國……」妻在校時也玩這一項，榮膺過一校冠軍。立刻我腦中起了個強烈的要求，要想起妻的成績來。想不出紀錄又無處查。但心中却非立刻知道不會安寧，恨不得馬上妻在面前可以問她一聲。可是妻來了，又不肯同我說話，反要賣關子。這時的心頭難挨而又焦悶。看上去要屈服於妻的要挾之下了。

晚上，妻回來了。

「梨，你前年低欄成績幾秒？」我劈頭問。

「我可記不清……」妻剛說了半句，但立刻想起了日間的要挾，覺得自己威信失

了；臉上紅起來，一笑，但馬上又沈下了，上樓去。

機會不可失，我跟上去。

「梨，別淘氣了，你已說了一句，爽性開戒吧。」

「……」妻不響。

「親愛的，你勝利了；言歸於好吧。相持下去，會引起誤會的。」我吻她的頰。妻仍不說話，一笑，拿起鉛筆在紙上寫：「香烟不吸了，是不是？」

「別要挾了，我吸煙反正同你撲粉一樣是……」

「吸煙傷肺的，撲粉又沒有害處。」妻金人啓口了。

「撲粉不是也有礙皮膚據化學家……」

「不要說了，你嘴凶，我辯不過你；反正我不同你說了。」妻又來要挾。

「好，我不說了，我聽你說。」我嘻皮笑臉。

「麟哥！」妻說着，握住我的手，語調是誠摯而委婉：「我並不是要挾你，我是實在體

恤你；我看你愈吸愈利害，煙究竟不是好的東西，我不放心。」

好……？我心頭激出感慰，我說：「梨，你的體恤，我感謝，我深知，我從此減到每天吸三枝好不

妻抱住了我，不住底吻着。

## 懷疑

小李自與楊先生的夫人琪女士發生友誼之後，每天瞞着妻子，陪着琪女士逛公園，上影戲院，進跳舞場。二人逐漸由友誼，進步到發生超於友誼的感情，於是小李便逐漸地憎惡自己的妻子，而同時，琪也感覺到自己的丈夫，不及小李的慷慨、大方、溫柔、體貼。

一個是有婦之夫，一個是有夫之婦，但因熱戀的增進，便都感到有與原有的機械式結合的對手離婚的必要，於是各向自己原有的對手，追求解除不堪同居的痛苦。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努力，小李與琪女士，便都回復了未婚以前的地位。但經不多幾天，小李與琪女士，當了證人的面，結合成爲正式的夫婦了。

二人度過了和諧的蜜月，一切表示愛情的言語行動，都已演過了。雖然愛情並沒有起變化，但大家覺得從新再把已說過已做過的表示愛情的言語行動，重演一遍，簡直無

謂，所以在外表上，二人已不若初結合時那麼親暱。

小李公餘之暇，老是廝守着琪女士，覺得無聊，於是獨個兒溜出去，找求解悶的方法。「唔，樂呀，不知又在轉甚麼念頭了。」某一個晚上，小李回家時，琪這麼帶着冷笑而譏刺。

「沒有的事，合朋友看電影。」小李忙鄭重的分辯。

「合朋友看電影，你也對我玩這一套啦。」琪想起了同小李戀愛時期中，小李自己說，用「合朋友看電影」六個字做敷衍妻子的秘訣的事來，不免這麼說了。

「你不要疑我騙你，你儘可去調查。」小李着急了，忙再分辯。但說了猛然記起這句話，也是對於前妻時常說的，便頓時把臉漲紅了。

從此二人便起了一些隔閡。

一天，小李回家，找不到琪，據傭婦說，獨個兒出去了。

「咳，在同學家玩牌哪。」晚飯後，琪回家時，小李很不高興地用在戀愛時期中，琪女

士用以敷衍本夫的話譏刺她。

「你不信，也儘可去調查。」琪冷笑着回答。

從此二人的隔膜，一天一天的加厚。

「從前的妻子，雖然沒有琪那麼美麗而摩登，但忠厚而柔順，却比了琪好得多。自從離婚之後，聽說矢志不再嫁人，這真是我的罪過。琪是有夫之婦，她既忍心與丈夫離婚，她一旦有了比我再好的男子，怕不會再合我尋衅麼？這些時的態度，已漸變了。」這些念頭，時常在小李腦裏憧憬着。

「我真看錯了人，當小李是多情種子，如今看來，他又有些見異思遷了。我將來的命運，怕不是和他的前妻一樣麼，楊老頭兒雖然性情古怪些，但他待我究竟不錯，這真怪我自己不好，孽由自作。」琪也每天被這些思想纏擾着。

小李與琪女士，各自懷着鬼胎，在貌合神離的同居生活中，一天一天的挨着。

## 星期日上午

又是星期日了。

文仔和啤啤兩兄妹在一個口字形的天井裏玩耍，面對面的呢呢喃喃的不曉得說些什麼話。模糊地只聽到一些不清晰的聲音。

「今天，一般信耶穌上帝的人，都雙雙兩兩的跑進教堂裏去聽經，祈禱，有的一清早帶着老婆兒女上茶樓喝茶，吃點心，也有的正乘着空閒的禮拜日大睡一覺……」妻這樣瞧着她的丈夫說着。

「我們今天打算那裏去？寶貴的星期，不可糊塗地過去，最少要找一件使七天積勞中的慰藉……」妻接着又說，然在說話中却流露着一種嬌柔的微笑。

「呀呀！」她的丈夫伸了一個懶腰。



「本來今天想大睡一覺，消除這一個星期積下來的疲勞，你一大早便教着兩個小孩子吵鬧，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一點兒常識沒有！這麼早那裏去……」丈夫好像很疲乏。

她默默地一聲不響的，走出去站在兩個小孩子的傍邊，靜靜地看着他們耍玩。丈夫依舊睡着覺。

她滿肚氣憤的帶着兩個小孩子，盤桓在弄堂裏。她們的衣襟上插着一朵鮮紅的指甲花。

「爸爸呢？他怎不帶我到公園去玩呢？」文仔問了他的媽媽。

「爸爸要睡覺哩。」她答。

報販的叫喚聲，賣食物的鈴聲，混雜地充塞在寂靜的弄裏，大好的清早的空氣，變成污濁的了。

「少奶奶，牛奶燒好了，少奶奶……」一個娘姨雙手背在背後，放出輕勻而帶親切

的聲音叫着。

「好囉，來了……來……」她一頭拖着小孩，一頭答着娘姨，一下子便溜進屋子裏了。

「好吃嗎？啤啤。」她喂着。

「媽媽，我很喜歡吃，我天天要吃。」文仔走近他的母親身邊說着。

她拿着一份報紙，翻了又翻，好像沒有心思去看報紙，而她的眼睛却不斷的射視到丈夫的身上，似乎在說「豬一樣，一早就睡覺，還嫌人家去吵鬧……」

十一點鐘敲過了，他才起身來，疲倦還凝結在他的面龐上。

「唉！真好睏！」丈夫微笑地向着妻說話。

「豬一樣，」妻回答了他，把面孔轉過方向。

「什麼……」丈夫追問着。

「爸爸早安，爸爸早安」兩個小孩子，一齊趨上向着她的父親問安。

「乖乖，真是乖！」他贊許着她們。

「1 2 3 3 1 2 3 2」爸爸我唱歌，文仔唱着。

「搖一搖，我的小寶寶……」爸爸我也唱歌，小啤啤也得意的唱着。

氣候跟着太陽的上升，漸漸兒的炎熱起來，屋子裏的空氣也變得混濁了。

「芬！今日是星期日嗎？我們今天下午看戲去，去吃素菜。」丈夫對着妻說。

「當然的，這麼清爽的日子，不去外邊玩一玩，坐在家裏，真把我悶煞。」妻嬌柔的答應了他。

吃過午飯，休息了一些兒，他和她帶着一對小孩子走到外邊玩耍去了。

這樣，他和她每逢禮拜日就是這樣過着。

## 妻的生日

巧得很，樹和娟的生辰，相差祇有一天。

他們是一對年青、美麗、和洽與令人羨慕的夫妻，他們有一切的滿足，祇是他們窮，沒有錢，雖然，他們還是快樂。

「今天是我的生辰，明天是娟的生辰了。」樹坐在辦公室的轉椅上出神。

「娟，是多麼可愛的女子，她的黑髮，她的水一般的眼睛，她的曲折有致的身軀，還有那小鳥似的性情，明月似的懷抱，多麼委屈啊，她做了我這窮光蛋的妻子。」

樹脫去了西裝上衣，在這件小小的衣服上，勾起了他無限的感喟。

「這不是我結婚那年做的衣服嗎？質料的精美，縫製的考究，那時的經濟狀況，也可知了。在顛危苦難中的近幾年，昔日光彩煥發的新衣，也失去了臨風招展的勇氣，萎靡地，

頹唐地，祇表演一種沒落少年的情狀了。」

「娟，」他繼續他的思潮，「近一二年來，主婦的責任，深重地架在她的肩上，她漸漸消滅了她孩子般的天真，體恤窮人的慈悲氣概，因為她也是窮人了。她要爲了節省家裏的支付，就是一二個銅元的進出，往往可以使她爭得臉紅。」

「娟是需要安慰了，」他站起來，兩手交叉在背後，踱來踱去的走。「她雖然處在很不自在的環境裏，却還要裝着很愉快的樣子，拿着得意的歡笑，企圖把我從比較更不自在的環境裏，超脫出來，這是多麼偉大的愛。」

「在精神上，我也曾竭全力的給她快樂，可是她還掙扎着她的慾望的節制，爲了是物質的缺乏。物質上，我將怎樣補救呢？」

他將錢袋取出來，二元錢在對他微笑。

「二元錢……」他凝思了一回，拔起腿向外走：

「我去買些東西，張先生，就回來的。」

樹站在一家小押當的衣莊面前，櫥窗裏陳列着一件女式的短大衣，它的旁邊，斜掛着一件綢的長袍，這是樹認識，和他妻所有的，完全一樣。

「這件短大衣，正是妻所祈求着，配在長袍上的。」

他走進了鋪子，店夥迎上去。

「衣服可以換衣服嗎？」樹問。

「祇要價值相等，可以的。」回答。

他出店門的時候，身上很是輕鬆，因為已沒有一件大衣的重量加在他的身上；同時他手裏却多了一個衣包。

「娟將更美麗了，」他得意地想。許多歡笑、快樂、美麗的印象，在他腦海裏奏演着。進門，看見了妻的愣住了的臉。

「啊，娟，我不穿大衣，你奇怪嗎？我已換了你所愛的東西來了！」

「且慢，今天是你生日，我也有一東西送你。」

「什麼東西，該拿給我看。」

娟在櫃子裏拿出一條很漂亮的圍巾，這是樹所希望配在大衣上的。

「啊！樹很失望：『快，拆開這衣包，看我的禮物吧。』」

「哈哈！娟笑。」

「怎的，這不美麗嗎？快穿起你的長袍來，真美麗，配上了這個。」

「長袍嗎？已經變成圍巾了。」

經過半響的沉寂後，他倆在熱烈的擁抱。

「何必要物質上的餽送，它能及我們愛好的萬一嗎？」娟笑着說。

## 逐客令與速客令

華氏寒暑表由九十四度而九十六。

妻說：「天這樣熱，二個人睡一床，委實挨不過來。而且你又是火體，煨在身旁，好像火爐一樣……」

「是不是要攆開我？」我說。

「差不多。今晚就請你在書房裏睡，好不好？」妻倒老實不客氣下逐客令。

「那倒不是這麼容易：平常我晚上遲歸一些，也要受你一大篇教訓，現在你討厭我，便攆開我，由你呼來叱去，我倒有些不大願意。」其實我倒巴不得獨自書房裏睡：前二晚妻每夜起來乘涼二三次，擾得我沒有好睡過。不過口頭上總要拗一下了，免得妻說：「你也早討厭我了，巴不得我說這一句。」



「呆子，一個人睡不舒服些嗎？既涼爽，又沒人來吵擾你。乖乖，你聽了我，每天給你做幾樣你喜歡的菜。」妻連用外交手段了。

「那麼就依你，記好，我是件件都依你的。」我樂得說幾句門面話。

晚上妻替我點好蚊香，守我睡着了，替我下好蚊帳才自己去睡。這一夜我睡得舒適之極。早上醒過來，妻已坐在我床頭。我順手抱住了妻吻了一個飽。我感到分床比一床適意多了。

第四天晚上，我正想睡，妻說：

「我不放心你獨自睡了。昨天晚上發風，你也不起來關關窗，着了寒不是玩的，房裏去睡吧。」

「不，我以後起來關窗好了。」

妻猶豫了一下，也去睡了。可是她剛跑進房去，又出來了。她說：

「麟哥，我怕，我一個人不敢去睡了。」

「爲什麼？」

「後房窗外有鬼叫。」

「前兩天呢？」

「前兩天還好，今天越聽越怕了。」

「那麼你睡在此地，我到房裏去睡吧，鬼走進來，我不怕。」

「不好。」妻說着望我送了一個媚意的微笑。

「沒有什麼不好啊。」

「促狹東西，裝什麼正經。」妻把手指在我額上一戳。

我終於給妻拖進房一起睡了。

可是第二夜，我又給妻攆出來了。

## 分牀制

老王見這幾天報上大談其「分牀制」於是也要學時髦，特地化了幾塊錢，去買了一只小鐵牀，決計同他十年同枕的夫人，分牀而睡。

第一個晚上，關熄了電燈，不到一刻鐘，老王在朦朧之間，給他的夫人一聲怪叫驚醒了。趕忙爬起來，開了電燈，問她爲什麼大驚小怪。

「怕，我睡夢中，見有一條黑影在牀面前晃，嚇得我毫毛直豎。直到你過來，陽氣一衝，才把黑影衝散了，快別睡過去，睡了過去，我又要害怕了。」她這麼說着，老王不便固執，便陪着她一牀睡。

第二個晚上，老王又悄悄地去睡在小牀上。朦朧間聽她夫人一會開電燈，一會關電燈，長吁短嘆，鬧個不停。

「你這是怎麼來着，夜深了，還不好生安睡？」老王終於忍不住了，問。

「臭蟲多哪。叮得我渾身是塊，好生難過。」

「這可怪啦，我們家從來沒有臭蟲的，怎麼忽然有起臭蟲來了。好，讓我起來幫你捉。」老王說着，便爬下地來。

「何嘗有臭蟲，怕是你扯謊。」老王找了許久，也沒找到一個。

「臭蟲是的確有的，不過此刻躲藏過了。你若不信，你倒來睡一下子，試試看，來叮不來叮。」她說着，忍不住笑了。

「好，我倒真要來試一下子。」老王說。

到了第三夜，老王仍舊去睡在小牀上，他的夫人仍要拉他同牀睡。

「大牀上沒有臭蟲，今夜可不許胡鬧。我們定要實行分牀制。」老王說。

「大抵臭蟲也見你怕的，你睡在大牀上，臭蟲就不敢上牀來。可是我一個睡着，就叮得不能闔眼。」

「好，那你睡小牀，讓我來睡大牀使了。」

「那倒也行。」

但是電燈熄了不多一刻，又給他夫人旋亮了，起來喝茶。停了一會，她又起來小便。直到半夜，喝茶、小便、咳嗽、打嚏，鬧一個不止。

「這又是怎麼來着，半夜三更，還是這麼不安頓。」老王終於忍不住開口了。

「我就有認牀病，換了一個陌生牀，便會好幾晚睡不着的。」她說。

「噯，那麼來一牀睡罷，明天再說。」

第四天，吃過了晚飯，她開了箱子，檢了一件新做的旗袍，穿着。命車夫阿三，預備車子。

「怎麼？你預備上那兒去？」老王驚訝地問。

「一連幾夜睡不安穩，我見了睡覺有些怕，今夜我決意到四小姐家去打一個通夜的牌，我想，明天或許能好好睡一覺罷。」她說。

「哦，我已放棄了分牀制的主張了，快別出去，好好地睡罷。」

了。

「……………」她微微地笑着。

從此以後，老王的夫人，恢復了常態，不再鬧鬼，鬧臭蟲，也不再在半夜起來喝茶、小便。

## 身子不好

老陸的新夫人琳，自與老陸結婚之後，總覺得自己的學問，與老陸相差甚遠，於是決計再入校繼續求學。

「我看你還是走讀的好，不必去寄宿在校裏。雖然我們家裏，儘有傭婦們料理家務，但是……」

「不，據我看，我寄宿在校裏，有二層好處。一層呢，家裏雖不用我管理家務，但是多少總得分些心，不比寄宿在校裏，專心一志的，容易進步。二層呢，夫妻越是離多會少，愛情越是濃厚。若是每夜睡在一張牀上，比較的容易衝突，而且更容易縱慾無度。所以我決計寄宿在校裏，希望你不要再阻撓我。」琳不等老陸說完，就搶着說了這麼一大篇。

老陸雖然心中老大不願意，但也無法駁倒她，終於答應了。

開學的日子到了。琳也有些後悔，但又不便示弱，懶洋洋地從被裏爬出來，沒精打彩地梳洗了一下。胡亂地吃了些點心，辭別了翁姑，上學去了。臨走時，老陸送到弄口。

「我們這一別，得五六天不見面啦。」老陸輕輕地說。

「……」琳鼻子裏覺得有些酸，但臉上却裝着笑，可是一時又想不出說甚麼好。

「到星期六，我公司裏出來時，來接你，回家來吃午飯。」老陸說。

「……好！」她忍不住，幾乎滴出淚來。說了一個好字，便背過臉去，拉上了車門，命車夫踏動馬達，去了。

過了二天，老陸公畢回家，琳已在家裏了。

「咦，你怎麼回家了？」

「要後天才正式上課呢。」

「噯，那麼後天早上去也正好呢。」老陸微笑着說。

琳也微笑着點頭。



星期五早上，琳又上學去了。星期六午刻，老陸從公司裏出來，又陪着她一道回家。

星期一早上，老陸推着琳道：「時候不早了，你該起來預備上學去啦。」

「嘎，唔，今天有些頭痛，我想停會打電話去請一天假。」

「那安心再睡一會罷。」

星期二早上，琳說胸口有些不痛快。

「那打什麼緊，再休息一天就得啦。」老陸說。

星期三早上，琳怕給姑娘小叔笑話，只得上學去。

星期五傍晚，琳又回來了。

「哈哈，嫂嫂逃學。」老陸的弟弟說。

一家人都笑了。

「不是的，昨天受了寒，有些頭脹，橫豎明天沒重要的功課，所以就早一天回來了。」

琳紅着臉，勉強地說。

星期一早上，琳說，傷風還沒好，一直挨到星期四，才又上學去，可是到了星期五傍晚，又回來了。

「我看你這麼樣子念書，是不會進步的哪。」一個晚上，老陸偷偷地對她說。

「我也知道。……不過一天不見你面，心中覺得怪難受的。」她紅着臉說。

「那麼，退學了罷，還要掛甚麼名。」老陸說。

「怪難爲情的。」琳微笑着說。

琳每星期至多上學二三天，好容易挨過了一個月，終於遵依着老陸的勸告，退學了。

同學們問她何故中途退學。

「身子不好，一用功，就害病。」她總是這麼回答。

## 節制生育

老孟在七年之內，生了五個小孩子。因了負擔的加重，以及家庭中喧鬧程度的加劇，於是逐漸地感到節制生育的需要。

老孟既感於節制生育的需要，於是開始留意節制生育的方法。有一回子，偶然遇到了一位做醫生的朋友，老孟很誠懇地請教他節育的方法。

「手術未必靠得住。用藥物，更於生理上有危險。最穩妥的辦法，還是算準了不受孕的時期，行性慾的解放。這是最合於生理，而且是千穩萬妥的。」醫生說着，便抄給他一張不受孕時期的推算表。

於是老孟就依法行事。在第一個月中，果然靈驗。這一喜，直喜得老孟手舞足蹈，只恨與醫生相見之晚。第二個月，忍耐到了最後一天了。老孟想，差一天，總不致於鬧亂子。月有

大小，人有強弱，我何必定要照着死板的推算表做，未免太笨了。於是就在那一個晚上解了一下性慾。

事後，老孟仍處之泰然。不料到了一月多些，妻竟又顯現着受孕的徵象。這可急壞了老孟。他恨得甚麼似的，把醫生給與的推算表，扯得粉碎，說是害人不淺。

從此老孟每天搔着頭，搓着手，對妻子的肚子望着，一些沒有了主意。一直望到了十月滿足，呱呱墮地，於是無形中，老孟肩頭上，又加了些負擔。

但是老孟的負擔，一天一天的加重，老孟節制生育的意志，却益發堅決了。

他從第六個孩子落地之後，加倍努力的找求節制生育的方法。他想，不受孕期推算表既靠不住，那麼，或許用手術去割治，倒有相當的效果。但是轉念一想，去請醫生施行手術，老婆是決不能同意的。於是想盡了方法，連嚇帶哄的說得妻子答應了。

自從施行手術之後，老孟便如釋重負，以為從此可以不再生小孩了。這真是人生一樂。

豈知不多些時，老孟的妻子，顯然的又受孕了。這對於老孟真是晴天霹靂。但除了搔着頭，搓着手，靜待着妻子肚子的一天大似一天之外，反正是沒有辦法。

待到第七個孩子降生之後，老孟對於節制生育問題，抱着十二分悲觀，覺得這一回子事，這一世是沒有希望的了。

有一天，走過一家藥房門口，猛地裏給停孕仙丹四個字吸停了脚步。他對於絕望的節育問題，又發見了一些曙光。於是興匆匆地，懷着停孕仙丹回家去，每天看着妻子服下去。

果然靈驗，過了三個月，沒有受孕。老孟心中大喜，但同時也耽着心事，因為眼見他妻子逐漸面黃肌瘦，病象日漸加劇了。老孟放心不下，只得請醫生替她診治。醫生既察得了病源，開了方子，給她服下去。經過了相當時期，才退了病容，恢復了原狀。

不過，不到半年，她的肚子，又微微有些兒隆起，老孟又整天的搔搔頭，搓搓手，唉聲嘆氣，喃喃地說：「節制生育……沒辦法……。」

## 閨嘆

自己靜寂地很無聊的獨坐在沙發椅上，心絃一上一下的彈着不甯的曲奏。胡思亂想，總想不出一點調整這孤零的生活的法子。寫信告訴他說我的生活怎樣的難堪，苦惱；他爲着奔走生意場，只給我極簡單的答覆，找不出一句有帶細膩的慰語，老是枯燥無味的語調，實在教我討厭。

嫁了人，一切人生的樂趣都喪失了！

郁光，在上海不知道愛上了什麼少女沒有？怕把我丟了，我總是懷疑他，男人多數靠不住的！他給女人的手輕輕撫摩一下，便會把靈魂送給人呢。我真擔憂，自從他出門以後，我沒有一天放心過。

人們找尋快樂充實自己的空虛，我却找來苦惱與悲哀填塞心靈的空虛！我覺得我

現在是度着人生黯淡的日子。

我日夜祈禱，祈禱慈愛上帝，保佑郁光的平安回來，可憐我，可憐我這悲涼的身世，拯救我走上人生的樂園，可是，上帝不靈，沒點兒回音！但我仍舊不斷的祈禱，我相信他……

黃昏，我倚立在欄杆旁邊，襲來一陣陣的涼風，吹透我徬促的心緒，頓把我的精神鬆了。望過那馬路的邊沿，一對一對的佳侶掠過我的眼簾，也有伴着小孩在散步的母親，這一望，打動了我悲涼的思憶，唉！郁光啊！怎不回來伴你的愛妻？

昨天，陪着秀珍小姐去看電影，那是一張愛情的片子。少女們的心總是愛看那陶醉人心兒的影戲，她看得滿是快樂，但於我毫無感覺，假如郁光伴我去看的話，也必感到開心的。如今看了愈是增加我的痛苦……

什麼叫做快樂？在我還當牠是一個「謎」，因為我所經過的生活，是如此悲涼悽苦啊！

秀珍小姐來了，她穿得滿身麗服，打扮得如花似玉，真是妖豔！

「今天伴李先生那裏去呀？穿得這般漂亮，秀珍，在馬路上跑起來，怕要渾倒許多男

子哩！我裝着很羨慕的神情說着。

「你老是說出教人難受的話。」秀珍臉兒紅起來，扭着腰肢溫柔地說着。「難道我不可穿漂亮的衣服？你記得你未找到郁光時候，你穿的衣服更要渾倒人哩！二片口唇整日紅晶晶……你忘記了吧？」

說說話兩人眼瞪瞪對視着靜默着。

「碧，你近來怎麼這樣瘦小僅僅一個禮拜沒有看見。快去買點藥補一補，再瘦點把你的命根喪斷哩。」秀珍說着表現了很驚訝的神態。

「不，我的骨格向來如此，那有什麼辦法！醫生吩咐我要鎮靜休養，摒絕一切的思想，多些運動工作。」我保持着很鎮養的說着。

「嘿！鬼相信，我看你完全相思郁光，郁光在外面做經營，終有日子回來的，想他幹嗎？好好地珍重自己的身體。」秀珍早是曉得我的衷情，今天才露說出來。

「不要談他了，我們出去走走找一個地方消遣消遣，這屋子把我悶死了。」



## 丈夫氣概

小李經了一個短促的戀愛時期，就在隆重的儀節之下，舉行結婚的典禮。

當他度了蜜月，到辦公處銷假工作的那天，我們都騁着他說新婚生活的甜蜜。

「唔……也不過如此，」他啞啞着說，帶着苦笑。

這真使我們不解，因為見小李很有些不得勁兒。

過了約莫有一個星期，小李忽地請假了，於是很有些人說小李結了婚，工作都沒有興緻了，婚假滿了不多幾天，又請事假了。於是有人提議公舉之後，到小李家去，瞧一瞧他們二口兒究竟親蜜到怎一個樣兒。大家附和着。

公舉之後，我們同室辦公的六人，一窩蜂望小李家來。推開大門，客堂裏靜悄悄的，人影都不見一個。

「這兒可是李先生家麼？」某一位同事，故意提高了嗓子問。

「是的，找誰？」一個老媽子，濕淋淋着雙手，從灶間裏跑出來問。

「找李先生。」

「李先生關照的，今天不見客。」老媽子說。

「不，我們是同事，不管他們二口子親蜜到怎一個樣兒，也得見。」

「唔……」老媽子躊躇了一會。「那讓我去問。」

「咦，怎麼啦，小李，掛了彩啦？」小李被逼不過，只得挨着下樓來，大家見小李臉上顯着無數的爪痕，都忍不住笑，而這麼說。

「喉嚨放低些，……這是給貓抓的。」小李皺着眉說。

「唔，可是爲了辦事不力？」某同事問。

「莫胡說，」小李說。

接着，樓上砰的一聲，似乎是甚麼東西碰倒了，小李很露着偏促不安之狀。某一位同

事，對我們扮着一個鬼臉，我們會意了，忙站起告辭。

從此小李怕老婆的趣話，便常在辦公處資爲談助。

「你們不要說我怕老婆，我總有一天，做一些丈夫氣概你們看。」小李心中不服氣，這麼說。

一天，小李故意遲到半夜才回去。

「爲甚麼這遲回家？」他夫人怒吼吼地問。

「遲回來又怎麼樣？」小李也怒目相向。

「怎麼，你敢對我這樣？」她勒着衣袖，預備回小李撲上來。

「我同你今天拼一下，拼不過你，我也不想做人了！」小李鐵青了臉，把衣袖捲到臂灣裏。

「好，來！」她把身子望地上一橫，哭着把腳在地板上蹬。

小李怕給鄰家聽了笑話，忙把兩手去掩住了她的嘴，不料一個不留神，竟給她咬去

了一節小指頭。小李痛得難受，一鬆手，反給她揪倒在地板上。

於是小李不得不長歎一聲，接受了任何條件，忍着痛，簽訂了牀下之盟。

隔了一天，小李小指上紗布中的秘密，給人發現了。起初小李小還瞞着不肯說，後來被逼不過，才說了出來。

「小李，丈夫氣概怎麼了？」有時有人笑着問。

「唔，總有一天會成功的。」小李兀是倔強着說。

## 別離的前夜

雖然是續假了一星期，但轉瞬間，而又快滿期了；我內心時刻在擔心着，好似有什麼重大的事降臨一般。同時玲底微笑着的臉，也不能使我常見了，她也堆下了一副苦悶的愁容。

不容延緩的流光，如駛般過去，覺這幾天，例外的迅速；今天下午須動身了。

玲在灶間工作完畢後，上樓來了；見了我在整理行裝，嚇了一跳，表示很高興，默不作聲的倒在床上。我曉得，她又在鬧氣了；於是我走近去，輕輕的在她的肩上一拍道：

「玲！我想下午動身，因為後天假期已滿了。」她那時，眼角兒已有些潤濕，不願回話。經我再三的追問，她毅然的說：

「我不願離開你！我不肯讓你去的……即使假滿，明天去會來不及嗎？……」

我又繼續與她解釋：「明天去是來得及的；可是在N埠還有許多事情，今天動身，比較舒齊些。」

她聽了我的話，更感氣忿，把話反激的說：「是呀。人家在外面多麼舒服，我何必強留呢？我真太傻了！」

她把頭朝向裏面，不再來理睬了。我雖再欲前去勸慰，可也說不出什麼話，呆呆的站立了一回，又把我的行裝繼續整理。室內的空氣，是深夜一般的沉寂。

「你決定了？下午去？」玲覺趨勢已成僵局，她從床上坐起來，這樣的接着問我，沖破了靜寂的空氣。

「我何嘗不喜住在家裏，不過……」

「不過，不過什麼？你既決定了，好，你去吧！」她更忿恨了，從新倒在床上，欲流的淚，已奪眶而出。她嗚咽了。

我那時，思想上很矛盾：結果感情終歸戰勝了。我特走近去，把她推回過來。「我不去

了，假使我明天去，你不會這樣悲哀了。」

她把手帕掩住了兩眼，還是默不作聲。

「我真的不去了。」

她見我已軟化，故意鬧氣的說：「你去好了，何必騙我。」

「我不騙你，準定明朝去，來得及的。但你明天不要……」

「真的嗎？明天去我不會了！——明天，明天到了再說。」她對我凝視着出神，

末了，她臉上，浮上了勝利的微笑，她還說：「行李用不到你麻煩，我會替你整理的。」

## 賭

陳先生甚麼事都很節儉，既不捨得吃，又不捨得喝，就是衣服，一身染了二次的舊縲紗袍子，穿得已有了小破綻了，還是這麼穿着。風雨下雪，他是無間寒暑，安步當車，更不用說了。可是陳先生給一個嗜好害了。他的嗜好是賭，往往把一月辛苦所得的報酬，作孤注一擲，勝了，接着再賭，非賭得一文不留，是不肯罷手的。

陳師母的節儉，正和陳先生一樣，一個大都得估量一下輕重的。但是不愛賭，見了牌就生氣。這種不愛賭的癖性，一半是先天遺傳的，一半是鑒於陳先生賭輸之後，家中受苦所刺激成的。

「這個月的吃用開銷呢？」一個發薪日子的晚上，已近十二點鐘了，陳先生垂頭喪氣的回家時，陳師母哭喪着臉問：



「……」陳先生裝着假咳嗽不答。

「你費了麼？這一個月的吃用開銷呢？」陳師母再追問着。

「你這賭鬼，一連二個月把薪水輸掉了，每賭必輸，還不省悟。我倒要問你這一個月怎麼過活？」陳師母的眼皮中，逐漸地有些濕潤了。

「唉，挨一天，是一天……」陳先生也覺得有些後悔，但是想起了贏過那麼多的錢，都只爲自己不肯歇手，以致於一敗塗地，於是益發的後悔不迭。

「你這麼愛賭，我可吃不下這個苦，柴米油鹽，甚麼都沒指望了，這日子怎麼好過！」陳師母哽咽着，眼淚滾上來了。

「……」陳先生蹙着眉，搔着頭，只是歎氣。

「你這迷在賭裏的賭鬼，我可纏不過你來。我是好爹好媽生下來的，平日也沒替你浪費過一個錢，如今弄得這般模樣。叫我去討飯過日子，我可沒有這個臉。」陳師母嗚嗚地哭起來了。

到了明天，陳先生依舊沒精打彩地上公事房。

公畢之後，沒精打彩地回家，只見房門關得緊緊地。陳先生只當陳師母生氣而睡去了，掏出鑰匙來，輕輕地開了門，走進去一看，那裏有陳師母。

一直等到了黃昏，陳師母仍沒有回來。

陳先生一夜沒好睡，天方黎明，忙趕到岳母家去，果然找到了陳師母。

「你不交給我這個月的開銷吃用，不用來找我！」陳先生受了岳母一頓教訓之後，又碰到了陳師母的一個大釘子。

「請你饒赦我這次，下次決不再賭了。若再去賭，我隨你如何發落。」陳先生哀求着。「呸，這一套，我也聽夠了，你不可用來哄我。」陳師母裝着怒容，但見陳先生那副可憐樣兒，忍不住嘆味一笑。

經驗告訴陳先生，當陳師母嘆味一笑時，一切問題已解決了，於是裝了個鬼臉，也隨着笑了。

## 家庭創造三日記

「今朝我也有了我自己組成的家庭了！」坐在辦公室裏，了清一日來的工作，很快的告訴幾個同事；可是，往昔多是過的現成日子，一朝要全由自己負責，而且在異鄉，一切都由自己去草創，此項工程又似乎給我以相當的威脅。因為事實環境是這樣了，必然的結果，爲着自己的幸福，年輕而毫無經驗的我倆，祇有硬着頭皮的去幹。

我明白，妻既有小孩子在鬧着，而且新近從北平來的，言語不通，這許多的橫在目前之工作，祇有自己來擔任。雖然曾自作聰明的寫過一些關於家政的東西，不過理論有許多未必切合事實，現在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算是自己來實習一番，憑了這一點的解釋，嘗試冒險的觀念又增加了我的勇氣。

住的問題早已解決了，第一步祇是設備的問題，從鍋爐盥鉢以至油瓶柴爿，一件一

件的想法子去購買。寒暑表上的熱度總在九十度以上，太陽曬得人發昏，白天八小時的工作已經使我感到疲勞，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不得不再穿着衣服去買東西。一方面固然要尋找一切必需的東西，一方面却也要顧全到自己的經濟情形，既不能使需用的東西缺少一件，却又不能買許多不適用而浪費的東西，免得化去金錢而且沒有地方去安置。這時候，自己腦筋裏先安置了一隻算盤，更得去和那些小商人討價還價。幸虧有幾個稍有經驗的朋友，犧牲時間來幫助，在短促的半天裏，我們竟能辦的一應俱全。

娘姨問題又發生了，住在三層樓上，還有一個小孩子，而且房東和同住的似乎多很勢利，我們又將如何去辦呢？可是，工錢每月要五元，吃飯以及管理都有問題，而且妻對於南方話是一點不懂的，暫時却不得不將此擱起。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從樓下我得提水到三層樓去，早晨在家裏幫助理好了到辦公處所去，晚夕回家時再幫助的清理這全天的工作；妻自己燒飯，我也幫着做一些菜，兩個人輪流着抱小孩子，使每一件東西都由自己流汗做成，無論牠本質如何，我們咀嚼時總

得感到够味兒。

朋友們對於我倆都覺得有趣啦！三天裏來吃我們自己煮飯的人很多，看到我們的自助生活，總有一些感慨，因為這提水洗菜種種的差事，那裏會曉得竟由我們所謂「雙料少爺」來幹呢！但是，我相信如果能本着這種精神繼續下去，我倆不但精神方面有新的發展，身體方面且得更加的康健些，現在最使我樂觀的，便是為三日家庭草創生活的更變，除去了我失眠的毛病，增加了我吃飯的食量！

## 賬務

是月尾，從學校和報館裏跑回家。剛進亭子樓的門，妻接去我手裏的呢帽，從預備好的臉水，絞一把手巾遞給我。

「謝謝你，親愛的。」我笑着說。

「你跑了這許多路，怪累的。稿費和薪水領來了沒有？」妻的聲音是這樣和柔，她坐在沙發的邊上，撫弄我的頭髮。

「學校的薪水近幾個月都發不出，稿費照例是下月初才可領得來，怎麼？是不是錢又用光了？」我驚惶的問。

妻在桌子上拿來一疊賬塞在我手裏，自去坐在床上擎着報紙看。

我一條一條的把賬目翻看，一共算攏來要三十多元。無論如何，三十多塊，月尾怎麼

弄得出。

「喂！那裏有這麼多的賬！」我轉身問着妻。

「你住的房子，你吃的飯，你自己的香煙賬，我那裏知道有這麼多的賬？」從擎着報紙後面發出來的聲音。

我急得站起來，在轉不過身的亭子間作兩米突的徘徊，偷眼看着妻，她正一行行的在讀報。我覺得有點氣憤了，房子吃飯，又不是我一人，你反是覺得沒事樣的，再轉一個圈，我實在忍不住了。

「看什麼報？明天報紙都不要定了，一個月一塊錢。」我恨恨地搶過妻手裏的報紙，揉成一團，丟到角落裏去。

「怎麼？你生氣了？」妻笑。但我覺得笑不是善意的，而是冷笑。

「我還不出賬，你倒笑起來了。」我憤怒了。

「我笑我的，同你有什麼相干？」

「唔，原來不與我相干，你倒好！」

「我笑了，你又怎樣？你自己的賬不還，反來出我的氣。」

「你那能證明我不還賬？」我反問。

「你還賬，你拿錢出來。」妻伸着手，這使我太難堪了。明知道我沒有錢，這顯然是侮辱。

「好！我去拿錢。」我迅速地套上外衣，拿起帽子，走出亭子間，妻一聲不響的靠着桌子。

跑了一個下午，錢依舊沒有借到，在路上，我後悔，爲了幾個錢，就這樣鬧起來，這不成話了。街頭的電燈放出光彩的時候，我迫不得已的走向亭子樓。

用顫抖的心跨進門檻，桌上已擺着晚飯的菜，賬目單上面鋪着三張十元的鈔票，妻斜倚床上，面是朝裏的，我更茫然，俯下去，搖着她的身體，她突然抱着我的頭，先是一個吻，我覺得是溫柔的。



「跑累了嗎？我知道你有這些賬，早替你留下這批錢了。你們男人只知莽撞。」她坐起來，我慚愧得不能說話，只是吻着她。

吃這頓晚飯，我們是快樂的。

## 糟糠之妻

小陳自與胡小姐發生了戀愛之後，日夜的打算着與胡小姐成爲夫婦。

「胡小姐可說是時代的典型婦女了。會跳舞，會唱外國情歌。臉蛋又漂亮，態度又大方。同這種女子成爲終身伴侶，那才幸福。把阿大娘合胡小姐一比，一個是十八世紀的，一個不啻是二十一世紀的女子了。」

「像我現在的地位，的確，像胡小姐般的女子做妻子，是很需要的。放着胡小姐的一手交際手段，不用說，或許可把我的事業再成功得偉大些。」

「但是，法律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像我現在若與阿大娘不離婚，自然，不能與胡小姐結婚。就是胡小姐方面不發生問題，但據說這是犯重婚罪的。討厭，最沒有意思的是法律。」

「不過現在要和阿大娘法律解決，拼着花些錢兒，也不是辦不到的事。但是涉訟法

庭，給報上發表出來，也是討厭。

「好在阿大娘是不懂得甚麼的，我且用胡小姐的妙計，去試一下看。」

小陳想定了主意，於是在一個晚上，突然地向他的妻子阿大娘進攻。

「阿大娘，經理想把一位外甥女兒嫁給我，那真困難啦。」小陳淡淡地說。

「呸，經理也糊塗了，他難道還沒有知道你已娶了妻麼？」阿大娘說着，心裏亂跳，她

也有些風聞得小陳在外面有些不老實，但料不到小陳會當面說穿的。

「唔，他怎麼不知道。不過他自己也同鄉間的妻子離了婚，娶了現在的太太，才升了經理哪。」

「呀，如此說來，你也想同我鬧甚麼離婚啦。唉，你怎不想想三年前你潦倒到粥飯都擔愁，靠着我做些女紅度日的日子，如今得意了，便要丟掉我了。」她說着，眼淚忍不住滾下來了。

「我何嘗不記得，不過，老實說，現在爲了我地位的關係，實有不能與你同居的困難。」

朋友們勸我提起離婚的訴訟，我想，我們夫妻本是好好的，總不會得說不明白的，所以我  
想還是不要經官的好。你也是很明白的，所以我就對你直說了。」

「唉！你說得輕鬆平淡，教我下半世怎麼過活？我雖是鄉間女子，却也知從一而終，你  
既變了心，讓我死了罷。」她越說越傷心，聲音有些模糊了。

「阿大娘，這一層，你倒不用耽心，我決不是毫無良心的。你下半世的吃用，我決不使  
你就愛的。只須你肯答應同我離婚，那麼，甚麼都好說。若是你聽了旁人的攛掇，那麼，大家  
抓破了臉，倒反而沒趣了。」小陳見阿大娘並沒有堅決反對的表示，於是更進一步的一  
邊誘騙，一邊恐嚇着說。

「唉……想不到……」阿大娘哽咽着說不下去。

小陳燃了一根紙煙，悠然地吸着，理想着未來的甜蜜生活。

同時，阿大娘却憧憬着下半世悲愁而寂寞的生活，眼淚不絕的流下來。

## 反目之後

小陳的夫人爲了一點很小的事情，同小陳爭論了幾句，夫妻倆便反目了。

晚上，小陳便賭氣睡在小牀上。起初是大家不則聲，儘着不停的翻身，把牀翻得格格地發出怪響。

停了一會，小陳開始乾咳嗽，隔了五分鐘光景，便咳上一兩聲。同時，她的夫人便開始歎氣。小陳咳嗽了一次，她便嘆氣一次。

這樣過了一個鐘頭，她爬下牀來，趿着拖鞋，放着沉重的脚步聲去小便，完了，又放着沉重的脚步聲，走到牀前，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鑽進被裏。

接着，小陳也重重的咳嗽了幾聲，爬下牀來，吸香煙，喝茶，把茶杯、煙灰盆等，有意的碰出很大的聲音來。吸煙，喝茶，完畢之後，特意在房裏踱了幾轉，重新上牀，又咳了幾聲嗽。

於是夫妻倆各據一牀，又開始了翻身、咳嗽、嘆氣的聲息，一直到半夜，大家才入夢。到了明天，先由小陳咳嗽，接着她的夫人嘆氣，於是各各穿衣下牀，大家板着臉，互裝不見，但各在暗地裏偷瞧。四道目光接觸了一下，大家都很快的避開，而一邊咳嗽，一邊嘆氣。

到了下午五點多鐘，小陳從公事房回來，手裏拿着一包跳舞絲襪，向她一晃，放在茶几上，咳了二聲嗽，坐在沙發裏，閉目養神。

她似睬不睬地，拿了絲襪，一壁嘆氣，一壁上樓。

過了不多一刻，捧了一盆點心下來，嘆了一口氣，擱在小陳身旁茶几上。小陳咳了一聲嗽，微微一笑。她只裝沒有看見，轉身又上樓去了。

吃晚飯時，二人雖不交談，但咳嗽、嘆氣的次數，逐漸減少。目光也不迴避了。小陳把他夫人愛吃的小菜送到她面前去，而她也同時檢小陳愛吃的東西檢過來。

晚飯之後，大家呆坐了一會，他的夫人，打了二個呵欠，上樓去了。一壁走，又長長的嘆

了一口氣。

小陳又坐了一會，上樓去，走進房，咳了一聲嗽。

「咳，我的被呢？」小陳不見了小牀上的被，故意這麼問。

她鑽在被裏裝睡不理他。於是小陳揭開帳門一看，見被安舖在裏牀，於是解衣而鑽在裏牀的被裏。

於是小陳又開始翻身咳嗽，而故意碰他的夫人。而同時他的夫人，也翻身、嘆氣、而故意碰撞他一下。

「輕些，吵得我不能入睡了。」他終於忍不住說。

「你倒翻身翻得輕呢！」她說，帶一些笑聲。

過了好一會，她輕輕地說：「爲了這一點小事，犯不上這大的氣。」

「天地良心，誰先不理誰的？」小陳也輕輕地說。

「你倒爬過來論論理看，究竟是那一個不是？」她說着格格地笑了。

水。」

到明天，小陳上公事房去，他的夫人在樓窗裏喊道：「留心，不要忘了替我買一瓶香水。」

「知道了。」小陳點着頭說。同時，老媽子躲在他背後裝鬼臉。



## 氣

滿懷着熱望，坐在車上祇嫌車夫拉得太慢。

啊！  
望着手上的一包糖果，想着出雲的不意，跑回家。給她最喜歡的糖果，那是多麼有味

經過電火通明的大街，穿出烏暗的小弄，到家已經是九點多鐘了。走進門，二妹連跑帶跳的迎着我，滿面嘻笑的說：「嫂嫂回家去了。」

這句話給我一個多麼大的打擊！順手把藏在衣袖裏面的糖果一摔，跑進我的房間。平時整齊潔靜的擺飾，溫和甜靜的香氣，因為少了一個雲，這時都成了相反的觀感，心中充滿了悵惘。頭也有點痛了，向床上一倒。

以往的情愛，全部拋入了大海，開始痛恨雲了，爲什麼時時要回家呢？越想越生氣。

母親推着我說：「她講你今天不會回來，所以乘空回家裏一闖，看看她的母親，明天上午就可以回來了。你吃過飯沒有？」

我一聲不響，閉着眼睛裝睡。

母親大概也知道我的意思，笑着說：「現在時間太晚，不好接她回來了，明天一早着人去接罷。」

過了一會，二妹來叫吃飯。推說吃過了，身體困倦，要睡。

母親和二妹出去後，心思更亂，想忘記了她罷，可是越想放開越放不開，默想雲如其在家，現在是如何快樂。越想越感覺寂寞、無聊、翻來覆去，肚子又餓，更是睡不着。輕輕的爬起來，找出一包我喜歡的蛋糕來，這是她替我預備的。狼吞虎嚥的吃了兩塊，又想起雲平素待我的好處來，但總是不應該我回來她出去啊！

在憤恨、原宥的矛盾的思想中，不知不覺的入夢了。

在模糊中覺得有人推醒我，睜眼一看，天已大亮，原來雲回來了。一夜不定的心，這時

好似得了歸宿。但是還恨着她爲什麼昨天要回去呢。

她看我醒了，倚着我說：「你不是講昨天不回來，爲什麼晚上又回來呢？」

我一聲不響，翻身到裏面裝着睡。

她拉開我的被子，發現我衣服都沒有脫，帶着驚訝的口氣問：「衣服都沒有脫嗎？」

我還是不響。

「我聽到你回來，臉還沒有洗，就跑回來。並且還帶了你喜歡吃的菜回來。」

我還是裝着睡。

可是經不起她的搗亂，跳下來望椅子上躺，她發現我生氣了，跑過來摸着我的頭，帶着哄小孩子的口氣說：「好人！不要生氣罷。都是我的不是，下次永不出去。在家裏等着罷。」我急忙向床前跑去。她又跟了來，怕我再走，向我身上一伏，問：「你真的不睬我嗎？」

心裏恨意雖消，但爲表示倔強起見，還是不妥協。

她見我左也不響，右也不響，她也不響了，祇緊伏在我的身上防我逃走。我微微開眼，看她的舉動，誰知道她正在望着我。眼趕緊又閉了起來。她知道我快退却了，更加緊的進攻，兩手抱得更緊，臉貼着我的臉，滿身的熱，溫馨的香，姣嫩的頰，我的心跳蕩起來了。

她輕輕的吻着我，我情不自禁的兩手一抱，深深的接了一個吻。

滿天的烏雲，給她溫柔的春風，完全吹散了。

## 兒女糾紛

伯驩今年五歲了，人又乖，嘴又乖，妻子歡喜的了不得。常在人面前誇張：「我格小囡，乖嘍！」真的，伯驩的確乖，看見男人便叫爸爸，看見女人便叫姆媽，鄰居都很歡喜他的。

因為孩子的嘴甜，使得她驕傲多了。時在丈夫面前發脾氣，這樣不是，那樣不對，丈夫的一舉一動，都合不了她的心理。丈夫看在孩子份上，幾次都忍受了。

伯驩乖雖乖，總愛拿人家的東西去拋擲，切菜的刀，盛飯的碗……一樣一樣，往窗簾外拋，往扶梯下擲，鄰居慢慢地討厭這孩子了。

妻子看見自己的「乖囡」在拋東西，心裏很愉快，「我格小囡，乖啦！」

丈夫從外面歸來，看到一個鄰居在告訴娘姨：「以後不許他再進來，真討厭。一個茶盅，又給他打碎了。」爲了這，丈夫心中不快活，想向妻子說幾句，又怕惹起無謂的糾紛，祇

得隱忍下去。

一天，正是一個早晨，周少奶正在廚房燒小菜，砵窗上的一塊玻璃落下來，落在頭上，額前刺了一個口。鮮血直流。她急忙跑上扶梯，爲的想收拾血跡，在樓口看見伯驩，她毫不遲疑的認定，玻璃會刺破了頭，一定是這孩子了。她又氣又惱，跑到伯驩的家裏，找到伯驩的娘，大吵大鬧。

睡在床上的丈夫，給吵鬧的聲音從夢中驚醒，聽到「會生兒子不會教，不會教不如不生」的話，他知道，一定又是孩子鬧了禍了。披上衣服，去向周少奶說了很多陪不是的話，並且負責答應請醫生，周少奶才退了出去。

轉身看見妻子抱着伯驩，仍在乖囡乖囡的叫，心頭早就不快活了。自言自語地說：

「溺愛子女是沒有用的，溺愛他反而害了他。」

妻子受了周少奶一肚子的氣，正無從發洩，聽到丈夫這樣說，便大發雌威：

「溺愛，什麼叫溺愛？我溺愛他嗎？」

「孩子拋東西，早就聽到鄰居的閒言閒語，你不溺愛他，怎會鬧出禍來？」丈夫也生氣了。

「總是我不好——這裏我登不下去了，我們分開吧！」妻子哭，抱在手裏的伯驩也哭了。

「你要離開，好，你去請律師吧！」丈夫氣沖沖地向門外走！

## 差怪了她

春假第三天是婉的生日。早幾天她就來信說，那天她要預備幾色菜，請我們夫婦晚上準去。當然我們不會推辭。

飯後我不很爽快，心頭煩燥得很。妻感到我有些異樣，她柔聲問：

「不爽快嗎？爲什麼懶懶的你面色不大好呢！」

我點點頭，她吻了一吻我的額角，帶着驚惶的神情說：

「呀！你發燒呢！昨晚着了涼吧！」

「也許，但不妨事的。」

「你睡一會吧，婉那邊我們免得去了。」

我聽妻的話就睡了，說：「婉那邊你一個人去一趟吧！」



「你這樣發燒，我那放心離着你去呢！我不去了，打個電話給她們吧。」

「你放心我睡一會出些汗就好了。婉們大概忙了半天了；我們不去，她們也掃興。」  
妻不響，搖着頭。

「梨，你聽我，早一些回來就好啦，我沒緊要的。」

「不過，我不放心啊！」妻的聲調微微發抖。

「放心，我睡一回，你回來時我準好了。」

妻點了點頭，還不去；守在我床邊坐了一刻。她說：

「親愛的，睡着吧！我回來後煮一些糜爛的稀飯給你吃。」

我答應了一聲，閉着眼，假裝入睡了。妻衣服也懶得換，臨行還吻了吻我的額角。

妻去了。雖然我竭力想入夢，但總不能，我悔教妻去了；妻在旁，我可以安心入夢。我數一二三四，沒效驗，愈睡愈煩燥，看鐘才只五點三刻，妻還不能到婉家裏呢。

睡不穩……煩燥……一刻長如年。後來不知什麼時候入夢的。

醒來，妻還沒回來，時針指着九點半了，我不由得發怒，恨妻這麼遲再不回來。方才她說，不放心我，不去了；還不是虛偽的做作！現在去了這麼長久；有了快樂，就想不到家裏的病人了，我愈想愈怒。妻回來時，我非給她一些教訓不可，我正返身向裏床，想再睡一回。

一陣芬芳氣息透進鼻管，妻吻着我面頰。

「醒了嗎？親愛的，我回來了呢！」妻又吻了我一下。

「你的熱退了，覺得舒適一些嗎？」妻小心地問：

我不響，閉上眼睛，到這時才回來，我氣極了。

「小乖乖，你生氣我嗎？我吵醒了你？」

我更氣了，她倒會若無其事的卸罪。我剛想開口，妻先說了：

「小乖乖，剛才你醒過了，是不是我回來了，就把你的稀飯煮起來，方才我出去看看，好吃了。回房來見你反身向裏床去了；我替你蓋上的被又掀開了一些。你醒了，餓嗎？稀飯想吃？她們聽說你不舒適，給我一瓶甜醬瓜帶回來，她們的家鄉菜，你愛吃的，好不好？」

「這倒差怪她了，妻真體貼我。」我想我怒火化為烏有，只有感謝，我抱緊了妻說：

「親愛的，你真好！」

# 上帝，你知道！

蕊是妻梨的同窗好朋友。在我同梨還沒有談愛之前，我同蕊先經歷了幾部有意無意的戀曲。可是終於我同她的友誼沖淡了，隨後我便成爲梨的俘虜。我同蕊的過程，在梨面前是公開的祕密；所以有時我說她什麼地方差了的時，她常會用頑皮的口氣來抵抗說：「你的蕊最好。」可是蕊同梨仍是好朋友。

妻遠離在家鄉。寂寞的星期六的下午，同小陳走進了「南京。」開映的片子是「桃花村。」買票處人擁得擠不上去。湊巧地遇到了蕊。她帶着她嬌憨的妹妹，望着擠着的人們沒辦法。她微笑向我招呼了一下，問問梨的近況。自然不容推辭的了，我奮身擠入人羣，換得了四張票子，我們一起入座了；她問了些我校裏的功課，她又問：

「梨爲什麼不上海來？」

我說：「這一陣她身子不舒服。」

隨後麗琳哈蘊在銀幕上閃動；我們就沈寂了，沒有再說話。到終場大家笑了笑，說聲「再會。」

我預備把遇見蕊的事在信上告訴妻知道；可是一轉念，我想不必多此一舉了，也許妻會說我：「你對蕊的事總是那麼關心。」於是告訴了妻看桃花村而不曾提到蕊。

一星期後妻的信來了，開頭就說：

「麟，你爲什麼有些事總喜歡不使我知道呢？你同蕊的事在我面前不是早公開了嗎？我深感你愛我的純誠！我明白你心地的坦白！但是麟啊，你讓我知道你的一切，不是你最坦白純誠的表顯嗎？爲什麼有些事你總不告訴我呢？蕊來信對我說謝謝你請她看電影，還問我身體可好……」

上帝，你知道！

這一晚，我費了二小時，寫了四大張信箋，向妻解釋一切，求她底諒解。

## 失業的風雨

我失業了，一時又找不到事情，天天着急彷徨得猶是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因為我還有一個妻子，二個孩子，但我一個人要生活。

妻子是個性急無計劃，又不知道世情的人，更因先前從不曾過過失業後清苦的生活的緣故，所以時常對我不滿，尤其不滿我一天到晚在家裏，不想法子。譬如像以下的一番話是時常要在我們夫妻之間發生。想來夫婦間有時真像陌路人一樣，有時或許還壞。

「哼！看你這人有沒有用，朋友都不來認你了。」

「朋友不來也沒法好想。」

「像你這種永遠沒有火氣的人，一世也不得出頭！」

「然而也沒法好想。」

「怎麼別人有法想？」

「我和別人的不同，別人的地位情形也和我不同。」

「怎麼不同？不是大家都是人，虧你說得出這樣的話來！」

「當然不同，譬如，我就沒有一個好親戚。又沒有一個有勢的先生可以靠傍，更沒有幾個得力的朋友可以幫忙。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中，要是沒有幫襯，那你就不能容易謀到一個位置，弄到一些錢。」

「那你總得想法，這種日子我過不慣。」

「過不慣，那你就走。」我有時也發起火來。

「走就走，希罕你嗎？明天拿盤纏錢來。」她也乾脆地說。

以下兩個人就要大鬧起來，一番激昂的洩氣的口舌。孩子們也擠着熱鬧，大哭小喊。兩個人有時也許要動起武來。但是和妻子那樣無謂的爭吵一陣之後，好傷感的我不覺得心軟了下來，覺得妻子也並不是真狠心的，妻亦環境使然，而原諒妻子心地原也是溫

和，不過近來逐漸變得神經尖銳罷了。所以吵鬧的結果往往或是她先哭，或者我竟先哭了，終於是兩個人一同哭了起來，兩人的臉頰有時也許會偎貼了攏來，覺得對於家，對於人都不能希望什麼，甚至同情。祇有自己孤零的二個人，可以互相安慰。

但到第二天，前日日的溫情忘記乾淨，兩個人又敵對一樣的對峙起來了。日子就在這種痛苦中拖挨。

失業的風雨又幾時過去，使我這小小的家庭裏現出暖和的晴天來呀！



## 婚姻的復活

小陳與他的夫人，上杭州去度蜜月。不到一星期，小陳的臉上，顯着爪痕，新夫人脂粉不施，一臉的不高興，匆匆地回來。

二人吵了一夜嘴，天才發白，她忿忿地回母家去了。

「聽說你們倆蜜月還沒度完，就衝突了，可有這話麼？」朋友們遇到了小陳，往往這麼地發問。

「那不過是一些兒誤會，算不得甚麼衝突。」小陳遇到有人問起時，總是這樣回答。

「究竟爲了甚麼事誤會的？」朋友們有時這麼再問一句。

「爲了一些不成問題的事。」小陳總不肯宣佈出來。

「那麼，你是否準備同夫人決裂？」

「這更不成問題。我既沒有野心，何必決裂。況且我對她，毫無意見，所以我決意守株待兔，期待着我們婚姻的復活。」小陳有時給人問得窘了，便吞吞吐吐的這麼說。

朋友之間，雖然不知小陳夫婦倆，究竟是鬧的甚麼鬼，但都覺得有些怪。

一天，在公事房裏，小陳接得了一個電話。大家看了小陳的面部表情，誰都知道這個電話是不甚平凡的。

「小陳，怎麼，夫人有電話來啦？」某同事禁不住地問。

「不是，是一個女朋友，討厭。」小陳似乎有些心事似的。

「來得正好，順水推舟，小陳真有福。」又一位同事帶笑說。

「罷了，兩性生活，不過如此，我是老僧入定，古井不波的了。」小陳帶着苦笑，說畢，低下頭去工作了。

過了不多一會，小陳又接得一個電話，說了幾句，忽然很沒禮貌的在電話裏說道：「我同你不過是極普通的朋友，你怎麼滿口的愛情？我公事很忙，你再打電話來，我不接啦。」

「說畢，把聽筒望機上一擱，面上有了些怒容。

接着，小陳因有公事走開了，忽然電話響，某同事提起聽筒一聽，却是一個女人的口音，找小陳說話。

「小陳因公事才走開，你有甚麼話，我替你轉言，好麼？」某同事要探他們的真相，所以對着這麼說。

「很好，請你轉告他，馬上到××旅館第×號，從杭州來的方曼麗處一談。」電話裏這樣回答。

電話才打完，小陳來了。

「小陳，××旅館方曼麗找你。」某同事對小陳說。

「不要去理她！」小陳毫不介意地說。

公畢之後，我們幾個同事，爲好奇心所衝動，便一同到××旅館，找方曼麗。走進×號房間，倒使我吃了一大嚇，因爲坐在房裏的不是方曼麗，却正是小陳的新夫人。

「你同小陳，怎麼衝突的？」我們寒暄之後，開始問她。

「我今天冒了方曼麗的名，用電話試探了三次，我已完全明瞭了他的人格，以前的事，都是出於我的誤會，我非常後悔。」她不理我們的問，却很不安的這麼說。

過了三天，小陳忽然請一星期假。

「幹麼又請假啦？」某同事問。

「補度蜜月生活，慶祝婚姻復活。」小陳微笑着，很興奮地回答。

## 福祿壽三星

八小時的「辦公」和些不能避免的無聊應酬，累得他頭痛背酸，回來便只想倒下  
去休息；可是，妻子的話匣子却正從這個時候打開了。

「下月初一父親生日，你做大女婿的預備送點什麼禮？」

「禮嗎？看罷！」他打着呵欠。

「麗妹家是送的一個寶藍緞幃，一柄純白真玉如意——那東西我已瞧見了，真是難得的，外加兩付担子，三十瓶酒，我們預備怎樣？」

「我們也犯不着和她家賽，他們是……」

「賽？」妻子顯然不快活了，攔斷了話頭。「我就沒想到要和人家賽；反正這是你的  
面……」

「這話隔日談罷，橫豎還有五六天呢！——今天王先生來了沒有？」他想把別的話岔開她。

「那個王先生？唔沒有來——你這個人便老是這樣脾氣，事情總不肯早些籌劃，還有五六天，我們便不好早一點商量嗎？」

「那依你怎樣？」

「我原要問你啊！我有什麼主意？」妻子總是這樣態度，自己明明有意見，却不肯先開口。

「既然如此，那便由我做全權代表，等幾天去辦了罷！」

「又要等幾天，等到什麼日子呢？你便不好上點勁，總是推三阻四。」

「無論如何今晚總來不及了，明天再談罷！」他伸了個懶腰，便輪上床去了。

第二天下午從辦公處出來，忽然想起昨天妻的話，便折到馬路上去，到七點鐘光景才拿了一大包東西坐了車子回來。

車夫替他捧了進來，放在堂屋裏桌子上，妻子已經猜到那是做什麼用的了，却還故意問：

「什麼東西？」

「你猜。猜着了送給你。」他打着玩笑，一面付錢給車夫。

她打開了包，裏面是一大一小兩個匣子，都是紅木框子，上等玻璃，大匣子裏裝着一付白瓷的「福祿壽三星」，兩尺多高，燒得很精緻，渾身飛着彩金；小匣子裏是一對七八寸高的高腳銀杯，花紋雕鏤得也很考究，她望望丈夫，滿意地笑了。

「這點東西就賽得過一柄玉如意了嗎？並不是我要你買這些東西和人家賽，實在是爲了你的面子，禮能够送得豐富一點，便連我在姊妹淘裏也覺得面上增了光彩。」

「面子！十天的薪水！」他心裏在苦笑。

## 靈肉分野

在爲旁聽者塞滿着的法庭上，青年夫婦克生和梨英並站在法官面前。

「克生！你們到底有沒有結婚的證據？」法官問。

「結婚證書早給她偷去了！她是處心積慮的……並且……」克生的聲音顫抖着：「並且，房內所有的細軟，她乘我重病時一起偷運光了。」

「那末，結婚總有證人的咯！」法官提醒他。

「是的，今天有八個證人在這裏，都是參與我的婚禮的。」克生指點着證人：「請法官分別詢問就是了。」

於是八個證人都向法官申述了結婚的事實，各人更具了結。

「現在結婚的事實已經有八個參與婚禮的人證明了。」法官向梨英說：「你所要



求的離異理由毫無根據。」

「不！我非要離婚不可！他現在還失了業，事實上也養我不活。」梨英向法官訴說。她的苗條的姿態和清利的蘇州口音，使得滿堂的聽衆都感到快意。

克生的辯護律師站起來了。

「請庭上注意！原告所控各節既屬虛構事實，且將被告所有細軟什物捲逃一空……請庭上將原告……」

克生始終迷信一個美人兒的，他現在還是有些愛她，希望她回心轉意，他終於要求法官不必懲戒她，判令和解。

退庭後，克生留着梨英在天井的一角作了如下的一段對白：

「梨！你現在想往那裏去？」

「空話不必談了，我愛你是可以的；倘使你真的愛我，請你多多原諒些我！」

「我給你的心，還是當初的心，叫我怎樣原諒你呢？梨，你爲什麼變到這樣呢？……」

爾登的夜，法公園的黃昏，西湖的蜜月……」

「空話不必談了，我想這樣：我今後的靈魂屬於你，但我的肉體，請你給我自由。我既同宋先生戀愛，並且他給予我多量的物質上的幫助，我的肉體只能屬於他了。」

克生和梨英黯然地握了握手就分別了。

## 原諒你的丈夫吧！

愛：

原諒我，——你的丈夫了吧！

我想：你現在定是抱着我們第二個不到二歲的小女兒秀，坐在牀邊兒在哭泣着吧？是那麼樣地悲哀，淚點兒像斷了線的珠兒，唉！

一想到這兒，眼前堆着許多工作，恁也不能做了。我是多麼地悔恨呀！

眼前一片模糊，咬着下嘴唇，淚點兒陡地湧出眼眶外。愛！你無論如何要原宥我。

真的，一想到昨夜的事情，自家兒也不覺憤怒起來了。我竟是那麼樣地不講理，跟一個無知的蠻人一樣，伸出拳兒，在你的背部上打了五六下。雖然我當時緊張的心爽快點，可是見着你喘着哭泣時，我立即悔恨了。不過，一個丈夫的尊嚴，在那時是十分的像煞有

介事，竟然在你悲哀的哭泣中，更說着許多諷嘲你的話。

——如果你再跟我拗口，準把拳頭奉敬。

滿想跟你說個不是，却說了那麼一句。

昨夜便「同牀異夢」地過了一夜。今天早上，我還是裝着丈夫的樣兒，像煞有介事地走出家門，後邊綉在喊——爸爸，爸爸！也不理她一句，洋洋去了。

可是，坐定在這裏，我更悔恨了。我的全身火一樣的燒着，欲哭不能。不跟你寫封信說個不是，怕今天不能做事了。

愛！昨晚回家，在行裏早受了大班的瘟氣了。那洋鬼子的架子真大，簡直把我們中國人不當人看待，爲了一點點的小錯誤，却像一頭牛一樣地吼叫起來罵我一頓。愛！你想，一點點小錯誤在整個的工作中是難免的，又何況我這細心從事的人，這小錯誤還是第一次哩！他惡狠狠地罵我，我想，我的父親也不曾那樣地痛責我過。不爲了三斗米，早跟他對罵了。可是回家，你鉄青着臉，我問你，你像和罵樣地回答我。雖然我曉得你，你整天沒有空，

早上六點鐘起身，煮粥，洗衣，那個頑皮的秀，兩個人去領她也不會嫌少的；你是個喜歡讀小說的人，那樣一天一天地就誤了你的光陰，而把你所歡喜的爲了忙碌的工作而拋棄了，當然，心情也跟我受了那洋鬼子的氣一樣的惡劣。你那樣沒好臉沒好聲的對待我，我雖明白你此中的苦衷，可是我的肚裏滿裝着洋瘟氣，借着這便發洩出來了！

這原因如果你明白了，我想你非但不會恨我，並且會可憐我的吧！

好了！九點半了，那洋鬼子立刻要來了。愛！原諒我——你的丈夫了吧！

我很希望在晚上我歸家來，你能給我一個親密的吻！

你的可憐的丈夫

## 「或人的悲哀」

幾天來，妻又有點不高興了，尤其是單有二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或者晚上才上床的時候。

這是很無趣味的的事情，在她不高興的時候，同時，也是我的工作開始，雖然很疲倦了的，却不能不打起精神來研究她不高興的緣因。

「你有什麼不舒服嗎？」我問，但是她不答。而且，更不高興的現出了愁容。

這是天曉得的事！平空的不高興，問也不回答。這樣的想着，自己心裏苦惱了起來。然而，生氣是不行的，我須忍耐，我一定要開個清楚。

「寶貝！究竟怎麼樣？告訴我，告訴你親愛的傢伙吧！」我半般誠，半玩笑地，希望她快點說出來，我好想方法給她安慰。

她反「哼」的哭起來了。

這真要命，我生氣，想起女人的愛哭，我真恨。

「女人真是賤東西！」我這時生了氣，覺得只有不理會她的時候，她才會安靜的活起來！

「是，女人是賤的。」她在這時候却會開口了！

「人家好好的勸你，怎麼理都不理會人家呢？」

「你曉得人家是多麼的苦喲！」

「你有什麼苦，不告訴人家怎麼知道呢？」

「怎麼不告訴你呢！」她生氣而大聲的說，伴着哭聲。

「明明白白地，你是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你要說沒有說過就是了！」

我開始從頭想過了一遍，她確沒有講過什麼！於是，使不再理她了。

奇怪，這樣，她却不再哭了，不，還來對我講話起來：

「二個月沒有月經了，假如有了孩子怎麼得了喲！」

兩人的生活都還得靠兩人的智力勞動來勉強維持，若再增加了一個孩子，不但破壞了我們前進的陣線，更還要來分散我們的精力。於是，在有錢人家視爲是一種喜訊，我們的心中却成爲最憂悶的事件了。

我想到了當我們在初戀時，在畫家劉海粟的個人作品展覽會中所見到的一幅畫「或人的悲哀」來：男的在苦悶地抓着頭髮，女的蓬着髮，露着奶給孩子吮乳。那種潦倒和苦況，在當初還當它做「笑畫」看；而現在，快成爲我們的寫真了。

「可是，這不是應當苦悶的事。我們爲着社會而生，我們更不應該讓還沒有改革的惡社會來吞噬我們的——也就是大家的孩子。我們應當快樂地把它「生」下來，加速地培育它成爲我們的後備隊。」

同時，妻也覺得這是婦女的本能不應逃避的工作。她破涕的笑了。可是她用指點了



點我的額角道：

「快樂是你，受苦是我，你這害人的東西！」

她忍不住地笑了。我本想乘機打趣她一下，但我的嘴唇給她的手壓住了。

## 第二封信

曼：

真使我不由自主，我的精神使我這麼幹。但是我相信曲線愛情的濃度，或許比直線愛情厚。

當我第一封信寄給你的時候，在二星期以前，在我厭惡你，不該說發生了誤會，你負着氣，含着淚，回你母親家去的一星期之後，我好奇地寫給了你那封滿含着敵視而傲慢的信，我現在想來，你一定又淌了不少委屈的眼淚。在那時，我以為你眼淚淌得越多，我才得到了最高的勝利，但是，曼，我現在想來，這或許是病態心理之一種，不，或許還是我的虛偽程度，尚未消滅掉我十年前的天真，孩子氣。

在一星期前，那就是你丟了我而回母家去的二星期之後，我逐漸地後悔着不該那

麼地孩子氣，不在你臨走時，很恭順地道一個歉，而更不該懷着惡意，不該不加考慮地寄給你第一封信，因為我那時，已深刻地感到同居的需要。所以在那第二封信裏，曼，你若不信，請再仔細地念一遍，上帝是知道的，雖沒有明顯地表示懺悔，但決沒有像第一封信中那麼敵視而傲慢的辭句。曼，你怎麼不給一個回信？我難道你不能原諒我麼？或許是爲你的眼淚復仇吧！若是不錯，我完全接受你的復仇的心理與手段。我十二分諒解你，比了你所對於我的諒解。

這是我們分別之後的第三封信了。今天是我們分別之後的第三個星期了。在這三個星期裏，自然，你已經爲我流了不少淚，不爲我騙出了不少淚，但是，我同時也感到了有生以來所未曾感到過的煩悶，這或許在你也可以說已爲所流的眼淚報復了吧？曼，我相信我已不能離了你獨自生活，我想，或許你也不能離了我而獨自生活。我在這幾天裏，極力的想把我們誤會的那一幕，從腦筋裏移到火爐裏，使它消滅得不留一點痕迹。但是這或許不能把事實變成理想，所以我決計把這一個印象，當做我們夫婦生活史上的已往

爾登的夜，法公園的黃昏，西湖的蜜月……」

「空話不必談了，我想這樣：我今後的靈魂屬於你，但我的肉體，請你給我自由。我既同宋先生戀愛，並且他給予我多量的物質上的幫助，我的肉體只能屬於他了。」

克生和梨英黯然地握了握手就分別了。

## 原諒你的丈夫吧！

愛：

原諒我，——你的丈夫了吧！

我想：你現在定是抱着我們第二個不到二歲的小女兒，坐在牀邊兒在哭泣着吧？是那麼樣地悲哀，淚點兒像斷了線的珠兒，唉！

一想到這兒，眼前堆着許多工作，恁也不能做了。我是多麼地悔恨呀！

眼前一片模糊，咬着下嘴唇，淚點兒陡地湧出眼眶外。愛！你無論如何要原宥我。

真的，一想到昨夜的事情，自家兒也不覺憤怒起來了。我竟是那麼樣地不講理，跟一個無知的蠻人一樣，伸出拳兒，在你的背部上打了五六下。雖然我當時緊張的心爽快點，可是見着你喘着哭泣時，我立即悔恨了。不過，一個丈夫的尊嚴，在那時是十分的像煞有

會消滅，永久永久不會消滅的苦痛喲！

只爲了我們間永久地懇切而偉大的愛，當時，那玫瑰花盛開的年頭，我們不顧一切，不管這宇宙的天亮天夜，不理這社會的鐵阻銅礙，不管這生活的歪斜顛倒，我們結了婚，完成了靈肉的享受，而倔強地開始我們把個個的兩個併成整個的一個的生活。當時，當時，只有當時那一刹那，我們是在比人間任何東西要甜上幾百倍的甜蜜的夢中，儘量地享受了所謂愛的滋味，人生的幸福！

但我們不顧一切地，只爲了愛而結婚了，而一切却不能爲了我們的愛而不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結婚之後，除了說把生活浸沉在酸溜溜的笑出來的眼淚之中外，實在別無記錄了！爲了我們的結合是不合於現實的社會條件，也不合於個人的（當然又是離不了社會的）經濟條件，我們的婚禮簡直就是爲我們的愛的福行送葬禮！——雖然我們還會在被現實的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羅曼蒂克的精神會突然波動起來，興奮地唱着我們只要有愛情，只要愛情濃厚，就是幸福包裹了人生一切的苦痛的高調的！

可是，這高調終屬是自騙自的催眠曲！我們不能隨着我們那些會突然波動的羅曼蒂克的精神而成爲世外的神仙；終究我們是兩個現實的凡人，爲現實生活的環境所支配的凡人，這祇爲愛而不顧一切地結了婚的生活，終於爲社會的攻擊，經濟的砍斃，弄得七零八碎了！我們在不得不離婚各自去謀生路，去另外創造新生活的實際情形下，終於離開了，把我們間的愛改製成了一個世界上所從未有過，而又爲他人所永不能瞭解的悲劇。

現在，我懺悔了！我們不該祇爲了愛，不顧社會的經濟的，及現實生活的一切而結了婚！這一個蠢笨的，幼稚的，可憐的結婚，竟把我們的生活埋在地下層一年多，而又把我們間的愛做成了心頭的一個哀歌！如今，我是要詛咒不顧一切而祇會愛而結合的癡醉式的婚姻了！癡醉式的婚姻的罪過啊！

## 牛性子

晚上，王先生像捧元寶似地抱了他五歲的女兒。

「乖乖，你今天原去陪着祖父睡；祖父有好東西等着你呢！去罷！好乖乖，爸爸喜歡你！」

他像禱告似地喃喃着。

孩子還是嚷：「不去，不去，今天晚上我要陪着媽，我不去。」

他皺着眉毛，臉望着夫人：「怎麼辦？真的，父親在守她呢，這孩子便這麼倔強！」

夫人帶笑坐在一旁，看着丈夫發急，她不響。

「去罷！乖乖，你以前天天陪祖父的，祖父所以喜歡你；你今天不去，他要愛阿娟了。乖乖，最聽你爸的話，去罷！」

「阿娟，去罷！你爸爸發急哩！」夫人調笑似地描上一句。



「不去，不去，我不去，……」孩子還是嚷，兩隻腳在父親手裏亂叉。

「便這樣不識抬舉！」他性子發了，不顧一切地兩手一鬆，把孩子擯在那張大沙發上。孩子高聲哭起來。

放手後又有些後悔了，他斜過眼去偷偷地瞧了一下夫人。

夫人面孔冷冰冰地：「你何不便把她擯死了？落得乾淨；我知道你是不需要兒女了。」

「笑話，你瞧這孩子多可惡？父親真的在守她呢，她倒……」

「你要顧你的父親，便不要顧我的孩子？」

「真是笑話，她不也是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她？」

「好了，算我不好……」

夫人不理他，却跑到沙發邊，抱起女兒。

「阿因，不要哭，聽你媽的話！今天原去陪着祖父，明兒媽買給洋囡囡你。」

「我還要皮球！」女兒笑了。

一天的事風消雲散，女兒原是照例由汪先生抱了去。回來時看見夫人在疊被，他投過去了一個微笑。

「你看你的牛性子，還怪孩子倔强；怎麼我一來她便乖乖地肯去了？你們男人真是……」她抿嘴笑了起來。

他再笑笑，他沒有話可以和夫人辯。

## 青草

清明的天氣是這樣好，窗外的桃花，紅得幾乎滴了下來。妻正在整理着衣服和書籍，看她很高興，便提議到海濱玩去，從這裏到海濱是很近的。

大概是春的氣息飽和了人們的心吧！由窗口望着街道，滿是來往的汽車和遊人，我們是沒有坐汽車的福氣的，我把紅色的窗帷掩蓋攏來。

妻掏出一件荷綠色的短旗袍，我記得這是四年前新婚的時候做的，質料雖好，可是樣子已經不入時了。

「我喜歡這件，你們男人總是喜新厭舊的，這件衣服，還是我們新婚時候做的，不是嗎？你不喜歡嗎？」妻靠近我，紅着臉說。

「不是不喜歡，因為前天不是剛做一件緋色的嗎？衣服總是穿的。」我看她穿鞋子，

對鏡理好頭髮，於是我套上西裝，一道到海濱去。

海濱風景是這麼清幽，我們坐在堤旁的草地上。

「你看，柳樹又長了芽兒了，時間真快啊！」她摘着地上的細草。

「是的，時間是很快。你看見沒有那邊有隻大輪船進來，大的煙囪冒着黑煙，」我怕引起她的感傷，用別的話岔開。

突然，她倒在我身上，她哭了。

「今天是清明，我要看看我的亡兒去。」她嗚咽的說。

兩年前，妻產了一個孩子，沒有幾天就死了，掩埋在這海濱，從一二八以後，海濱是被日本的砲彈轟得不成樣子，我爲着生活，不曾去看看這小小靈魂的坟墓。妻當是感傷着的，我雖然也有點悲楚，總是忍抑着安慰她。

這次的春遊，我覺得是多事的一路上勸慰着妻，回到家裏，她伏在床上哭了，我真想不出一句勸慰的話，頹然的坐在她的身傍；看見妻手裏還有一握青草。

## 小家庭

妻：你從前說得天花亂墜，說結婚之後，決計組織小家庭，現在結婚了這麼久，你倒提都不提了，合你說說，你不是推說頭痛，便是推說胸膈氣悶，不等我說完就呀呀呵的幾個呵欠，呼呼睡着了。真氣人！別人倒也罷了，你也如此，我又不是童養媳，難道我也活該受罪麼？我母親當時就不贊成這頭親事，她說姑娘小叔這麼一大羣，大嫂子是容易做的，我上了你的當，說結婚之後，決計組織小家庭，是不會受累的。現在騎上了虎背，下又下不來，合你說說，你又假癡假呆的，真是氣數！

夫：怎麼你又受了委曲了麼？姑娘小叔，又不是吃人的！

妻：倒虧你說得出來。淑妹有一天候我不在房裏時，來偷開了箱子，把我們的一束情書，看了一個暢。那倒也罷了，她還把信裏的話，加油加醬的去說給婆婆聽，這幾天婆婆

的嘴臉，委直有些難看。昨天舅婆來了，婆婆和她在背地裏議論，倒說我要拆散你們人家，哄你組織小家庭。你倒憑着良心說一句，你先對我說呢，還是我哄你組織小家庭？上次你寄給我十塊錢的那一回事，也給淑妹從信裏看見了，對婆婆一說，今天早上婆婆就說話裏帶着骨頭，似乎你已把錢給交在我身上不少了。天地良心，你倒自己去想想看！

夫：讓我想定當了回答你。

妻：哼！你倒希鬆平淡，熙弟也是頑皮得不可開交。有一天，跟我玩，玩到後來，一個不對，竟把一瓶墨水，望我臉上打來，幸而我讓得快，沒打中，但是已把我的衣服，濺上了一大塊墨水。我怕多事沒有說甚麼，他倒越來越兇，竟提着一根棒，要來打我，不知如何，腳下一絆，跌了一交，便哭着跳着，說我推跌他的。玲妹更從旁做見證。幸而我衣服上有墨水，熙弟手裏還提着棒，婆婆低低的咕嚕着幾句就罷了，否則不知要鬧到如何程度咧！奎弟總算是中學生了，也還一樣的淘氣，時常在婆婆跟前說我的壞話，有時竟

對我呼么喝六的，何嘗把我放在眼裏。

夫：你是大嫂子啦，何必跟他們一般子見識？

妻：噯！說來說去，還是我不是。對，你們是親兄弟，親骨肉，你儘把我踏在腳下面得了，反正現在生米煮成熟飯，我也奈何你不得了。但是一個人做事總得把良心放在正中。你早就說組織小家庭的。你假使說一是一，那麼，我現在也用不着嘔這麼大的氣。已往的事情，現在也不用提了。照這種情形，以後的日子，如何好過？現在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究竟是否要積極組織小家庭？你答應得下，萬事皆休。你答應不下，你們親骨肉，儘去住在一塊兒，免得爲了我淘氣。

夫：這事情呀，還得從長計較，呀，這事情是性急不來的。

## 節儉

夫：陳師母真節儉，拖了孩子，女傭都不雇一個，家裏弄得整整齊齊的。那一個星期日，我去訪陳先生，她正捲起了衣袖，在洗地板，我倒有些看不過，就對陳先生說，這麼未免太辛苦了，極應當雇一個女傭替力。她不等陳先生開口，就搶着說：「我家反正也沒甚重大的工作，洗地板這種事，一個月也不過四五次，每天日常的工作，也就不過是煮飯洗衣服。爲了這一點工作而雇女傭，也似乎太不上算了。」唉！陳師母也是女學生出身，學問也很好的，母家是很有錢的，想不到嫁了陳先生，肯這麼熬苦，你說奇怪不奇怪？

妻：你又有甚麼高論了，直掙痛快地說罷，不用這麼繞灣兒。

夫：我還有甚麼高論，我不過覺得老陳真幸福罷了。據老陳說，他的夫人，一無嗜好。有時



老陳要拉她出去小酌一次，她說，買些菜，自己煮着吃，不是一樣？有時老陳拉她去瞧電影，她說，坐在家裏休息休息不好麼，何必要去花錢。鄰家邀她去打牌，她總推說小孩子吵得厲害，沒有工夫。老陳有時要替她買衣料，她也總是攔着不許買。這種主婦，在這年頭兒，真是亮着火把都沒處找的，不知老陳修了幾世，纔修到這麼一位夫人。

妻：你去問老陳，到底修了幾世？

夫：其實一個家庭裏，主婦比了丈夫，要重要十倍。假使主婦是節儉的像陳師母那般，那麼，一個家庭裏，就自然而然地充滿着活氣。假使做主婦的，三天二日的要上館子吃飯，看電影，閒下來，便兜搭子打牌，見了新樣衣飾，便也要置備，反而把一切家務，交給了傭婦，愛怎麼，就怎麼辦。這種主婦，合陳師母打比，真差得不知多少遠了。據陳先生說，他們有一家同居的主婦，從前也不很節儉的，自與陳家同居之後，那主婦看了陳師母的好樣，現在也節儉得多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鄰居的好樣，是很有意思的！

妻：你橫一個節儉，豎一個節儉，不知我到底替你花掉了多少家私？

夫：不是這麼說，一個人總望得積聚幾個錢，圖一個下半世的快樂。像陳師母那麼節儉，究竟是很有益於家庭經濟的。去年公司裏添招股本，聽說老陳買了不少股票。我同他薪水差不多，我就只得睜大了眼對他看。你是聰明人，甚麼都很明白的，我也不來壓迫你，要你節儉到怎樣，我就不過希望你同楊太太、洪三小姐、胡三少奶奶輩少來往些，而同陳師母交一個朋友，或許是對於各方面，都很有益的。

妻：承你謬讚，我實在是拜不靈的泥菩薩。你瞧，你說了一大車子話，呀呵……我還是莫明其妙，呀呵……

## 交際

夫：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婦女解放的年頭兒，甚麼事情都沒了個拘束。所謂解放，也得解放得有些兒範圍。交際場合，究竟是只可視作交際場合，不能當作了娛樂場，一天到晚混在裏面的。你瞧，我也並不是不涉足於交際場的，但是，需要交際的時候，我才去，不需要交際時，我就不去。但是你的跑交際場，可就不對啦，不拘風雨，都得去，這是甚麼話？交際這一回事，換句話說，就是浪擲金錢，擲了金錢，有些好處的，或是有些意義的，那才去交際。交際了，既無好處，又無意義，像你這樣，那還去交際些甚麼？

妻：你的交際，有道理，我的交際，無意義！

夫：客氣客氣，誰說不對？而且還有一層，這麼熱的天氣，雖說交際場中，不啻是一個冰涼世界，但是擠來上去的，總未必見得像家裏坐坐息息的舒服。就是說冷飲那一回

子事，果然可取快於一時，但過量的飲用，究竟也是有害生理的。自然囉！在家裏，也不能一些不飲，但是少勞碌些，熱汗少流些，自然冷飲也少需要些啦。大前年的夏季裏，你飲冷太多，秋季裏的那場病，幾乎把人都嚇死，如今你又這麼樣，當心秋季裏再害病。熱天是很疲勞的，應當多休息些時，所以我勸你還是少出去交際爲是。

妻：如此說來，爲衛生起見，交際場合，暑期中該封閉掉！

夫：不是這麼說，身體好的，自然滿不在乎，可是像你這麼個身子，我就有些不放心。悶了些，要嘔頭痛，涼了些，要害傷風。如此的體格，而還要出外去趕交際場，花錢，倒是小事，身子糟得更虧了，我就有些耽心。在交際場中，自然總不免要喝酒抽煙，酒雖然喝些啤酒、葡萄酒，但是不拘甚麼酒，總是有損無益的。在這大熱天，喝了酒，油膩一攪，冷飲品一激，準會鬧亂子。至於抽煙那回事，更是不行，男子抽煙，尙且要得到女子的允許，女子也抽煙，太不雅觀了！而且抽了香煙，嘴裏便有一股難聞的氣息，你覺得麼？

妻：不，我只覺得你嘴裏的白蘭地與雪茄煙臭！

夫：嗶唔唔，我爲你健康着想，勸你保重身體，豈知你完全誤會了。我並不是剝奪你的自由，不許你交際，或是不許你在交際場裏吃喝抽，不過勸你自己酌量情形，不要勉強過度，回頭害病挨苦。我絕對沒有破壞女子解放的野心的，這一點可質天日。前日張夫人的宴會，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我非但贊成你去參加，我也前去參加的。昨夜李三小姐的園游會，你也欣然前去，我就找不出一些意義來。就如今天吳會長的宴會，我也覺得沒甚大道理，你却也把身子累到如此地步，那是何苦？

妻：金玉之言呀呵，領教領教呀呵，讓我息息罷！

## 洋房鑽戒

妻：孩子一個一個生出來，大的小的，一天到晚的哭着喊着，真正要命！說來說去，總是房子太小。假使房子大些兒，小孩子也可以免得吵嘴打架，就是不免如此，也不至於煩得甚麼似的。你一天到晚，躲在外面，那裏知道這種痛苦。昨天黃三小姐來說，她有一家親戚，想把住的那宅小洋房出頂，大大小小，有十個房間，房租不過六十兩，空氣很清新，交通也便利，我看若是我們去住，倒很適宜，你看怎樣？

夫：我這裏住得很舒服的，何必要搬？

妻：我不是對你說過麼？房子小了，小孩子吵得要命。住了那麼一宅小洋房，莫說住得舒服，就是親戚朋友來玩，也覺得體面些。據黃三小姐說，她那門親戚，還想把柚木、紅木的客堂、書房、臥房傢具，一起頂掉。黃三小姐拍胸脯說，估量我們這份交情，保險可以

特別便宜。我想，我們這些傢具，已有十多年了，跑個人來一瞧，活像走進了破窰裏，好不難看。現在既有相巧的便宜貨，該得頂下來，比了買新的，總來得上算。

夫：東西只要好用就是了，舊的、破的、打甚麼緊？

妻：你不要老是這麼固執，人總要望光明的路上走。

夫：我根本不要這些。

妻：唉，這也不愛，那也不要，你究竟轉甚麼念頭？

夫：轉七錢三的念頭。

妻：你不是自己說錢多得用不完麼？怎麼現在又愁起七錢三來了。洋房、傢具，這些且不要說，下月初三又是我的生日了。你一連許了我三年，說待我生日送一個鑽戒，下月初三，已是第四年了，今年你可不能再不送給我啦。天地良心，我給你生了一大羣孩子，你連這一個鑽戒都不肯送我，自己想想，過意得去麼？

夫：對，讓我想一下，明天，呀呵，給你滿意的答覆，今晚請你不要再說了。

## 約法三章

妻：你覺得麼？這些時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你本來很豐滿的兩頰，如今一天一天陷下去了，你覺得你的舊衣服，穿在身上，嫌寬了麼？我昨日把你現在製的衣服和舊衣服一比，新衣服的腰身，竟小了許多。這些情形，你自己知道麼？你知道怎麼會得這麼消瘦下去的？歸根結蒂一句話，總不外乎吃了嫖賭二字的虧。每夜不是在外面花天酒地，便是混在俱樂部裏，喝雉呼盧，不到半夜不回家，而一清早，又須限時限刻的上公事房辦事。人不是鐵鑄的，有多少精神？這樣子不知自己愛惜身子，倒也少見的！

夫：果然少見，只此一家，並無分出！

妻：我一本正經規勸你，你却這麼油腔滑調的。嫖傷身，賭傷神。四表弟從前不是爲了嫖妓，沾染了一身惡疾，直到現在，逢春必發，弄得沒人敢同他近身。前街王家那傢伙，整



天到晚的賭錢，賭得成了神經病，好端端地會得一會兒笑，一會兒哭，大夫都沒法醫治。他們二人還不過各犯了一個字，已弄得如此下場，你如今一人犯了二個字，還了得？照你這樣子混下去，就是不至於像四表弟或王家那傢伙，但是把身子糟壞，是擺在面前的事實。不信，你倒對着鏡子瞧一下，臉色枯黃，活像一個病夫，二個眼白上，佈滿着紅筋，我真替你就足了心事！

夫：不用耽心，壽險搶客昨天還來向我兜生意呢！

妻：誰信你的胡說，壽險不壽險，我都不管，你身體一天壞似一天，是瞞不過我的。犯了這二個字，也不只是糟壞身子，同時也是糟掉金錢。你每月的收入，總算也在中等以上的了，家中開支又不大，爲甚麼一個大錢都積不起？不用說，都是你去亂花亂用掉的，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這樣兒去花用，不知打的甚麼算盤。照這樣子混下去，你在外鬧得一天厲害似一天，準會有一天喪失了在社會上的地位，而至於身敗名裂。到那時，才有得苦呢！就說是不至於身敗名裂，但是把精神都消耗在那二個字上面，沒有了

進取心，前途也沒有進步之望，將來兒女漸大，費用也漸大，到那時，怕你不要鬧饑荒！

夫：這話倒對！我每晚在外交際，就爲了前途的發展。

妻：呸，說得倒好聽！你從前不嫖不賭，你不是說經理因你精神滿足，辦事認真，而保舉你高升麼？自從在外面濫胡調之後，從沒有聽你說過經理贊譽你的話，可想而知是精神不滿足，辦事不認真了。你倒還有這臉把濫胡調當作交際咧。我現在同你約法三章。爲了你的健康問題，經濟問題起見，第一章，出去玩，須約我一同去。第二章，你若一個人去，至遲必於九點鐘以前回家。第三章，若要賭錢解悶，須邀了朋友到家裏來玩。你若答應得下，萬事全休，否則，莫怪我……

夫：好，牀上協定，二十一條；呀呵，一概承認，睡罷，呀呵，否則明天又要精神不濟了。

## 面子攸關

夫：我屢次對你說，你那抽大煙的父親，流氓般的弟弟，身上穿得這麼一副模樣兒的，少上上我的門。你瞧，今天徐科長有事來同我接洽，你父親冒冒失失的闖了進來。不識趣的當差們，兀是當着徐科長，老太爺長，老太爺短的，把我的臉攔到那裏去？不多一會，你弟弟又滿頭大汗的跑來，當差的又滿口舅老爺的亂喊。還好，徐科長沒有當面問我這是誰，但是給他外面去一說，某局長的岳父如何，如何，某局長的舅子，如何，如何，那可糟糕啦！我本想命當差的攆他們出去，轉念一想，未免太失你的面子。若是把當差的申斥幾句，對於你的面子，又有些過不去。

妻：皇帝也有草鞋親，那一家沒有窮親戚上門？

夫：現在的世界，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了。老實說，像我這樣還肯認這麼一門窮親戚的，

在這年頭兒，已不很容易找第二個的了。你不要以爲當差的，儘着老太爺，舅老爺亂喊，以爲風頭十足，背地裏，在這些勢利小人的嘴裏，正不知怎樣的嚼舌，就只瞞了我們的四個耳朵，這些，且丟開了不說。我每月貼給他們這麼多的錢，譬如他們是在我手下當一個差使，那麼，也得聽我的指揮。我若不招他們來吩咐，他們無緣無故的，也不應上我門來呀！況且我當面同他們總是客客氣氣的，而暗地裏囑你去叮囑，他們老是那麼不識抬舉。

妻：他們是够不上在你手下當甚麼差使，自然不當你是上司。

夫：噫！你說來說去，還是不給他們差使不好。你是婦道人家，不知外面的情形，倒也罷了，你父親，你弟弟，也不該合你一般見識呀！你不要以爲你那抽大煙的父親，本領了不得。這種人，當一個局員，準會給同事笑掉了下巴，當一名書記，他又不見得有這耐性兒，做當差的，當然也不要說起。像從前，還可以掛個名，拿乾薪，如今是不行了。你倒替我想，我派他甚麼職務好？至於你的弟弟，文不文，武不武，西瓜大的字，識不到三担，

我派他當老爺好呢，派他當差役好？就是派他們當一個祕書，充極其量，也不過每月支上一百合八十。我每月貼給他們，還不止此數，真是天地良心！

妻：半個大錢都不值，只有你，才有天大的本領！

夫：不是這麼說的。一個人字識得少，只要行動活潑而大方，也未始不能在外找幾個錢。像你父親，肩兒聳得高高，說話又期期艾艾，三句一說，手足無措，怎好到官場裏混？你的弟弟更不濟了，一臉橫肉，歪戴着帽子，開口這麼粗魯魯魯的，拖這種人出去辦事，連我的臉也丟盡了！老實對你說了罷，這種人非但不能帶出去，就是常上我的門，也是不行的。你明天再去對你父親弟弟說，少來來，就要來，也不許望會客室裏亂闖。否則，我要同你算賬的。

妻：得囉！反正是明天的事啦，呀呵，這可睡了，呀呵！

## 獎券

妻：這幾天人家都忙着買航空獎券，昨天隔壁張先生和張太太特地上中國銀行，出了十塊錢，買了張獎券，夫妻倆高高興興地回到家裏，巴不得開獎的日子快快的來到。人家總想發財，總想一家興旺起來。只有你丟了這樣好的發財機會，情願一天到晚，絞腦汁挖心血，提着枝筆桿兒，拚死命的寫僅僅三五元一千字的文章，暑假裏學校裏又不發薪水，看你一家四口怎樣來維持？

夫：這完全是微作的事，誰知化了十塊錢便一定能換來五十萬元？

妻：哼！頭獎五十萬元錢，那我倒不想；二獎如沒有，三獎、四獎也好，甚至幾千元的五獎、六獎也可以。哼！你曉得什麼？現在什麼東西都貴得不得了，每天的開銷，我真盤算得不耐煩了！譬如小菜，一塊錢一天有什麼可吃？要不是我天天監督着娘姨，那更沒有什

麼可吃了。呀！說起娘姨，這個月薪水還沒有給她。真的！孩子的牛奶錢，明天須得付出；  
| 頤兒還得替他做件新的夏衣，去年的一件太短了。你只知道一月給我六十塊錢，什麼都不顧，什麼都要叫我在六十塊錢裏去盤算。沒有發財的機會倒不必說了，現在發財的機會既然來了，却又偏偏讓牠錯過！

夫：你越想發財，財越不會給你！

妻：哦！我明白了，你瞧不起我，斷定我運氣不好是不是？可是關帝菩薩却說我運氣很好，  
| 八仙橋課命館裏的算命先生也說我這幾年來，運道着實不錯，雖然，這些是迷信，可是總是個好預兆。而且，你難道忘記了嗎？聽說前次李先生中了小獎，不是李太太求了一張籤，說他們運道好，李先生才買了獎券，李太太真是福氣！李先生又是這樣般的溫和體貼，聽李太太的話，什麼都和李太太商量，有了這樣一個丈夫，那才是女人的福氣！

夫：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問問菩薩，不和李先生結婚，而却和我結婚呢？

妻：好！你總是冷一句，熱一句，人家說東，你却說西，故意裝聲作啞，男子有了這種陰陽古怪的脾氣，一輩子也不會成大事業。我現在看穿你了，我亦不想你怎樣來待我了。從前我倒一片赤心，總想一個家庭興旺起來，什麼都從節儉，就是想做件時髦的衣裳，也爲着經濟關係，就攔起不做了。現在我倒亦犯不着再來體諒你，橫豎總有人負擔這個家庭，好！你前天買了頂巴拿馬草帽，我明天亦要買頂時式小洋傘。你不肯出錢買獎券，我會把你去年新做的一件冬季大衣上當舖去，明天到隨便那個銀行或是大公司去買獎券，將來中獎，看你能爭口氣不來乞憐我！

夫：好了！已是半夜了！你發了財，我是準備着硬膝蓋來向你乞憐便了！呀呵！



## 送禮

妻：後天是我父親的生辰了，你怎不打算打算？

夫：我已積下五塊錢，到那時叫人送過去。

妻：哼！勸你也在社會上做過事，他是你什麼人？這區區的禮物，怎樣送得出去？

夫：你也不思量思量，我現在是失業了，經濟上沒有先前那麼活動。雖然祇有五塊錢的禮物，可是我已用去了許多心血換來的。

妻：不是這樣說的，昨天我到大姊處，她談起已同丈夫說妥，拿出一百塊錢，替父親做壽，大大熱鬧一下，你想……

夫：哈！不要說了，她丈夫現在是政界紅人，不要說一百塊錢，就再多幾倍，也拿得出；然而我呢，過了今天愁明天，怎可和他們去鬪闊？

妻：好好！你既然不肯給我掙面子，我看直截爽快，五塊錢也不用送去了，你自己享受吧！就是送去了，不僅我沒有臉面去拜壽，看你也冇這張臉面擠在賀客裏。唉！以後我怎能見娘家人和大姐呢？——（嗚嗚地哭了起來）

夫：不是我不肯，委實沒有法想。禮物雖那麼地微少，——千里鵝毛一點心。何況你家裏和你大姐，也知道我失業，他們一定會原諒我們的。

妻：噫！一個人不要窮，窮了把時代也忘記了。我問你，現在什麼時代？你還當活在十七世紀嗎？好！既這樣，你送過去，你獨個人去吧！不過你須得備個面具，到門口時，然後把牠帶上，進去拜壽。（又哭起來。）

夫：……

## 不中拾舉

妻：這麼火熱的天，老是這麼伏在桌子上寫稿子，你瞧，大年初一寫到大年三十，寫得背都曲得像一個蝦，還是愁了房錢爨了米，寫成了一部自命爲了不得的傑作，每月還抽不到一百合八十塊的版稅，真是何苦？世界上甚麼事情不好幹，那裏不去抓上幾個錢，却偏愛幹這勞什子的賣稿生活。你自命爲這種生活是清高不過的，可是，我看你寫了一篇，東送西塞，十回倒是有九回是碰書店老闆的釘子，你還說甚麼將來在文藝界裏有了地位，隨意塗塗，都可換錢，到那時，才知道賣文的好處，可是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後年，望了十個年頭了，還是這一副嘴臉！

夫：難道累你挨了十年，餓不成？

妻：餓雖沒挨，可是也不能算吃得飽。老實說罷，你這麼絞腦汁換來的錢，我是舉不起這

一隻手來舒舒服服花一下的。譬如我倒愛上了一個鑽戒，若是發一狠兌了，準又得累你白寫一二月稿。這麼火熱的天，我本想裝一個電扇，可是我見你汗從汗衫裏滲出來，你兀是伏在桌上不停地寫，眉兒也不皺一皺，我倒要這麼舒服，可不要給人議論麼？今年我媽六十整壽，論理，送上二三百塊錢的禮，也不算怎麼一回事，但是你一個一個字寫下來去換來的錢，去送禮送掉，也有些說不過去。這些情形，都是使我很爲難，花又不好，不花又不好。

夫：左不好，右不好，的確爲難！

妻：不過這些爲難的事情，也並非不能解決的。千句并一句，只要你肯不再幹這勞什子的賣文生活，而答應我一件事，那麼，不只我可以受用，就是你也可以不必再這麼汗從汗衫裏滲出來了。我望你答應我怎一件子事呢，我怕你準猜不到。我對你說了罷，今天我媽來過，說：爸快要升司長了。現在一切都已運動好了，只消命令一下，就要接手。自然囉！這一動，科長、署長、得調動一大批。我媽教我來問你要做科長呢，署長。每月

薪水不算，三五百塊一月的外快，是閉着眼也可拿的。這不比了絞腦汁，賣文章強麼？若是你肯去做官的話，賺的是省力錢，那我才敢放胆的花呢！

夫：嗶，唔，唔，討飯三年，做官都沒心緒！

妻：咳！人家拚命的鑽都鑽不到，你呢，機會來找你，你還不願意，這倒是甚麼脾氣！不勞心，不勞力，而能賺到比勞心勞力，而還要看書店老闆的臉的錢大二三倍，倒不高興檢好的幹。白米飯不要吃；倒願意吃豆麪糠片。你雖願意這麼幹，可是我就吃苦啦，人怎一個不想丈夫飛黃騰達，鉅幾個大錢來舒服舒服。譬如丈夫命運不濟，機會不好，那麼，妻子陪着挨些苦，倒也罷了。若是有了機會，而拗着不去抓住它，那麼，我不是一世苦不出頭了麼？唉，恨呀，我明天一定要去請媽來罵你一頓，看你這不中抬舉的東西，把怎一副嘴臉去對付？

夫：這倒也是一法，呀呵，且讓我今夜想一個對付你媽的方法來，呀呵！

## 嗣續問題

妻：我今夜同你打開天窗說亮話，放着我這一雙眼沒閉，你總莫想討小老婆。你說得響脆，說決不在外弄第二個女人，可是你是口不應心的，你道我不知道的麼？論理，你這大年紀，望得抱兒子，也是應該的，但是你難道知道我是不會生育的了麼？上回算命的說你得子要遲，早了要養不大的，這話頂對。可是我見你這幾個月來，坐不定，站不住的，像熱灶頭上的螞蟻，有人和你說起了娶妾的事，便眉花眼笑的，見人家小老婆生了孩子，便眼紅得甚麼似的。這些，你還道我瞧不出來呢！我早就都瞧在眼裏的了！但不用找急，命中注定得子要遲，遲早總是會得的！

夫：噁！生個遺腹子罷！

妻：哼！怎麼樣？我說你口不應心，只想討小老婆，這可露出馬腳來了！胡家那王婆，有一次

我不在家時，來和你說了三個鐘頭的鬼話，攛掇你要小老婆，傳宗接代，可有這麼一回事？你們鬼鬼祟祟的，當我不知道，真是見鬼。胡家那王婆，誰不知道有個外甥女兒，許許這個，許許那個的騙錢。這些時，又要來哄你了。你這沒主見的糊塗蟲，我準猜你一哄就會信的，所以從那一回起，你的態度竟變了。不錯，你常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可是你瞧胡家那王婆的外甥女兒，年紀輕輕，已嫁了幾個漢子了，這種女人，可是肯替你傳宗接代的？

夫：沒有兒子，倒會傳宗接代？

妻：那倒也難說，對過劉家，不是也自己不生麼？但是劉太太真有見識，她一聲不響地到育嬰堂裏去抱了一個孩子到家來，僱了乳母撫育着，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如今那孩子已六歲了，生得怪肥壯的，不很知道底細的，還當是劉先生的親骨肉呢！就是那孩子，也何嘗知道自己是從育嬰堂裏抱來的。有些好管閒事的，兀是要去告訴那孩子，說是抱來的，那孩子還要舉着手打人呢！一個人身後只要有羹飯吃，還說甚麼親

生不親生，親生的，一樣會得不長進的，我看穿得甚麼似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討小老婆還強十倍的好方法！

夫：強，強，比自己生還強！

妻：不，我並非一定要你這麼辦。你若想要討小老婆進來，那我覺得還是這麼的好。你若說從育嬰堂裏抱來的，有些來歷不明，那麼，我哥哥生了這麼一大羣孩子，我們若要去揀一個來當兒子，哥嫂總不能不答應。領了來，帶大了，送他上學，替他娶妻，那還不同自己生的兒子一樣麼？你若立定主意，要討小老婆，那麼，放着我還沒有閉眼，你休想達到目的。現在給你二條路，一條是平心靜氣的待我自己生，這是上策。你若等得心焦，那麼，螟蛉一個，譬如自己生的，不也就完結了麼？這二條路，你自己去仔細考慮吧！

夫：讓我考慮成熟之後，呀呵，再來告訴你罷，呀呵！



## 強骨頭

妻：「芬姊家真舒服。房子既高大，後院子裏幾株梧桐，遮着真陰涼。這樣天熱，到了她處竟不覺得……」

夫：「下文不必說了，我代你說吧：嫁了你這窮鬼，房子既小，又不裝電扇，也不……」我有些賭氣，妻總是誇說別人家好。

妻：「唉……你也太不體諒人了，說話老是像蠻牛般撞人。你平心想一想：我嫁了你幾曾怨過窮，愁過命，逼你要這件那件？我自問也好算把虛榮心拋開，體恤你的了。你呢，總像『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動不動一句話撞得人半死。你這種壞脾氣，我求你改一改吧！」

夫：「什麼壞脾氣？」

妻：「一付強骨頭，說話撞人，不肯聽人半句話。」

夫：「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拍馬吹牛，我又不曾。」

妻：「我本不叫你吹牛拍馬，鑽大官做，你的強骨頭，我也知道你是不屑去奉承別人，……」

……

夫：「那才對啦！」

妻：「不過，你要知道：現在做人是孤傲不得的了，做人圓滑，到處不吃虧，受歡迎。像你這

付強骨頭，去走這種到處危險的世界，總有一天吃苦頭。」

夫：「這我何嘗不知道，不過我只要我行我素，不去開罪別人就是了。」

妻：「你這般強性子，會不得罪人嗎？」

夫：「我做事也已三五年了，到從沒開罪過別人，出過岔子。」

妻：「你外邊的事，我不知道；也許你天天得罪了人，你自己不覺得。」

夫：「得罪誰？」

妻：「我不曉得。」

夫：「梨，我天天得罪你嗎？現在我向你總賠償不是，好不好？」

妻：「誰要你賠不是，替我改改你的強骨頭就算吧！」

夫：「怎樣改呢？圓滑我又學不來！」

妻：「本來不叫你刁嘴滑舌，油頭滑腦。」

夫：「那麼怎麼樣呢？」

妻：「凡事聽聽我，不要開口撞人。順順我，依依我，我總不來給苦你吃。」

夫：「歸根結底，要我拜倒你石榴裙下，是不是？」

妻：「……………」

夫：「啊，別擰我呢，好人！」

## 願生個孩子

夫：你今天又到那裏去了？我回來時房裏靜悄悄的，娘姨又是到二房東家玩去，晚飯沒燒，肚裏嘍咕嘍咕的叫，坐着看了一會報，你還沒回來，沒奈何，我祇能悶悶的到外面去吃了。

妻：不燒晚飯是娘姨的錯，和我都是風馬不相及，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訴苦娘姨不好，你儘可把她撵走！

夫：我隨便和你講了幾句，倒引起了你的心火，其實，彼此是夫婦，要互相諒解些才行，我從早上八點鐘上公司，五點鐘回家，辛辛苦苦的幹了一天工作，滿心想在家庭裏找尋些安慰，誰知反摸了個冷大門，我那時的胸中充滿着失望、煩悶、惆悵，幾乎想逃避這社會而有出世之感，英，你想我那時的痛苦……

妻：你也不要儘埋怨我，你自己也想想！你整天的在公司裏，在那邊有朋友，可以談天，可以說笑，幹工作時也決不會感到無聊，可是我呢，孤單單的留在家裏，沒有和我談天的人，沒有破除寂寞的事可做，隨手的抓起書報來看，也感到沒有多大意義，短期的忍耐還能維持，但每天一定要留我在這沒有溫暖空氣的家裏，怕也不是人所能堪的吧！（嘆了一口氣）

夫：（屈服似的微笑着）英，你的理由充足，那末赦你無罪吧！但你今天那裏去的呢？到十點鐘才回來！

妻：（微笑）你們男人總喜歡用一點兒威權，妻子的事情，總喜歡隨便去過問，其實女人也有自由，難道嫁了人的女人就失去了自由？

夫：這話我不否認，我承認你有你的自由。

妻：你既那樣說，那末我告訴了你吧！今天我又到琦處打牌去了，打了八圈，所以到十點鐘才回來。嗟，原諒我吧！我今天又輸去了十五塊錢！

夫：（正色地）英，你爲解除寂寞，出去打牌輸一點錢，我可以原諒你，但以後這種事也最好能減少呢！我們的經濟情形你總也知道的，最近的三四個月，假如不靠以前的儲蓄，恐怕又要負債了。英，以後我在公司裏早一點回來，你假如出去，也不要回來得過晚！

妻：願大家反省，我今後自己注意，你也不要口是心非！

夫：（微笑）英，假如我們有了個孩子，不是破除了寂寞了嗎？英，你願意生一個孩子嗎？有了個孩子，我們就幸福了！英，你怎樣不響？（擁抱着）

## 求子

妻：我們結了婚這許多年，不要說男孩子沒有，連女兒也不見一個，看了人家子女繞膝，我真是羨慕得很！公公呢，雖然沒有說過一句話，但我看他實在怪想抱孫子的。婆婆可就不對了。整天的指桑罵槐，不是說那家媳婦肚子怎樣爭氣，一生就生了一對雙胎，就是嘆自己是多麼命薄，偌大一把年紀，還抱不着個把孫子，聽了真使我又氣又急。而且，婆婆近來待我也漸漸冷淡起來，以前是什麼東西，都省了一點給我吃，到什麼地方，就講我怎樣賢德，現在什麼都不管了。親戚們走來，老是談些我不會生子的話，表面好像是惋惜，其實却是譏笑，那才叫人難過呢！

夫：笑話，誰能包得定生兒子呢？生了兒子又有什麼光榮？

妻：話雖如此，但却不可這樣固執的講，人家討了個媳婦，總是想抱個孫子的。古人說「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可見不生兒子，實在是罪大惡極。我們什麼地方都很孝順，單從這一點看來，便不孝了。就拿新法來講，國家人口衆多，國勢才能強盛，法國不是在獎勵生產嗎？就是中國有四萬萬這樣大的一個民族，還不是靠着祖上提倡生子之功。閒話少說，我現在決計要生個兒子，聽說龍華寺裏送子觀音很靈驗，菩薩是有功有行，修德修生的，所以菩薩一定會幫我的忙，我準定明天起個早，去求個籤，叩個頭

夫：哈哈！六根清淨的菩薩，會抱着兒子送人嗎？他那裏來的兒子？

妻：不要亂嚼舌根了，菩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人有什麼難處，祇要虔心求求菩薩，那是有求必應的。我的姊姊，不是也多年不生孩子嗎？我的媽領了他到龍華去燒了一次香，回來就有了孕。還有我的小姑娘，起先也是沒有胎，也是龍華去了一次才有的。就這二處，已可看見菩薩的神通廣大，你這種話，顯然是衝犯了他，當心就給你苦頭吃呢！



夫：喇！「有功有德」的菩薩，原來度量也很小，一句話就衝犯了，真好大的脾氣啊！

妻：這怎樣怪起菩薩來？是你得罪菩薩，還怪菩薩不原諒你，真是笑話！祇有量大福大做宰相，却不一定做菩薩，你難道這些道理也不懂？敬重菩薩是不會錯的，我倒是很相信。我看公公前請做了好幾任京官，現在你呢，也在做什麼長，什麼委員。說不定你們有什麼貪贓枉法，受人賄賂，溺害良善的地方，給老天菩薩知道了，所以現在罰你們香煙斷絕。我看明天最好你也起個早，吃這麼一天素，香湯洗個澡，同我一同去，恭恭敬敬向菩薩叩幾個頭，許一個重重的愿，或是重修廟宇，或是加塑金裝，……

夫：咦！菩薩不是斷了紅塵的嗎？還要塑金裝？穿得這樣漂亮做什麼？

妻：人家話沒有講完，插什麼？……許了愿之後，多捐給和尚一些燈油，把佛殿點得亮亮的，好讓菩薩添些光彩，將來幫我們的忙！

夫：說來說去，說我們受人行的賄，許愿還不是向菩薩行賄嗎？

妻：越說越好聽了！我看你這樣得罪菩薩，將來怎樣得了！唉，我是白費一場心計了，我以

爲嫁了你一個讀書人，總是福慧雙修了，那知你竟是這樣的蠢貨！唉，我今世是沒有希望了，還是修修來世吧！明天讓我布置個經堂念經去，帶髮修行，希望來世嫁個好人，早些抱兒子。（賭氣不言）

夫：好了，睡吧！修了行總該心裏清淨了。那知還在妄想來世富貴。哈哈，六根不淨，修什麼行？睡吧！

## 籌備生產

妻：你不要這麼糊糊塗塗的，你快要做第三個孩子的父親了。你不要以為生孩子，用不到你肚子痛，就漠不關心，你要知道，孩子沒有出世，就得替他打算做衣服，出世時，要預備一筆生產費，出世之後，就是不僱乳媽，也得多僱一個傭婦，否則多了一個孩子，叫我一雙手，怎麼來得及這些，都得要早些日子打算，你一天到晚在外面胡調，亂花錢，我看你一點兒心事都不耽，你可知道將來的日子，一天難過似一天啦？我勸你墊高了腦袋，前前後後的想一想。這第三個孩子出世時，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夫：又不是明天要生產了，找甚麼急？

妻：倒說得輕鬆平淡，日子是過得飛快的，扳着指頭算，至多三個月，也就要生產了。想起了生產，也就怕人，俗語說，生小孩子一脚在棺裏，一脚在棺外，丈夫體恤妻子的，果然

不這麼，像你這種不把妻子生孩子的危險放在心上的，真有這一種情形。你想，我現在肚子已這麼大了，論理是不能這麼勞動的了，但是我雖滿想要再僱一個女傭，你又不肯多拿錢出來，我不得不挺着肚子這麼拼命。你想，有了七個月身孕，還是這麼過度的勞動，多麼危險。不錯，你是不會肚子痛的，自然不曉得肚子痛的難挨。人家說，十個男子，九個是負心的，這話一些不錯！

夫：我一點不負心，我就是這九個之外的一個！

妻：虧你還有這臉說不負心。你記得麼？第一個孩子出世時，就難產得幾乎送命，媽打了幾個電話，才把你從總會裏找回來，你忘懷了麼？論理，有良心的丈夫，妻子臨月了，便是斷守在家裏，免得臨產時沒手張羅，鬧亂子。你這樣丈夫，妻子臨月了，還是像野馬般在外亂跑亂闖，還說不負心哩！第二個孩子出世時，益發好了。找了二天二夜，也沒找到你的影兒，直等第三天，才把錢輸了回來。那一回子，生產費用，我把私計貼完了不算，媽還幫襯了一筆款子。這些錢，直到現在，你也沒還我一個大。你倒自問良

心，過意得去麼？如今第三個孩子，又快要出世了，你倒準備怎麼來着？

夫：我準備着對你道喜！

妻：呸！誰希罕你的道喜。我已經上了你二回當了，這回可就不放你這麼自由自在。我這一回子生產，打算進醫院，進醫院，自然先付錢，不客氣，這錢你總不能不管啦。大小子，二小子，出世了，都是自己哺乳的，這一回子，我決計要僱乳媽了。反正我替你省了錢，你也不過是去胡調掉的，而且也不感我一些兒情，所以我也看破了。本來我也不至於這麼愛舒服，無奈你總是油嘴滑舌的，負心透了頂，心中實在氣不過。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警告，若你能放出一些良心來，負一些丈夫的責任，那還有商量的餘地，否則，你也休想有便宜！

夫：哦，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了麼？呀呵，最後警告之後，不能再有警告了。呀呵！

## 都市生活

夫：都市裏的生活，真是負擔不起。這麼小的一間屋子，竟要這麼貴的房租。房租貴些，倒也罷了，偏又住得這麼不舒服，更是在這大熱天，躲在家裏，好像坐在火爐邊。想起了我們鄉間，雖說不上房屋怎麼多，但是終究客堂是客堂，書房是書房，房間是房間，飯廳是飯廳。到了熱天，最多也不過午刻熱上一陣子，早晚終要涼爽得多。這種生活，如今看起來，真是活神仙。我可惜不能丟了職業回鄉下去。若是我處於你的地位，並沒有職業的羈絆，早就到鄉下去了，誰還耐煩在這火爐般的房子裏活受罪。

妻：我倒不覺得怎麼受罪。

夫：你倒不覺得怎麼受罪，那又何必咒天罵地呢？其實住在都市裏，也不只住房子受罪，吃的問題，也何嘗不這麼來着。譬如吃肉吃魚罷，我鄉下，新鮮了還不算，而且價值又

便宜。一樣花這麼幾個錢，在都市裏，吃得這麼苦，有了魚，沒有了肉，在鄉下，吃了魚，還可吃肉，也許還花不上這些個錢。不以小菜而論，就如吃西瓜罷，今年的西瓜，總算是便宜的了，可是在鄉下，還要便宜上一半。待到天涼起來，菱啦藕啦，這些東西，儘你吃，不像這裏，這些都算是名貴的東西。所以你生性愛吃這些東西，所以我替你打算，何必定要住在都市裏？

妻：這些東西，我現在也不怎麼歡喜了！

夫：不怎麼歡喜，那也不過說說罷了。我怕有甚麼不明白麼，你就是捨不得亂花錢罷了。拆穿了說，有錢人住在都市裏，愛甚麼，花了錢，就辦去了，這自然是很舒服的，像我們這樣的經濟情形，心裏想花錢，求舒服，而事實上又辦不到，這就可以感到在都市裏過活，未必比在鄉下好了。就以走路而論，鄉下既沒有黃包車，更沒有汽車，到遠一些的地方，只須雇一條小船，已很體面的了。在都市裏，可就不行。你雖坐了汽車了，可是出差汽車，終於擠不上自備汽車的。與其在都市裏，做老二，還不如到鄉下去做老大，

來得够味！

妻：這也是各有各的福，我倒滿不在乎！

夫：倒果然厲害，我說了這些話，你還是不變宗旨。我屢次勸你到鄉下去，老實說，是與我們整個家庭經濟，很有關係的。我們住着這麼一些兒房屋，要這麼大的房錢，吃這麼惡劣的小菜，要用這大的代價，開銷零用，扣得緊緊的，還是捉襟見肘，週轉不靈。若是你肯到鄉下去過活，那麼，我一個兒在都市裏，衣食住行，一切開支，只需現在所花的三分之一，已很寬裕的了。我勸你鄉下去過活時，你老是說，留我一個兒在都市裏，飲食起居不方便，打開天窗說亮話，讓我一個兒，我倒或許可因經濟的寬裕，而精神也得些好處。若你定要在都市裏一同過活，那我沒法想，只有挨着待經濟破產的到臨，妻：唔，待破產了再說，呀呵，反正目下還未破產呢！呀呵，睡罷！



## 怕老婆

夫：朋友們都說我怕老婆，你知道是怎麼傳出來的？你可記得麼？去年老余請客，完了，他們拖我去打牌。我本想去，他們說我沒有向內政部立案，我被他們一激，便隨着去。奇不奇，巧不巧，打牌打到半夜，不知怎地給你知道了，找到旅館裏來。來了倒也罷了，還要逼着我回家，我深怕吵吵鬧鬧的給人家笑話，所以打完四圈，便回家了。豈知這麼一來，朋友之間，一傳十，十傳百，都說我是怕老婆的都元帥了。你可知道麼？世界上是沒有怕老婆的丈夫的。所謂怕老婆者，不過是夫婦愛情濃厚，不忍拂逆妻子而已。這一層道理，你可明白嗎？

妻：對，你要怕我，我倒不敢當！

夫：不是這麼說，無所謂敢當不敢當。我因為愛你，所以甚麼都不同你拗，這一層，你也該

明白。但是，我這麼待你，論理，你也該甚麼都得體會我一些。就如老余上次那一遭，你既找到了旅館裏來，也就罷了，何必定要像押解犯人般的逼着回家。其實，你儘我在外面閒散一夜，事後，你放出閨律來懲戒，我是無有不能辦到的，何必定要當場使我難堪？再如上回老吳請客，逢場作戲，叫了一個條子，可巧你又找到館子裏撞見了，一臉的不高興，弄得大家掃興，而更其是在老吳的面，有些難下。諸如此類，我給人家說怕老婆，倒不打緊，可是在外面的地位，却大受影響。

妻：可要賠償你的損失？

妻：夫婦當然也說不上損失不損失的話。不過，我在外胡調，你監視監視，倒也罷了，有正式的事，你也當胡調，那可是糟糕。昨天，我到了你哥哥家去，可是老王來我家的麼？你不是對他很不客氣麼？我準猜上了你的心眼，你準又當是老王來邀我出去胡調啦，所以我回來時，你提都沒提過。咳！你猜錯了。昨天公司裏出了一些小岔子，老王是有責任的，所以他來找我商量，豈知碰上了你一鼻子灰。今天早上給他到公司裏一說，

大家想起了我是怕老婆著名的，自然你一句我一句，越說越像，甚至說我躲在樓上，不敢出面的，你說令我難堪不難堪？

妻：嗻！那讓我明天登報道歉！

夫：你不要誤會，我是始終愛你的，所以我決不會爲了這些事合你衝突的。不過一個人  
在外交際，也是少不來的。正式的事情，不用說了，我不是一個大姑娘，自然不會給你  
藏在樓上，像朋友們的嚼舌，說不許露面。就是偶而打打牌，叫叫條子，爲了地位的關  
係，自然也不能一概謝絕。但是，這就難啦！譬如經理請客，自然，我是有做陪客的義務  
的，既有宴會，自然就不能不熱鬧熱鬧。若是主客都喊了條子，我一個子不喊，豈非是  
不近人情。宴會之後，自不免打牌作餘興。若陪客的拗着不助興，這算甚麼？若遇到了  
這些場合，也給你逼着回家，這可是不很方便嗎？所以我求你以後體諒我些兒，我就  
感恩不盡啦！

妻：失敬失敬，倒是一位紅人，呀呵，這我以後可就不敢得罪啦！呀呵！

## 不認錯，不體恤你

妻：人家都亂着搬家逃難，箱子舖蓋，望租界裏搬，隔壁李家連檯檯傢私，尿壺使桶，都沒有損失一件，只有你，膽大得甚麼似的。沙袋都堆好了，還說保險不會打的。直到飛機下着蛋，機關槍安在樓窗裏，才着了慌，逃命。沒有打的時候，定心到如此，開了火，又慌亂到這樣。我想理幾件衣服，檢幾件首飾帶着走，你又沒命的催着我走，攔着不許帶，說甚麼帶着倒危險。哼！危險，王師母不是也開了火走的麼？她金的珠的那一樣沒有帶着走，她又遇到了甚麼危險？只有你，人家逃難，你裝硬漢，挺着不逃，人家帶了東西走，你又似乎比人乖，不許帶。如今弄得只剩二個人，倒有趣！

夫：性命拾着了，有甚麼沒趣？

妻：哼，性命拾着了！說起了性命拾着，又是聽了你，吃了多少苦？我說，朝東逃是敵軍，敵軍

是不講理的，還是朝西逃。你就仗着你會了幾句東洋話，滿不在乎，說甚麼朝西走要  
走一二百里路才好進租界，也是我一時糊塗，聽了你朝東走，一個個關口，刺刀對了  
胸口，汗毛凜凜的，膽子小些的，嚇也嚇死了。這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毛手毛腳，衣服解  
開了，還要來摸摸，這也是你的好處。你算是會東洋話的，你就吃了會東洋話的苦，若  
不是碰巧你那東洋朋友走過，你早給他們抓去作問諜辦了。我們朝東的，吃了這些  
無名苦，你瞧王師母朝西走，擺了一個渡，倒比我們先進租界。虧你還說得嘴響，自命  
爲有見識呢！

夫：張太太也是朝西走的，吃炸彈，倒舒服！

妻：這些已往之事，不必說了，倒是這麼的火燒了三日三夜，不知我們家裏怎樣了。就是  
靠祖宗保佑，沒有燒掉，可也要被搶掉的了。去年我新做的灰鼠旗袍，攤皮旗袍，駱駝  
絨旗袍，一件都沒有帶出。新兌的那個鑽戒，也沒有帶出。呀！銀行存摺，也沒有帶出。這  
怎辦？辛辛苦苦向你求來的，也不知說了多少話，才做的做，兌的兌，現在弄得這樣子。

說來說去，我又得恨你了，都是你攔着不許帶。一切都是你的罪惡。將來若能沒有損失，那就罷了，若是丟了，你若不賠還我，瞧我肯同你干休！

夫：這是你沒福穿戴！

妻：我沒福穿戴，你倒有福？你做了沒有上身的那件大衣呢？你穿了沒有幾天的那套冬裝呢？哈哈，反正不是合我一樣麼？也不見得有福。這麼樣倒很好，你也沒有甚麼了，我也沒有甚麼了，你添一套，我也添一套，這你可沒甚推託了。昨天你說沒有大衣，太不成樣兒，已去量了尺寸了，好，明天我也去做一件。逃難的時候，我倒很願意媽媽虎虎，將就些兒，現在想來，這一遭，吃你的苦，海樣麼深，你倒還是不肯認一些錯，還要黑的說白的，那我倒也有些犯不上來體恤你。今夜且放鬆你一夜，明天，哼！你不陪我去裁大衣，你就休想得好過！

夫：今夜不說甚麼了麼？呀呵，那麼，明天再說，呀呵！

## 注在命裏

夫：你三天二日的頭痛，胃氣痛，求神，求醫，甚麼都不生效力，看來是難指望生孩子了。唉！勞勞碌碌了一世，積聚下了幾個錢，將來去給誰啊？一棵草，也想開花結子，傳宗接代，惟有我們就這樣子一世算完了不成。就不是這麼說，一個人死了，總也要吃一碗羹飯，我們將來百年之後，倒去向誰討羹飯吃？

妻：侄兒就同自己兒子一樣麼？

夫：話雖這麼說，究竟是親一支，近一支，侄兒總是侄兒，怎及得自己的兒子。你瞧，侄兒對大哥，總是親親熱熱的，我們不拘怎麼疼他，他總對我們帶三分客氣。從這上面，就顯出自己的兒子，與不是親生嫡養的兒子了。人家說：「三十無子平平過，四十無子冷清清。」很有道理。就如你的哥哥，不也是不生男女麼？前年娶了小老婆，去年就生了

兒子，誰不說他是福氣。現在那小老婆肚子又大得甚麼似的，下半年，怕不又是一個兒子麼？前兒個，我上他家去，據說，那個孩子，現在跟你嫂嫂睡，真親熱，你嫂嫂也喜歡得甚麼似的。我看着，也眼紅。我若有這麼一個兒子，便甚麼都稱心如意了！

妻：有兒子，沒有兒子，是注在命裏的。你命裏要有，我早就生了！

夫：唉！你若是一年四季都健好的，那我也沒有怪怨了，偏你又是病不離身的，真是糟糕！去年隔壁王家嫂做媒，把她的侄女給我做小老婆，你說她有尅夫之相的，豈知嫁給了小張，方才一年，已生了一個兒子，小張心寬身寬，昨天遇到他，竟發福得多了。到嘴的肉不吃，倒去挑了小張，真氣不過，但是，唉！真是有子沒子，注在命裏的，還有甚麼好說！

妻：你儘去討小老婆，傳宗按代，我又不是不許你。

夫：唉！你還說得有理咧！前年我不是和你說得很明白了麼？每一個月，我在小老婆處住一星期，其餘都睡在你房裏。小老婆處用一個娘姨，你身邊用二個。小老婆處每月限



制開銷五十元，你要用多少，隨你用。小老婆見了你，稱你太太，生了孩子，歸你用，奶娘帶領，一切都不讓你吃虧，你總是不一個答應。現在倒說得滿風涼話，那是何苦？

妻：誰說風涼話？真的你去討小老婆便了，我是甚麼都好商量。

夫：真的麼？你算可憐我的，許了我罷！

妻：誰說不是真的。你不用狐疑不決，我可以馬上死給你看！

夫：唉！不要說了，呀呵，睡罷！

## 狐狸精

妻：你們男人都是饞嘴貓，見了女人，死也不肯放。你在外面幹的事，就只瞞我兩個眼。你當我總是瞞在鼓裏的，哼！老實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既幹出來了，我自會知道的。那狐狸精，我還看她大起來的咧！她爸是做了一世的青皮，她媽是生意上的出身，這狐狸精，骨高高，口兒闊闊，既不像爸，又不像媽，知道她是甚麼來歷。你竟去合她勾搭上了，你有得苦咧！聽說這狐狸精，年紀果然還輕，可是外面的名聲已很大，翻戲仙人跳，甚麼花樣兒不會幹？此時正同你打得火熱，獨嫌多我這麼一個人。

夫：怎個狐狸精？我又幹了甚麼事？

妻：抵賴甚麼呢？你不是每月給她一百塊錢開銷麼？你還裝做沒有這一回子事咧！你不想想，她家裏有抽大煙的爸媽，有吃着整天在外鬼混的兄弟，娘姨，了頭房錢，伙食，靠

你一月一百塊錢，够活命麼？不用說得，你的綠頭巾兒，是戴定的了。說不定那狐狸精，此刻正背着你在迷別一個冤大頭呢。若是沒給我猜中，那麼，你瞧着罷，不出半年三個月，她準會衙門裏去告一狀，說你誘奸未滿十六歲女子，到那時，你吃不了兜着走呢。唉，太太平平的日子不要過，偏要自尋煩惱，你不要看她狐狸精樣兒的，臉蛋兒好看，拖出尾巴來，你纔怕呢！

夫：你究竟說的是誰？你越說我越不明白了。

妻：說的是誰呀？螞蟻不可沒縫兒的磚。陌生人吊孝，死人肚裏明白。你合她來往了一個多月，還要問是誰咧！其實一個人討一個小老婆，也沒甚關係，我又不是愛吃醋的，你儘把她帶回來合我一起住，省得在外面鬼混，坍你的台，而且也省得你出去冒很大的險，我這些都是金玉之言，並不是騙你說出來，而且我也不是會吃人的，我想你總也不會得不放心的。老實說，你與其每月一百塊錢，去交給狐狸精，她未必够用，你若把狐狸精領到家來，每月一百塊錢，貼在鬧銷裏，那真不知要舒服到怎麼樣子了。

夫：多謝夫人盛意！

妻：你不要儘這麼裝傻了！你不要對着老婆裝傻，當着狐狸精，便有說有笑的。家花不及野花香，這確是也難怪你，不過我這個人的脾氣，越是瞞着我，我越不舒服，你索性灶君上天，一本直奏，我倒也不見得會得怎麼的，難道我這麼一個，一年倒有半年害肝氣痛的人，還會找到狐狸精家去打房間不成？老實說了罷，李律師已合我說過了，他願意打抱不平，義務的替我出頭告你重婚罪。我究竟念了十年夫婦之情，舉不起這一手，先來勸勸你。你若老是裝傻，老是捨不得丟掉那狐狸精，我也顧不了許多了。我以後不再勸你，你準備着傳票就是了。

夫：說完了麼？呀，多謝！

## 菩薩保佑

妻：昨天我猛地打了一個噴嚏，接着就覺得有些鼻塞頭脹，晚上有些兒發燒，一夜沒好生睡，直到天將發亮，朦朧間似乎夢見一位老者，對我說，你許了杭州大廟裏菩薩，每三年進香一次，今年又輪到第三年了，你還不去還願，所以報應來了。一覺醒來，越想越有道理。於是虔誠地默禱了一番，若能病就好，一準在這個月裏，上杭州去燒香。說起來你又要不信，許過了願，立即睡着了，直到九點鐘醒轉，渾身是汗，寒熱也涼了。你說杭州的老爺，靈呢不靈？你昨晚整夜沒回來，在外胡天胡地的作樂，我却在家裏身子發熱，外牀滾到裏牀，你怎知道。幸而有菩薩保佑，否則，我死在家裏，你也不知道呢！

夫：你有菩薩保佑的，所以我十分放心。

妻：噯！倒也說得有理，那你以後不許再說我迷信了。你時常說我也是受過教育的，怎麼一些沒有科學思想，專愛燒香拜菩薩，你不知道科學是科學，宗教是宗教，你看，那一個文明國家，沒有宗教的？天主教、耶穌教，怎及得我們中國的佛教。本來我也不信佛教的，十年之前，那時我還小哩，忽然害了一場大病，只差一口氣了。我母親着了慌，便當天點了香，替我許下了愿，每三年到杭州進香一次。果然靈驗，許愿之後，吃下去的藥，就見功效，竟逐漸地好了，於是每隔三年，必到杭州一次，而在這十年之內，也沒有害過大病，就是昨天發了寒熱，今天就涼了。所以我覺得杭州的菩薩，的確是能保佑我健康的。

妻：對！只要三年進一次香，跳在井裏，也不會淹死的。

夫：你這人總是不能同你說話的，好好一個人，怎地會去跳在井裏。你信不信，便隨你了，我是已經許下愿了。無論如何，遲到月底，我是不能不去的。但是去就要說去的話，旅費、香燭、打發乞丐、和尚寫愿，這個那個，倒也不能不預備一筆款子，所以我早些對你

說，你得早些替我安排好。你不要以為這錢是白丟的，只要菩薩保佑我們太太平平，一年正不止省下百合八十呢！就是我昨天發寒熱，譬如我不許下愿，寒熱不就涼，或許變了病，看病吃藥，也得花錢，不是倒反而不上算了麼？其實去燒了香，也不只可保人口太平，就是你在外做生意，也是順順流流的，我是害病害怕了，所以許了愿，是定要去還的，杭州的菩薩，是不可得罪的！

夫：不打緊得罪了害病，病了就許愿便了！

妻：呸！你倒說得滿風涼兒的，菩薩可是給你當要的？你的心事，千句并一句，就是捨不得花錢，而情願把錢在外面三朋四友的亂用，真不知打的是甚麼算盤。唉！你沒有吃過害病的苦，同你說不明白，總有一天……唉！菩薩來給些厲害你瞧，你才會相信。你若一定不肯把錢我去燒香，我明天去向母親討錢去。母親最愛吃素拜菩薩，年輕時，時常上杭州去的，現在老了，而且因為腿病，行走不方便，好幾年沒有去，若聽說我要去，不知要歡喜到怎麼呢！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你既不肯化錢，菩薩肚裏會明白的，將來

你總有一天，懊悔不迭，現在我也不來同你多說了。  
夫：阿彌陀佛呀呵，菩薩保佑，呀呵，有得睡覺了！



## 大學畢業

妻：大塊頭房東太太又來過啦，她說在三天內不能將這兩個月房錢付出，就要驅逐我們了。你今天到老張那邊借錢，借到多少？够不够付房錢？

夫：那裏有一個錢！他也窮得不得了，和我們差不多。據說：稿子又賣不出去，改業又沒有機會。

妻：那末又是白跑了！真糟糕！這怎麼辦呢？我叫你在中學畢業就找一點工作做做，如果真找不到，就是做工也好。總比只會消費的吸血鬼好得多，可是你始終不聽，硬將我的性命交關的一些積蓄通統用光，拿去讀大學，說大學畢業了，就有出路，雖然沒有飛黃騰達，可是找個把一二百塊一月的位置，總有把握。現在怎麼啦！不是比以前更壞嗎？更窮嗎？我老實給你說啦，我早已看透了這些了，什麼大學校，還不是叫「高等

白相人製造所」或者「失業的製造局」來得確當些。當然啦，建設是要靠真學識的，絕不是吹牛拍馬可以成功；但是，中國就根本談不到建設，當然也永不會需要真才實學的人，因為中國始終沒有建設的機會呀！

夫：沒有這末簡單吧！做工我此刻不情願。可是別的事又找不到，真沒有辦法，如果早知道拚性命讀書，並沒有益處，我還是聽你話了。

妻：這個時候才知道遲啦！做工此刻不情願，這是智識階級普遍的現象，也可說大、學校害了你，如果在大學裏研究一點高深學識，肯到工廠裏去做工，自食其力，同時灌輸一點知識到一字不識的工人們腦府裏去，也未嘗不是好的事，也未嘗不是盡了知識份子應盡的天責，可是怎麼辦到呢？

夫：你現成話倒會說，工廠裏做工就是我願意做，也沒有你不看見上海大批的失業工人終日在飢寒交迫的當中生活嗎？

妻：那末我們何必老等在上海呢？我們何不離開上海呢？我不是早就同你說過，實在沒

有辦法，到鄉村裏也可找到一點生路。

夫：你專門只講現成話，眼睛閉起來講現成話，不看看事實，你如果有眼睛，總可以看到

一羣一羣地農人跑到上海來做工吧！

妻：我們難道就這樣等死嗎？不設法打出一條生路來嗎？

夫：……

